

第六篇

民间节祭俗

第一章 岁时节俗

第一节 类

汉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朝朝相袭，代代相承，逐渐形成并传承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俗。汉族的节俗，第一特征是世俗性，这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节日迥异；第二特征是一年之中的主要节日，均按农历逐月排列，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故民间有“四时八节”之说。按节俗性质，多与农时、祭祀有关。

一、农时类

汉民族自古即为以灌溉农业式的共同经济生活为主的民族群体，有素称发达农业的历史。在汉民族的远古传说中，有关于大禹“尽力平沟洫”^①，“身执耒耜，以为民先”^②的传说。商、周以降，农事被列为帝王之教的首项，百姓亦最关心农业收

成。汉族历史中因治水而名的人和地区不绝于史。西南地区即有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蜀地自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之事。加之春秋战国以后逐渐定型的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促成历代帝王以重农为“治国之道”。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汉民族的传统信仰与民俗，历史记载、民间传说及节俗的表现皆可于此得到印证。

农事类节俗的最大特征是与中国传统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密切相关，有极强的农业生产活动习俗。主要节日如下：

正月初一日为元日，即春节，一年之始。有“一年之计在于春”之谚，是汉民族传统节日中最隆重、活动最多的节日之一。元日至十五日，

① 《论语·秦伯》

② 《韩非子·五蠹》

依次有“闹春”、“破五”、“人日”、“上九”、“元宵(上元)”等节俗。

三月清明节,民间多行家祭,亦有“清明会”,鬻农、蚕具,准备农事,是一个双重含义的节日。

另外,有“社日”,分“春社”、“秋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春分前后)为“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秋分前后)为秋社,是农家祈年的日子。有“伏日”;一般指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即初伏,祀以隐伏避旱。有“腊日”,汉代为冬至后第三个戊日,后改为十二月初八日,俗称“腊八”,祭百神,以逐虫疫。以上节日及习俗,均与农事有关。

二、祭祀类

此类节俗为汉民族传统节日中种类最多、活动最多者,又可大略分为祭祀民族先贤、祖宗,祭神(佛道)两类,前者多于后者。另一特征为亦与农历节气密切相关。

(一) 祭祖类

主要者有二月“社日”祭扫新坟;三月“寒食”、“清明”,比户插柳,挈家出郊祭扫祖坟;五月“端阳”,祭楚之屈原,龙舟竞渡;七月十五日“中元”,俗称“七月半”,祀祖,必烧纸封;九月九日“重阳”,士人登高,民家酿酒蒸糕;十月一日“送寒衣”,民焚纸衣,以糍粑祀生;十一月“冬至”,祀先会族;十二月

三十日“除夕”,祀祖迎神,爆竹辞岁。

(二) 祭神(佛、道)

此类节俗包含汉民族民间崇信的百神,亦包容了佛、道教崇奉的多种神祉。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其主要者如下:

二月二日“龙抬头”,亦即“春社”,作“清醮”,祀瘟、火神;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城乡祀文昌神;三月三日“修禊”,民家采荠菜悬于门,辟虫蚁;四月八日“释迦佛诞日”浴佛,俗称放生会;七月七日“七夕”,祭牛郎、织女;七月十五日僧道、民家办“盂兰盆会”,祀无祀鬼神;八月十五日“中秋”,祀嫦娥;十二月八日,祭百神,以逐疫;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神,扫尘除残。以上为全体民众普遍认同之节俗。

旧时另有各手工业行会为崇奉神祉而举办的各种赛会,多以行业神名之。亦是四川汉族乐业之事,亦可视为一特殊节俗。如中医业的“药王会”,养牛户的“牛王会”,袍哥的“单刀会”,木工业之“鲁班会”,金属工匠业之“老君会”,屠宰业之“桓侯会”等甚多,且亦以农历定为会期,与其它全民信仰之节俗混杂。四川各汉族聚居区旧时迎神赛会甚多,农闲时尤盛,为一大景观,故屡有川人“好淫祀,重鬼神”之评价。

汉民族传统岁时节庆虽多,但历

经社会变迁，发展至今，最兴盛、最热闹、最有民俗意义的首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大传统节日。就汉族传统节俗的起源及现状而言，往往不是源于农事，就是源于历史，源于宗教的极少。对岁时节俗的名目排列可完全反映这一文化特征，这一表现

与汉民族的民族构成、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取向和价值密不可分。因此，汉民族传统节俗诸特征中，世俗性是其最大文化特点，亦是与世界上和本国其它民族节日差异最大所在。

第二节 习 俗

一、正月

农历正（音 zhen¹，为避秦始皇名讳而改）月初一日为农历岁首，俗称“年节”、“春节”，为汉族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

汉族民间称春节为“年”，过春节称为“过年”。“年”原是“稔”的初文，为“谷熟丰稔”之意。《谷梁传·宣公十六年》：“五谷皆熟为有年（ren³）。”后引伸为计时单位。西周时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庆祝农事丰收的祭祀活动，历代承袭，定时欢聚，故谓之“过年”。

初一日又称“元日”，至十五日，皆为“年期”，活动最多。

民国 13 年刻本《江津县志》：“‘元日’，隔夜烧柁柁，为新岁蓄火种，合家围坐，谈家常琐事，谓之‘守岁’。围炉至子时夜分，远近爆竹声不绝于耳，全家相率至中堂接‘子时香’。富家燃香于炉，实果于盆，

桌有纬，席用褥，地毡而门帘，梅檀之气，细缙袭人。告岁于神，燃爆竹与邻家相应答。接香事毕，查历书，择喜神吉方，向之行数武，谓之‘出天方’，又曰‘出行’。入而就寝，须臾而东方白。王船山有诗云：“昨宵灯火分明在，错被人呼作去年。”正是新正‘元旦’与旧岁之交之咏。是日早起，具冠服礼神毕，爆竹于庭，长幼内外以次拜贺，饮酒啖肉饱以面。早餐后，衣新衣，履新履，与里中近族互相走贺。遇祠庙进香，附近有祖墓者，亦于此日拜祭之。遇相现者于途，互揖道喜，口称‘拜年’。百业皆息，乐以钲鼓，戏以擗蒲，童子踢毽于庭，击球于场，女之幼，妇之新者亦与之。自是日至初五日，官厅纵民聚赌，欢娱终日。神前燃大香，烬则续之。不启户，不扫地，盥濯之水盛于木器，斗秤剪尺之属悉匿藏，至初三日乃解禁。糖果、糕饵之

类随意杂食，儿童多雀跃。午膳、晚膳亦如早餐，禁食米。入夜，以红纸糊灯悬之门前，东舍西邻，高下相照互映。”

省城成都元日出游称“出行”，旧以丁公祠、武侯祠二处最为热闹。《蜀中新年竹枝词》：“榾柮烧残岁已终，千家爆竹闹匆匆。焚香竞说开门早，此日迎神应向东。烧香幸得占头香，又听旁人话吉祥。米价平常蚕市好，全年喜事在江乡。”此俗今存。是日街市小贩专售果品、面食、凉粉、花炮、响簧、大头和尚、戏脸壳、灯影、糖饼、纸牌、升官图、骰子之类。忌用刀剪针类，忌吃饭，以面代饭。爆竹声自午夜至黎明不止。儿童辈鸣钲击鼓，谓之“闹年”。市井乡里穷困游闲之辈是日多以粉墨涂面，执鞭为优伶状立于庭中，主人必给钱乃去，谓之“送财神”。新妇新婿初至岳家贺岁，谓之“拜新年”。户户贴春联，以文武二像分贴左右，谓“贴门神”；门额上用红纸五幅，雕镂通透，外加铜金纸剪字作吉祥语贴其上，谓“门钱”，又谓“喜钱”。门合缝处用红纸书“开门大吉”、“启户迎祥”等语。蜀俗，“元日”至三日，贺年者往来于道，皆盛衣冠，或舆或步，逢人作揖，上齐眉下至脚，口称“拜年”。人家往往置酒食留宾，曰“纳财”。每至必留，多留多醉，惯习成风，不相笑讶。是日，老幼忌

言鬼神等事。早餐多食汤圆，待水沸，汤圆浮起，抢先入碗，曰“抢元宝”（古蔺俗），应来年多进财宝。三日之内须临时用水，则必燃香烛，焚化纸钱以示水神。时有送水者，称“银水”。污物须存三日后倾倒，否则应“不存财”。各家自燃“子时香”起，须三日内不绝，以应“香火延续”、“子孙不断”。

年节期间，城乡老少率以赌博娱之。街头巷尾，赌摊密布，卢雉之声此起彼伏，彻夜不息。或掷骰子，或扎四门摊，推马股，呼么吼六，人声嘈杂。家户之内，则或“打大贰”、数红七、圈麻将；童稚则多“铲老本”、“扎香杆”、“碰小钱”，小输小赢。

“元日”风俗，四川各地略有区别。川东民俗，是日各家进椒柏酒，浇鱼脯、干腊、鸡子之类，名曰“头（投）醪”。

附 《果州元日竹枝词》

佚名

游人如蚁出郊垌，行到“西桥”步漫停。
娇小女儿偏足捷，挽娘同上“自然亭”。
黥发髻髻覆凤头，山温水腻共嬉游。为矜
捷足超同辈，挤向人丛一打球。
拜年名片贴门间，白白红红映日初。一纸
交报成惯例，世情嫌简不嫌虚。
宜春帖子遍商场，万户千门尽闭藏。只有
茶楼关不住，才过停午又开张。
儿童争放响篁风，拥塞街心到处同。不是
修成宽马路，几乎城市断交通。

摊摊簸簸又窝窝，唱雉呼卢快活多。纵有金吾难禁夜，聊将一掷度年梭。

锣声重叠鼓声粗，缩影抽厢展画图。风景不殊游目异，西洋镜里看“西湖”。

“西山”顶上梵宫开，妇女烧香结伴来。拜罢华鬘参我向，回眸一笑躲神痴。

民国《南充县志》卷七

《酆都县志》（清光绪九年增续重刻同治本）：“正月‘立春’及‘元日’，剪彩纸作钱，遍贴门户。‘元日’迟明，燃九烛于门外，谓之‘品烛’。用腌肉、鸡子满贮碗内，加酒食之，人一盞，曰‘投醪’。……三日，醪金置酒，寺观欢饮，谓之‘大拜年’”。

开正十日之内，人、物皆有避忌。俗传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九日为豆，十日为麦（或为棉）。旧俗，一日不杀鸡，二日不杀狗，三日不杀猪，四日不杀羊，五日不杀牛，六日不杀马，七日不刑，亦取避忌之义。川俗，十日内取用诸物，各随日而避之。

初三日，“开衙”、“开井”，亦云“启衙”。亲戚里党之疏远者皆相与拜贺。客至，必用茶点，虽寒素之家，徽饧之饵，糯米之糕，必备必具。是日开井汲水，具香蜡祀而后汲之。

初五日，有俗谓之“破五”。自元日始，各户即禁洒扫，至是日，必

箕盛滓秽，倾于水中，曰“送五穷”。

初七日，古“人日”。《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清代已无彩胜、菜羹之飨。相传是日晴主人民安，古俗使然。省会成都有是日游工部草堂之俗。

八日，为“谷日”，农人以是日阴晴卜岁丰歉，川俗皆然。

九日，俗谓“上九”。是日夕开始放灯，曰“出灯”。有狮龙、竹马、走马、鳌山、采莲船诸名。新妇于数日内归宁，曰“躲灯”；妇家馈婿以灯，谓“送灯”。张灯至十六日止。

民国《江津县志》：“上九”之后，“城乡寺观皆树灯树，树高以丈计，灯多以百计。火树银花，洵非虚语。各地必有一寺为进香处，四方云集，人海人山，香烟缥缈，烛焰熏蒸，至日暮祀。寺庙多办“上元会”，百戏杂陈，为赛会之极盛者。又复钩心斗角，竞为烟火。截竹为筒，钻节成窍，先实以土，复贮以药，和以铁屑，引以纸药线，火引于窍，喷发铁屑成花，远射二三丈。鱼龙之戏，舞演于下，间以纸爆，熏以硫烟，垒以粉火，杂以人声，节以金鼓，喧阗拥塞，炫转荧煌。鱼龙戏罢，车马灯来，多以农人扮演角色，黑肤黄齿，施以脂粉，袅行其步，唱以山歌，见之令人喁喁。”

民国9年《合川县志》：“新年有玩狮子戏者，二人荷狮头及身尾，足下接以木竿，长四五尺，沿街游戏，有‘笑和尚’戏于前，金鼓随后，谓之‘高脚狮子’。元宵前数夕，乡人多用五彩扎成车形，上悬小灯，中以小儿扮作女装，和以笙歌，艳以灯火，抑扬俯仰，极态争妍，谓之‘车车灯’。其所唱《十二月采茶歌》，音词清婉，莫详所自。如‘二月采茶茶叶青，茶树脚下等莺莺’。‘三月采茶茶花开，借问情郎几时来？’

元宵前夜，市居民户各釀金扎龙灯及各种灯式，有彩龙、火龙，彩龙，饰以布帛，施以五彩，头角鳞甲，宛然如活。火龙以篾编成，龙首笼纱裱糊，余用纸糊，式甚简单。玩龙者均裸身，红巾覆发，游行通街，市人嘘花，煌煌火城，元宵夜尤甚。谓此可驱疫。”

十五日谓“上元”。灯会自初八日起，十五日而极盛，是夜谓之“元宵”，亦名“元夕”，又名“上元”，通谓之“灯节”，游人络绎，彻夜不断。寺观之内，妇女尤多。半夜以后，又有“偷青”之俗。三五相约，人人蔬圃，取其蔬菜而煮食之，偷时以得闻主人叫骂声为吉。又有偷取人家檐灯送人者，谓可生子。是日送年，俗谓“过大年”。自元日起，十五日内为新年。酒食宴会，互相过从。送年后，乃各就职业。先是“除

夕”荐饭之时，具肴籩（藪）以迎新岁，留宿岁饭，俗谓之“年饭”。至此启视之，饭发霉变黄、红、绿诸色，视之以占年内丰歉。果木树以刀斫之，实以年饭，谓足以繁其果实。是夕，村童燃柴戏火，谓“吼蝗虫”；村户燃香烛，置火杆于屋外敞坝，俗谓“照坝”。

四川富、荣盐场自唐宋以来，即有新年燃灯的习俗。“荣县新年灯火甚盛。唐人称火树银花合者，盖林立矣。而楼台为甲观，乡人通命曰‘亭’。一城数亭，一亭各式，其高数重，构林雕镂，临春组合。彩笈书画，嵌灯如星。一亭然（燃）四五百灯，辉丽万有。西人来观，亦欣然京沪所不见也”（清道光《荣县志》卷12）。自流井王爷庙新年放灯最为有名。正月人日以后，庙内竖灯竿两根，各高十数米，杆上金漆各种韵句吉语，每根竿各挂三角灯16盏，顶上大红灯1盏，合计33盏，象征33重天。灯竿拉索横桁之上，悬挂各色纸花纸人纸马，入夜点灯，灯影串串，光影摇红，纸花映彩。数里之外即可见。沿河一带，全为夜市，万头攒动，市声喧阗。

清人王正谊《达县竹枝词》：“上元灯火舞龙狮，锣鼓喧阗爆竹随。村酒几甌须立饮，看他会首醉归时。”

《阆中县志》（清咸丰元年）：“每岁‘上元节’，谓之‘灯节’。沿街之

灯，鱼龙曼衍，或狮灯相往还，如古雉者。前三日，府城隍庙前平竖六大木，高数丈，相去数尺，以巨须互相行结，纵横连属之。捏面为盏，如茶盂之半，贮油其中而燃之，置于两缠之结处，凡三百六十灯，谓之‘灯山’。远视之，如疏星万点，横亘天半。妇人无子者，窃面盏以归，和油煎食之，则生子，次年遇此会，出油数斤以答神贖。”清道光二十五年《蓬溪县志》：“正月上元，民间剥竹制为龙，蒙纱饰彩，虚中纳火节，续之蟠虬壬矫，火焰星流。又剪彩肖诸灵族：狮若搏，象若蹲，凤若翔，鱼若跃。为鳌、为鼉、为蝶、为蝙，其状不一，皆奇巧生动。伯什成队，簇龙游市衢，踏陌巷。户以花炮竞相嬉。但见琼葩四散，一片光明。一时金声、革声、丝竹声、呼声、咤声、鼓掌声、妇女婴儿啼笑声，凡猥沸腾，错杂莫辩。观者目眩耳聋，有交口啧啧而已。自初九至十五，彻明达旦。”

川西民俗，“元宵”日，碎米为丸，曰“汤圆”，互相馈遗。市井祠庙，间有猜灯谜者。妇女迎紫姑神卜休咎。过午，焚门钱于户外。谚云：“火烧门前纸，各自寻生理”。是夕忌雨。谚云：“雨打上元灯，中秋月不明”（温江），或云“雨打上元灯，清油贵如金”（简阳）。十五日夜焚化龙灯。省城于十五日于城南土地堂开农、蚕器市，三日始散。十六日，亲

友有嗣艰者，群少年鼓吹送龙灯宝于家门，曰“送宝”。农人例不劳作，称“禁六”，谓违者必遭虫蚀蕃苈。省城武营罗列旗帜、兵杖，出南郊迎喜神。儿童、妇女上城周历，谓之“游百病”。

川俗，是日后，商家择吉开市交易，多放爆竹，谓“开张”。童子择吉入学，谓之“上学”，初入学谓“发蒙”。又川西俗以正月二十日阴晴占一岁米价。谚云：“正月二十晴，米价颠倒行；正月二十雨，米价渐渐起。”俗谓此日为“谷王诞辰”。

50年代以后，“过年”仍系蜀中重大节俗，然旧俗多有废置。“送灶”、“接灶”、“烧赙纸”、“赌博”及节间诸灯戏长期废止，其余各俗皆相沿。全国统一规定公休3日，过节已不仅限于汉族人民。1958年以后，为配合“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倡过“革命化”春节，以积肥、改田改土、修水利工程等代之，民间娱乐活动基本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除政府、团体组织文娱活动外，民间节俗被视为“四旧”，大加扫除，城乡默然，全无节氛。1978年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发展，民力渐纾。川内各地节俗又渐兴。1980年前后，元日零时起，城乡皆齐燃鞭炮烟花，于无声处，炮声骤起，烟花飞喷，高下辉映，七彩溅簇，一般可持续约一个小时，甚为壮观。此俗已为

当代佳节游戏，非旧时敬神鬼之意。唯成、渝等大城市，因节日烟火过盛，屡有伤人、火灾之累，先后于90年代初禁燃烟火。然民间甚不喜，谓无节氛。现城乡节俗已有较大差异。乡村多仍旧俗，间有灯戏等上街，但远不如旧时之盛。城市多兴新俗，居民多喜探亲访友，聚谈宴饮。中青年人多不用旧俗，唯喜圈麻将，谓“战方城”。家人聚坐，称“杀家鞑子”，小输小赢，消磨时光。家家必看电视，为现时节中一景。民间多已不自制灯，元宵灯会多在大中城市官办，非民间釀金。灯饰多用现代电、声、光技术，形式渐趋大型化、固定化。放灯、观灯多不仍旧俗。一般节前数日即可观灯，会期可沿一月之久。现时川内灯会规模较大者首推自贡市，年年举办，吸引川内各地游客专程往观。80年代末，先后在北京、武汉、广州、上海及新加坡等地游展，享誉中外。成都灯会在50年代后年年在文化公园（青羊宫）举办，仅“文革”中停办，70年代中期恢复，除展灯外，还办名小吃汇展，游人观灯之余，可大快朵颐，为当代川西重要节俗之一。80年代后期，因办会经费支绌，各地均办灯会等因，由盛转衰，其状大不如前。9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多喜在公休日中举家至郊县或乘机飞往外地旅游，此风有渐盛之势。80年代中期以后，正月元日

至十五日，至寺庙烧香之俗渐盛。各地必有一处寺庙为“进香”地，烧香者仍以妇女居多。进香并无一定之规，唯求财求福求安，虔诚而已。省城成都之文殊禅院，腊月三十日晚即人流滚滚，万头攒动，塞路断途。禅院门外，售香烛之货亭比邻接踵，应接不暇。进香者须排队等候入内，当局必出动大批警力维持秩序，以避免意外。是夕寺内烛光映空，香烟蔽云，纸灰纷飞，人声嗔闹，周围居民皆不堪其扰。寺内香炉因火烛过盛而通体红透，僧人以消防水龙浇之，唯恐成灾。亦有乘车至市郊石经寺进香者，以至于初一、二日成都至龙泉驿公路交通塞车阻断，车阵长达数公里。

二、二月

每年例有“迎春”之典。“迎春”在每年“立春”之日举行，立春是传统二十四节气之首，约在公历2月4日前后。有谚云：“一年之计在于春”。历朝每年届时举行隆重迎春大典，自周而降，京师及地方均由官员主持迎春仪式。汉文帝、景帝在宫中“亲耕”，以为天下先。此俗代代相沿，官民甚重之。清代四川合州（今合川市）有“春亭”，热闹非凡。立春前一日，市中商贾率釀金装扮“春亭”，庆贺“春喜”。雇小儿装扮各种角色，配成剧目，架木为车，中竖铁心，以布束小儿胸背，牢系铁尖之

上，为女子装束，头戴花冠，外服鲜艳女装或铠甲，配以戏中应有之物、景。凡三十架，上下以不见铁心为巧。四人扛抬而行，遥望即知为何戏。是日，齐集州署候点，某街某戏，岁有成例。各街富商彼此炫财，各妆未满十岁儿童，或冠顶戴朝服，或蓝衫头巾，或雄冠雉尾，艳色花衣，各骑马在前，春亭从之，沿街出城，随知州大轿前往东郊迎春。至是芒神、土牛、鼓乐前导，各春官从之，各吏役从之，各春亭又从之。城乡男女老少倾出观之，填街塞巷，拥挤不通。时有古谚：“铜梁灯，合州春”，最为喧闹。

“立春”前一日，省城成都府尹而下，率县令、僚属迎春于东郊，具旌旗金鼓俳优侏儒百伎之戏，仪仗甚盛，鼓乐喧阗，芒神、土牛导其前，并“演春台”，又名“高妆社伙（火）”。士女骈集，万人空巷，谓之“看春”。最后诣尹府而止，安神、牛于班春之所。次日黎明，尹率掾属相与祀，勾芒环牛而鞭之，三匝而退，纵民磔牛，谓之“打春”。民欢呼而上，争先攫攘，尽土乃已。俗谓以其土归置耕犁之上，则犁锐而稼美。故争得之，虽一丸而不忍弃，岁率以为常。此为历代官祀，民国初年国民政府明令废止。民间新年有扮“春官”者，顶戴乌纱，身着便服，手执春帖、春牛，沿门说吉利语，谓之“说

春”。此俗今无。

“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唐宋旧俗，“礼后土、演剧，乡村是日祭句芒神”。明清以后，无演剧（傩戏）之俗，乡村有洗净耒耜，悬于梁上，妇女停针缕，不事女红之俗。又新冢必于社前祭扫，谚云：“新坟不过社”。是日农人不田作。捣糯米为末成团（亦有采艾蒿掺入者），燃香烛供之，谓“敬雀王”，祀雀鸟不食稼穡。川西民间称为“敬春分馍馍”。此俗今无。

三、六月

六日六日，民家各曝其衣物、器物，名曰“晒服日”。民谚：“六月六，晒衣服。”又于是日研米为末，和以药饵，蹂踏成曲，加以酿酒，视常曲为佳，又名“制曲日”。

六月中旬，早稻成，民间造饭，以酒饷供祖先，供后从长至幼各以食，谓之“吃新”。此俗今无。

六日为“天贶节”。针灸收药，晒书画、衣物。凌晨汲水，存贮作酱醢，制六曲，浴猫犬。“小暑日”逢雨，谓之“倒转黄梅”，主水。“伏日”作汤饼食之，名为“辟恶”。不嫁娶，择日造酱。

四、八月

“立秋”后五戊为“秋社”，俗称“土地诞”。乡间多演傩戏庆坛，陈杂

供，视“春社”更盛。清晨用瓷器收百草头上露，磨浓墨治病，曰“天灸”。此俗民国间已废。

五、九月

九月初一至十二，或晴或雨，人多笔之，以为明年十二月之验，谓之“分班雨”。此俗今无。

九日为“重阳节”。佩绛囊，簪菊登高，饮茱萸酒。婚媾家馈枣糕。造“重阳酒”，备来岁需，采菊置啜酒中，亦如之。较场阅兵，谓“秋操”。《直隶绵州志》（清同治十二年）：“‘霜降’前一日辰刻，领哨千总诣都阃署，设旗纛神位，行一跪三叩礼，率马步兵丁，请大纛出衙，明盔亮甲，由东西辕门过队。视此月日主与东西南北某城门相合，即出其门下较场，明出暗进，不迎回衙。是夜五鼓，各兵下较场打牌枪三次，始回衙安大纛，行一跪三叩礼。”

“霜降日”，农人涤耒耜，藏于室，制茱萸油，谓之“艾油”。供养老（人），备御寒具。此俗今多无。城镇中近年组织退休老人参加登山及聚会娱乐等活动，称是日为“老人节”。

六、十一月

收获已毕，各种秋粮已种，乡农率多邀约围猎，以除害物，预积柴薪以供燃烧。小康之家，预蓄肥猪，至

“冬至日”杀之，腌以过年，谓之“杀年猪”，亦有呼为“洗”者。又将猪肉切细，和以椒盐香料，纳于小肠中，谓之“装酿肠”，熏干食之，味极香美。

七、十二月

俗称“腊月”。（按：《礼》传：夏日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腊（蜡），秦曰腊。腊者，猎也，田猎取兽以祀其先也。或曰腊，接也，新故相接，大祭以报功也。王者各以行盛日为祖，衰为腊。故汉腊在戌，魏以辰，晋以丑。自是以后，率皆以“冬至”后三戌（戌）日为腊，当在十二月，故称腊月。）

十二月初一日晨，各铺户祀神，爆竹有声，自新年开张后，逢朔逢望，铺户祀神，禁放火炮，防火故也。自是弛禁，凡市年节品类，悉张于门，门神、门钱、宫灯、纱灯之属，争奇炫靡，蔚然改观。至若糕饼茶点，干货等类，包裹重叠，月中日甚一日。清人杨燮《锦城竹枝词》：“精做年糕细细磨，巧翻面果下油锅。米花糖饼兰花豆，费得阖人十指多。”

初八日，民间多用腊肉杂蔬菜煮粥而食，谓“腊八饭”。是日，民间多以此日婚配子女，无谶吉避凶之择。

初旬以后，寺庙庵观僧道女尼刷印灶疏，分送民家，给钱给米，多寡

不一，谓“送灶疏”。十五日，川桃花、生柿花沿街布卖，其声闻阗阗。裱糊字画，张城隍庙壁，大小条幅，沿街夜市，以为新年疥壁俏品。十六日，各行生理停贸结帐，牲礼鱼肉，燃香烛爆竹以酬神，谓之“倒牙”，又名“封牙”、“圆牙”。“倒牙”后用猪首杂鱼祀城隍、当方土地，复供家灶，供毕，烹饪以食。家人或邀亲友聚饮，谓“吃年夜饭”，又谓“团年”。二十三日夜，间填疏祀灶，香烛供果，焚疏于灶，谓之“送灶”。“除夕”，“接灶”，谓返自天也。祭用米品及饴糖，谓之“灶糖”。又于灶中（前）置米、豆、茶、盐少许，祭毕洒灶中，又断稻草同洒入，谓之“祀灶马”。是日，沿街担卖糖果，谓之“灶糖”。腊月自敬灶以后，赶集趁墟，所忙者皆年节事。时则村塾之师已解馆，就街头为人书春联，乡之人围绕争购之，以贴春联为年节必要之事。门楣之上，缕彩纸贴之，谓之“喜钱”。门上贴画像，描以金碧，谓之“门神”。按《荆楚岁时记》：“书宜春字，系立春日事；剪彩为人贴之门上，系人日事。”邑俗敬灶以后，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旧岁未辞，而新春消息早透矣。二十四日，备酒饷，长幼欢饮，谓“过小年”，惟江西籍人家存此俗。又谓“王侯腊”、“小除日”，黄昏时，乡人束稻草于竿燃之，遍走田间。洒扫屋舍，燃灶灯如“元

夕”，俗云送灶神上天。先日，僧道送年疏并灶科为祀灶之用。是日始煮腌腊各物，合家团圉而食，曰“团年”，伯叔、兄弟以次招集。亦有用二十三日者。“除夕”，自二十四日至三十日皆可祀先，俗名“过年”。三十日为“除日”，日中，阖家饮食，或邀至亲，曰“吃年夜饭”。亲友相过，曰“辞年”。有赐，曰“压岁”。贴门神，挂五色纸诸彩胜于户，燃灯于牛马厩、猪栏、鸡栖，并烧苍术以辟瘟。满注水于瓮，储新年饭食。长幼男女围炉，酣饮达旦，曰“守岁”。

三十日午后，又命童子持刀向果木干上斫一小口，以饭纳口中，谓“灌年夜饭”，灌时祝之曰：“斫一刀，结一挑；斫一口，结一斗”。

“除夕”夜，小儿则结队提灯，手执竹杖，遍击房中，口中有词，曰“驱鼠”。夜半净灶，置釜其上，涤洁后覆之以盖，旦日揭视，则中有一物，以验来岁丰歉，是为“卜年”。

50年代以后，十二月中各俗，机关单位因工作日所限，有所淡化，农村中多依旧俗。

近年，城镇中流行举家到酒楼餐馆中订座吃团年夜饭之俗。餐饮娱乐行业亦一改旧俗，年节中照常营业，处处张灯结彩，食客盈门。各地经营有特色，价廉实惠的餐馆，有十二月下旬日日爆满者。不少高档酒楼亦纷纷推出“合家欢”廉价套餐，以招揽客

人。“守岁”习俗，50~70年代多仍旧俗，80年代以后，有较大改变。多数人家早早吃罢晚饭，备办瓜果点心，肉食酒品，举家围聚家中电视机前，收看中央电视台每年定时播出的

春节综艺节目。届时街道车马行人几近绝迹。午夜12时报时钟声一响，各户齐出户外燃放鞭炮礼花，城乡瞬时欢声四起，火树银花，甚为壮观。为近年城乡节俗之一大景观。

附 岁时竹枝词选辑

南广竹枝词三十六首（并序）

清·万清涪

清涪，字师黄。南溪人。道光乙酉（1825）拔贡。著有《×川集》，惜不传。

邑侯莆田翁筠楼先生著《南广杂咏》，新城翁寄塘先生著《南溪劝俗歌》，皆《竹枝》体也。莆田杂言风物，新城独立劝惩，土俗民风固包举无遗矣。第光景与时更新，民俗三年小变，惟即目下情事，按月赋若干章，以备采择。

预裁帖子贺新年，投刺来从半晓天。最是到门防剥啄，沿街一例贴红钱。

元旦，士庶以帖相贺，论文衡诗，世情尚假不嫌虚，近时南溪特尚此虚文。

岁头珍重新年坟，壶榼归来独醉醺。不比清明携内里，淡红香白一群群。

俗以岁首登墓，为上新年坟，清明则携眷同往。士人谓妻妾曰“内里”。

元宵元夕又今宵，一望门前纸尽烧。生理各寻衣食路，放闲不任小儿娇。

“火烧门前纸，各人寻生理。”南溪谚语也。

春台只唱“上文昌”，看戏人兼妇女忙。一处年来添雅集，“瀛洲”草绿各冠裳。

往时，“上、下文昌宫”演戏庆祝，谓“唱春台”，近下街停戏矣。士女聚观，

喧杂尤甚。“瀛洲阁”、“文昌祠”，官绅諏吉日另祭，称整肃焉。

不过社日上新坟，社日烧钱鼓未闻。独有管弦添处处，祠堂几处祭春分。

“新坟不过社日”，俗语殊不可解，而乡村又从无祭社者，惟祭祠堂率以春分日。

路出东门东复东，“活观音”下板桥通。殷勤共向昙花祝，只隔花朝四日中。

城东五里“观音阁”，俗称“活观音”，二月十九日，士女烧香云集。

农人谁识养花天，晒水惟求暖稻田。算到秧门开月半，莫教春雨再绵绵。

秧针初出，不令染水，谓之“晒水”。初插秧曰“开秧门”。

阑干十二数芳辰，“可与轩”中聚众宾。酒祝“宋公”筵四座，书差绅士并街民。

“可与轩”、“宋公祠”，三月十二日额办酒筵四席，设祭城隍庙，值年首事，无论书差、士民一体与席。

学修蚕福祀蚕娘，学问桑畦采绿桑。一卷蚕桑传宝要，十年土利识镰筐。

邑中自周已村县尊刻布《蚕桑宝要》，始识种桑养蚕之法。

揭新货与卖空仓，此辈都从四月忙。大麦已黄蚕上茧，然眉犹救眼前疮。

揭，如揭开之揭，揭新货，亦谓“揭空宝”。卖空仓，即先定值，预用银钱，俟收获后，始照预价纳货，即例禁之买空、卖空也。王□□诗：“新妇入簇愿蚕稠”，南溪谓入簇“上茧”。

“观音寺”里法筵开，慌得取名老姬来。钱米已归超度筏，犹持路引说消灾。

每年四月八日，城北“观音寺”作“浴佛会”，村妇多布施钱米，乞僧取名，更率妇女罗拜佛前，谓“拜路引”。路引，度牒也。

家园茶数“宝林寺”，粗叶子出“汪家场”。几日春光过谷雨，便难买得好旗枪。

县境所产茶，土人呼为“家园茶”，“宝林寺”称上品，“汪家场”一带次之，谷雨后，价渐平减，亦犹“武夷”、“蒙顶”重旗枪也。

小春收罢又端阳，粽子登盘解箨香。底事笑他王镇恶，儿童面面尽涂黄。

小春，调菽、麦等。端阳裹粽，俗以箨箨、菰叶，亦简便法也。是日儿童尽以雄黄涂面，谓可避百毒。

男事辘车女纺车，纺车长日更家家。掉花争觅干花掉，凭着补头度岁华。

南溪俗尚淳朴，妇女于纺线外，别无指工。补头，外敷利花也，贫家存活，全持此利。

新迁首事遍城乡，随驾炉烟冉冉香。一曲笙歌旗五色，最繁神会是城隍。

“城隍会”首事、书差、士庶十二人外，另有盐、当、钱店等十行，分期演戏。自道光八年（1828）始于十二人外，“九里”更添二人，办会视往时更盛。

夏布浆纱迳纺纱，深红浅绿艳如霞。而今不买隆昌产，夏日人家尽绩麻。

麻布有浆纱、纺纱，以女工减加也，隆昌多浆，不敌南溪纺纱布贵。

“遗爱祠”中觅午凉，阴排黄葛（按：当作“楠”）树苍苍。护城溪水凭阑计，百二十年两堵防。

“武侯祠”在东关外，祠后连“遗爱祠”，奉祀元明以来贤宰，祠外环植黄葛三章，阴皆数亩，护城溪流其下焉，自康熙庚子（1720）修筑，始末载《王岳碑》，前年岸圯复修焉。

“六十早”逢六月天，“勾腰散子”晚风前。栽田户利收成早，送新争向主人先。

“六十早”六十日可获。佃户曰“栽田户”。“勾腰散子”皆田家物候语。

文字何人解乞灵，只守家传老本经。玉露金风银汉夕，瓣香惟说祭奎星。

俗有“照着老本经去做”之言。七月七日文士祭奎星独虔。

截边正路纸分行，码数买来不计张。备着中元烧袱用，酒兼家酿饭家常。

“截边”，黄表纸也，正路纸出夹江，一码约四百张。中元各家陈酒祀祖，尽先买纸作袱。

朝来拌桶一声声，秋后秋前有定程。岩上坝头争几日，翻匙渐看饱香梗。

拌桶，打稻器。岩田较坝田稍迟，县属岩田约三分之一。岩上、坝头皆俗语，亦如《周礼》之言山农、泽农。

稻叶铺床谷上仓，却将白露等时光。坂田何事犁来早，转眼地头活路忙。

田有塍田、冲田。邑人谓做事曰“做活路”。俗传：“稻梁谷草，过了白露才好。”

夜深箫鼓向谁家，一簇红灯五色瓜。明月入怀吾记取，连年徒见事纷拿。

中秋夜，俗祝少子者以鼓吹送瓜入其室，义取瓜子多也，亦少有征验。

公项经田照录存，收支定额各分门。每年庚子陈经日，瓜代惟延酒一尊。

《公项录存》载县中一切公事，十七年新刻本也，每年八月二十七日设席，延学师签换，首事并招集纳租各佃。

“龙山”九日惯登临，别墅从新卜筑成。为奉“嘉州”岑刺史，石亭一座屋三楹。

“龙腾别墅”，今移建“龙腾山”，内祀唐诗人岑嘉州。

“文昌宫”内两把秤，新米市斗十八张。斗任当差与当户，花生添办义学堂。

“西文昌宫”花生市，近年秤息作“广福寺”义学经费。城中米市、二老米市久不设矣，市斗尽在新米市，每斗有“当户”二三家不等。“当户”者，圆成人也，预出资作稳，每日同乡保经理斗事，除帮差外，内分些须余米。

黄秧白觅成都种，圆萝卜仿“嘉定”栽。一到霜浓秋气老，菜篮入市尽挑来。

白菜、萝卜，向推成都、“嘉定”，县中此物，近日不多让也，惟种子必两处买来。

歇“鸡茅店”胜“耙毛”，容得“耙毛”亦幸叨。秋令一交更数转，愁闻雪虐更风号。

打干火栈房曰“鸡茅店”。“耙毛”，露宿宇下、檐边之谓也。

糖房处处起蜗庐，议定牛租又搞租。开搞渐齐物价减，“黄河”炭“上河”猪。

糖房动工曰“开搞”，多在十月上旬。县中炭以“黄河”为最，“上河”猪，云、贵产也，此二物“开搞”时价最昂。

篓如五石葫芦大，形比六瓊葭灰轻。劫烧何幸留余烬，一夜一钱向到明。

陶灰似荻灰，乡人用蕨叶烧成者价贱而用良，每到十月炙手率用此物，邻邑亦渐来买运。

女嫁男婚择吉期，酬神了愿造房基。都言等得收成后，好事多同笑乐师。

民间作事，多有“等得收成后”之言，大抵谓冬十月万宝告成也。俗称吹手为乐师先生，又云：“吹手命穷，好事多同。”

曾经食粥小儿孩，冬月初旬尚满街。喜得年丰冬又暖，不须日日挂牙牌。

向来食粥乞丐孩，必须乡保乞一牙牌，方与食粥。

取当三分减一分，“禱牙”过后旧期程。从今月半便宜占，依旧想方搞不赢。

腊月十六，俗谓“禱牙”，当铺减利向从此日起，今则冬月初一日矣。设法曰“想方”；措办不及曰“搞不赢”，皆是市井常语。

“流流场”赶一肩挑，下灏上府过毛桥。遶上半年“亏空”账，全凭腊月去“捞捎”。

日日赶场曰“流流场”，言如川流不息也。折本曰“亏空”，赚钱曰“捞捎”。

纷纷馈岁曰辞年，贫士粮新备十千。各负二千五百去，一文钱当十文钱。

考棚首事于腊月二十二日，备贫士粮十千，分送贫士，额以四人为限。

油盐柴米逼残年，涨价都防这几天。临坎坎时多大户，一升米减数文钱。

“临坎坎”，谓腊月二十后也，城中富户于此时减价卖米，多有好行其德者。

《南溪文征》卷二

元日游重庆真武山竹枝词二十首

刘师亮

连日阴霾陡放晴，况逢元旦际时清。
有人向我殷勤道，“真武山”前好出行。

我亦偷闲学少年，徐行不觉到前川。
过河便是爬山路，轿子都搬大价钱。

接踵摩肩彳亍行，司空见惯不须惊。
红男绿女知多少，二混堂中闹不清。

乞丐讨钱当路途，许多翁媪杂婴童。
寄言入庙烧香客，请看《流民》郑侠图。

妇女无儿唤奈何，仙山喜有“打儿窝”。
拣些石子朝中打，准备今年打小哥。

“打儿窝”上“白龙岩”，打出龙儿亦快哉。
神若有灵通感应，痘麻崽崽不须来。

吊梳纂纂说扬州，剪发而今学美欧。
有个女郎存古粹，高堆旧式牡丹头。

老去徐娘尚戴花，金莲八寸脚黄瓜。
问他何事严妆扮，夫婿多年未在家。

不绾青丝粉黛无，桃花如面雪如肤。
最怜一种娇羞样，头式还梳太极图。

看会人多去复回，道旁拥挤势难推。
儿童乱闯真堪恶，踩坏花鞋硬要赔。

粉黛淫淫杂汗香，何来浪子太轻狂。
几家本是良家女，敢向旁人说短长。

洗脸磁盆摆路边，便于净手把香燃。
一盆面水新毛巾，才取先生二百钱。

烧香妇女尽涂脂，艳服浓妆妙入时。
毕竟媚人还媚鬼，看来鬼也不精灵。

稟卦求签体态严，神前伸出手纤纤。
虔诚祷告抽签看，三十三签上上签。

要查签票在前头，四百铜元不乱收。
祸福分明详票上，二天须上五斤油。

此日来登揽胜场，“祖师殿”里学烧香。
道人似解寒酸意，磬比他人打得吭。

正好清游日欲曛，许多士女尚如云。
归时买挂坨坨蒜，表示今番拜老君。

上山容易下山难，走得人家两腿酸。
喊架滑竿抬上去，归途不怕路漫漫。

咏来廿首打油诗，聊学沿街唱《竹枝》。
留作“渝州”新纪念，笑依今日又填词。

民国《师亮随刊》第二集合订本

汉源岁时竹枝词

曹宦麻

宦麻，字伯名。汉源人。廪生，后毕业于华西英文专修班。《曹氏培禄堂诗集》存其诗二十七首。

习俗不知阳历新，迎年依旧斗回寅。
春临亥市无消息，万户千门稀见人。

谷日桅灯望绝伦，光如火树合如银。
开花结果千山照，占得川南第一春。

元宵丝管月增辉，花炮缤纷响四围。
光焰熊熊天忽破，万千星斗傍檐飞。

山农二月辍春田，会结香林喜动拳，
老稚呼卢乘酒兴，荒郊野岔掷金钱。

四月蚕忙事未终，旋攀蜡树取新虫。
长途商贾如云集，野店风光十倍雄。

深闰五月麦秋残，束稿新编巧样冠。
暗为他年借风卜，金钗免得嫁时难。

六月炎威酒市繁，梨园歌舞倍声喧。
大吞狂吸何嫌冷，狭巷门前列几尊。

会作“孟兰”七月期，屠门大嚼趁良时。
乡人久未唇尝肉，好藉祖宗观朵颐。

月到中秋送大瓜，人情偏重盗生涯。
儿童莫怪相唐突，他日宜男算几家。

十月围炉妇子欢，暖阳无雨火流丹。
岭南物产多薪炭，围到春来不苦寒。

腊残人事日仓皇，街市喧阗为孔方。
多少情怀难畅叙，忙中聒耳磬声长。

除夜翻腾爆竹声，家留灯火达黎明。
生平纵有如天事，高枕无忧待岁更。

《曹氏培禄堂诗集》

徙阳竹枝词（节选）

清·杨甲秀

甲秀，字冠峰。天全人。咸丰五年（1855）贡生。授射洪训导。八年协修《天全州志》。

故事妆成倩马驮，殷天鼓乐未咸和。
为嫌稗史无新样，前后《红楼》扮演多。

州人于新春扮故事，鼓乐乘马游街，谓之“扮马会”。扮马会多用《红楼梦传奇》。

为趁晴明好贺年，衣冠队队各争先。
关门偶得偷闲坐，又听锣声闹午天。

海上神仙拥万层，凭谁移下灿银灯。
街头听得人争指，某某高台巧不胜。

州人于元夜扮故事灯，鼓乐游街，又有“高台会”。

秦腔迭唱间三弦，盪桨人来望欲仙。

喜得一城狂拍手，大家随着采莲船。

元夜，采莲船灯，用俊童妆船娘，杂唱秦腔。

瞥眼风光届上元，拜香鼓乐太喧繁。
鞋弓不憚塗行苦，祇祈亲年永报恩。

酬神拜香，上元最盛。

六街三鼓息喧阗，到耳声高欲废眠。
知是猜余灯谜后，围炉酌酒复猜拳。

俗谓拇战为猜拳。

春灯户户挂绦纱，明角珠缘分外华。
着眼谁家新样好，玻璃檀架淡描花。

春深结伴采柔桑，扫净香闺祀马娘。
一曲迎神将酒献，喃喃絮语祝高堂。

煖锅大小沸腾开，上冢家家出郭来。

一例风光忙稚子，纸鸢次第起城隈。

清明上冢，多用煖锅。

野棠无数纸钱灰，祭罢先茔共举杯。
醉到女郎归要早，呼奴快把筍舆催。

万顷新秧绿渐匀，豚蹄麦饭祭田神。
教儿莫说终年苦，几个安闲做得人。

腊肉堆盘酒满卮。田畴正是插秧时。
商量作个祈苗醮，打鼓前村去竖旗。

州人插秧，用腊肉餉工。田家作秧苗醮，前三日竖旗。

才祈雨罢又祈晴，官吏拈香日再行。
可叹天公平等甚，也难宛转快群情。

“城隍会”恰昨宵终，今日离官庆演同。
多少神祠俱寂寞，荒凉殿宇草茆茆。

“火神祠”演剧，在“城隍会”后。

初秋採筍历深山，煮筍终宵未敢闲。
只恐他人争利早，趁鲜背入“禁门关”。

西关外产筍，州人于初秋采之。《广事类赋》云：“禁门”之筍甘香，甚著名也。

邻家乞巧笑声喧，贫女空闺泪有痕。
道是年来针线异，阿谁识巧授天孙。

炎天何处憩闲身，“观稼轩”开野色新。
最是亭亭双桂好，绿阴长覆往来人。

“观稼轩”在东门外，即今“接官厅”，轩前有双桂甚茂。

七夕通衢祀土神，旌旗扇伞各争新。
痴儿浪效汾阳事，瓜果楼头展拜频。

巧乞深宵过眼才，“孟兰会”又晓来开。
幢幡导引钟铙杂，迎得法师上戒台。

琴箏弹罢又琵琶，正好携朋玩月华。
忽讶敲金喧闹甚，夜深处处送南瓜。

秋来入室胜烧檀，一半人家尽种兰。
别有蝉花开最早，新春破萼在檐端。

风兰，俗名蝉花，人多挂置檐前。

腊尽呼屠宰腊猪，开筵都为酌乡间。
席间竞说完粮早，幸免催科到里胥。

年糕造出白如霜，预计明宵祀灶王。
笑道有着兼有酒，朝来更截米花糖。

比间馈岁用豚蹄，更有嘉鱼与锦鸡。
却羨乡农殊雅致，香椽数颗间红梨。

山梨至冬始熟，皆成红色，乡人用以
馈岁。

“当街庙”是“毓麟宫”，祈嗣求神鉴隐
衷。一样西关祠宇壮，会逢演庆看还童。

城西“毓麟祠”俗称“当街庙”。西关亦
有此词，祈嗣验者，刻木童子以还之。

合阳竹枝词

清·张乃孚

柏枝铺地客登堂，来去纷纷贺岁忙。
谁似山人初唤起，安排笔砚写春光。

“迎恩门”外报班春，演出春亭廿九
新。士女如云堤上下，看春人看看春人。

乡村漫把看灯夸，依旧淫声近狭斜。
雨洗上元笙笛耳，试灯风里落唐花。

踏青共到“青台寺”，野酌归人带醉多。
堪笑求嗣诸女伴，倩郎石打“打儿窝”。

山半石壁上，有“打儿窝”，妇女投
石其中，以中者为得子也。

刺桐花落杜鹃开，到处风吹钱纸灰。
最恼一般闲子弟，“周家坡”上野坟来。

红雨听残到暮春，晴光又逼汗滴身。
昨朝苦热今朝冷，天也炎凉莫怪人。

冬衣典尽我偏愁，气候不齐翻似秋。
雨冻桐花寒未减，“江城”四月尚披裘。

榴花照眼醉人多，午后纷纷尽下河。
怪煞龙舟少头角，也来江上斗凌波。

“濂溪祠”内真无暑，不许“徐陵”
带热来。两度渡江热难过，“甘泉”犹说

纳凉回。

“嘉涪”两水抱城环，村落人家图画间。
何处花香薰醉客，白莲开遍“藕塘湾”。

我亦曝衣难免俗，有谁乞得巧如何。
而今不向天孙乞，只为人间巧更多。

自分中秋见月华，不知清怨落谁家。
拥来火树笙歌沸，昨夜西园盗去瓜。

中秋多有送瓜者。

古佛多灵赛会秋，他生未卜此生求。
“东山”结伴烧香去，“鸭嘴”争呼“白甲
头”。

“白甲头”，舟名。

“学士山”头云气飞，“凌霄阁”上对斜
晖。登高不落参军帽，自插黄花带醉归。

小阳天气暖于春，惟有梅花不笑贫。
多谢山人相餽送，芋魁烧粉白如银。

云鬓堆首步生莲，夜夜人家闹“庆
坛”。进酒不容空手过，席中捧出白磁盘。

“洛阳门”外草如茵，“洛阳桥”下柳送
行。可惜“青龙”一湾水，烟花无际恨难平。

“文明楼”上雾初收，“乌木滩”头水乱
流。好把水痕验科第，江波轻泛“墨花洲”。

“文明门”外有“洗墨池”，以池之隐
现占科第之有无。

怀古苍茫云水中，“会江门”外雨濛
濛。少陵诗句襄阳格，记取题名念悔翁。

工部诗：“江花春尽会江楼”。洪梅翁
先生书“古会江楼”四字揭之楣，摹米最
工。

石不能言堕亦顽，“鱼城”烟雨有无间。
读书若继燃薪客，何必贪占“挂榜山”。

有“挂榜山”，里人云：有石坠，是
科必有登第者。

《小白华山人诗钞》卷四

桂溪四时竹枝词十六首（并序）

清·程伯銮

伯銮，原名中铮，字次坡。垫江人。嘉庆十年乙丑（1805）科进士。官贵州黎平府古州（今榕江县），著有《陶村诗集》。

曩在都门，见朱兰皋孝廉《渝城竹枝词》十六首，一时多传诵之。今年家居无所事事，仿作《桂溪竹枝词》一十六首，兰皋城居，故多街市之辞，余以乡居，故多村野之曲，樵歌牧唱，合成巴里新音，粒食丝衣，绘出田家乐事，用以消除暇日，歌咏太平，或义有补于方言，亦职无渐于旧史云尔。

爆竹声多向晓催，一家人上祖茔来。
拜年比户陈春酒，按月宜消十二杯。

女伴相邀说出行，媚人风物碍人情。
晚归须及龙灯市，难得偷闲又进城。

竹屋烟村接几家，到门流水认双叉。
雨中昨夜闻阳雀，开遍西山梨树花。

草绿裙腰三月三，飞飞燕子掠平田。
清明会上花如锦，一路风香落纸钱。

梅子青青麦子黄，“小西湖坝”赶栽秧。
坂田车上秧田水，是处山歌闹夕阳。

收将蚕豆捋庭中，做活声声叫唤工。
天待热时人待懒，偏他要作可怜虫。

赛神一例拟迎猫，陇畔人将看戏邀。
牧女村童齐拍手，前溪今日唱“秧苗”。

连朝暴雨洒偏东，谷正扬花得气融。
几日殷勤秋有象，愿天莫起午时风。

亮火虫飞月满天，烧香姊妹立庭前。
迷藏赌把秋星数，又唤么郎搭马肩。

听来搭斗响连声，啜酒盈缸香到门。
晓馐恰完归去也，月明人语散鸡豚。

冠山才为看花游，丹桂归须插满头。
今夜月华还共守，小庭月色正中秋。

穡事才完婚嫁忙，者番期会趁秋凉。
一班鼓吹旗双导，知是谁家新嫁娘。

看茶随意约亲邻，拚醉丰年酒几巡。
归路喃喃谈不了，赶场初散太平人。

寒夜挑灯上纺车，女儿生计在棉花。
一宵能得钱多少，输与城南织布家。

数九天寒放老梅，舍南舍北香成堆。
昨宵怪得衾冰冷，瑞雪今朝下坝来。

酒美豚肥腊月天，万年红更写春联。
全家忙煞儿童喜，道是今番又过年。

《溪桂香旧集》卷四

竹枝词二十四首（每月二首）

清·涂宁舒

宁舒，梁山（今梁平县）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人。

元旦声传爆竹声，一家人尽出天行。
拜年约上祖坟去，处处香烟散晓晴。

鳌山灯彻五云端，金碧辉煌四照寒。
烟火万筒花似锦，随风吹过石阑干。

淡云微雨满东皋，春景如斯太寂寥。
但得天光晴更好，高坡明日赏花朝。

纷纷花柳踏春城，叱犊朝来□几声。
乐事田家真个好，一犁烟水课春耕。

清明前后走轻雷，一路愁云锁不开。
惟有东风偏解事，满山吹起纸钱灰。

“桂水”觞开三月天，邀头直到“浣溪”前。
烟花十里春如海，好趁春风放纸鸢。

饼饵香来大麦黄，平畴十里赶栽秧。
干田车上山溪水，一片歌声唱夕阳。

酬神几日唱秧苗，看戏人将比户邀。
椒眼竹篮珠万颗，声声唤卖紫樱桃。

蒲艾悬门不染埃，雄黄酒更酿新醅。
龙舟竞渡成终古，那得忠魂应弔来。

角黍盈提路向东，石榴花映绣裙红。
小娘也解征途热，手把蒲葵自引风。

回塘波泛绿於烟，女伴相邀去采莲。
暑退凉生人似玉，清歌朗彻碧云天。

长空如绮散晴霞，剥枣烹葵各几家。
连日风平天气好，野田苗谷正扬花。

楼开乞巧接青冥，姊妹烧香立满庭。
玉宇高寒人不寐，手拖裙带拜双星。

新尝早稻荐馨香，一饭难酬祖德长。
莫道赈孤成故事，“孟兰会”办趁秋凉。

平畴搭斗响连声，午饷归来日正明。
比户秋收晴更收，农民个个庆丰亨。

团圞小饼亚时羞，喜煞儿童竞唱筹。
今夜月华须共守，满庭瓜果又中秋。

无端风雨满江皋，黄菊花开引兴豪。
烧酒酿成蔬菜熟，相携明日好登高。

观音盛诞九秋开，士女如云拜会来。
今岁平安无个事，大家欢喜叩莲台。

一年辛苦立冬多，才了田工又种坡。
预祝春粮收更好，齐声争唱太平歌。

“虎山”高处“桂溪”滨，瑞雪纷纷不杂尘。
最是岭梅得气早，向南花发一枝春。

数九天寒不出家，一冬生计在棉花。
围炉幼女闲无事，也踏熏笼上纺车。

风绕长廊雪压庐，须教冬学足三余。
儿童自有读书乐，询到田家总不如。

美酒肥豚一岁终，年货安排处处同。
坟草须当残腊剪，再迟几日又东风。

烛热香温腊鼓催，紫薇灯照望春台。
今宵守岁陈新酒，按月同倾十二杯。

《高粱耆英集》卷三

梁山竹枝词三十首

清·孙太钧

太钧，字汝和。梁山人。国学生。

轺轩太史采风诗，下里巴人举所知。
掀拾街谈合巷议，一齐编入《竹枝词》。

叙将风土并人情，那得黄钟大雅声。
鄙俚方言琐屑事，不加笺注不分明。

“高粱”揽胜地形偏，多半青山少半田。
若问奇观何处好，驰名第一是“飞泉”。

夫子勤收三绝编，高僧笑证木樨禅。
甘霖处向真人祷，三教从来此地全。

高古涂来四大家，昔贤门第最清华。
迄今二百余年矣，继踵何人望眼奢。

待诏高风不可追，老彭柱下大名垂。
美人自古西方盛，“孝子牌楼”“烈女碑”。

元旦家家编子声，衣冠端正出天行。
街方闭户乡村敞，一样新年两样情。

新贴门神与彩钱，干支嵌入选青联。
邀同相好人三两，去拜邻家跑跑年。

最喜新年重摆茶，城乡妇女竞相夸。
甘盘帕子须丰厚，腊底先忙做米花。

花筒花钵焰光腾，人语喧言挤不胜。
父背么儿兄曳弟，“兴隆街”上看龙灯。

前十天今后十天，清明祭扫各纷然。
一坟一树清明弔，惟上新坟在社前。

月老先生往复来，两家作合仗良媒。
插香为定真从简，好是婚姻不论财。

学生拜年趁正新，月老携将一路行。
男大须婚女须嫁，丈人家去讨红庚。

彩旗摇曳眩双眸，四桥（按：当作“轿”）披红绉绣毳。
一棒锣声兼鼓乐，阿谁今日过公头。

坐白纷纷闹比邻，开来普孝赚多人。
争将尺布缠头首，异族都成袒免亲。

也自谆谆讲《葬经》，来龙去脉考图形。
幸知落土为安语，从不抛棺任久停。

颜色凄其哭泣哀，素车白马理应该。
如何扎起春亭子，围鼓狮灯上祭来。

四月村庄赛社时，两催稻子绿盈陂。
逗钱唱本秧苗戏，尽是高腔木棒椎。

屈原五日“汨罗”投，角黍褒忠自昔留。
却笑此邦人好异，端阳偏要吃馒头。

一年容易又秋风，转盼中秋八月中。
看罢送瓜人热闹，糍粑月饼祀蟾官。

活路完时日已斜，同蹲田畔说当家。
开谈彼此称恭喜，更道明天请喝茶。

恶话良言未出唇，“梁山”口语实堪噤。
乍闻两字装头起，不问而知此地人。

无端抱恙卧衾中，已用医生未见功。
都说神药宜两解，仙娘问罢跳端公。

本分乡农怕受欺，差徭各色费支持。
公门一入能避免，挂个名充老上司。

放松飞去捉逡巡，战战兢兢讲束身。
一个钉子一个眼，可怜多少纣朝人。

看罢行情赶罢场，县衙门口一张望。
归来齐赞新官好，问案天天坐大堂。

白莲藕粉清而细，黄竹湘帘薄且平。
土产由来夸绝品，可知京省尽驰名。

岂因薄俗长偷风，不是团规议得松。
有事争如无事好，大家莫管且装聋。

乡村间或事桑麻，不敌鸡犬是处嘉。
□□□□□□（此句原缺）车声轧轧纺棉花。

姑妄言之姑听之，枯肠搜索几寻思。
绿杨村外歌声袅，惭愧当年董竹枝。

《高粱耆英集》卷五

梁山竹枝词

清·蓝选青

选青，字黛如。梁山人。廩生。

爆竹声中一岁除，拜年从简不从虚。
到门却听悄无语，名纸红笺贴敝庐。

米线玲珑米叶鲜，安排果饼过新年。
欲令儿女都欢喜，除夕分穿挂挂钱。

红叶果子一团团，味似酪酥气如兰。
不惜费钱兼费力，散将女眷作甘盘。

新醅啜酒味偏醇，留与生期款众宾。
小火炉中刚捧出，大家相让请头巡。

龙团雀舌漫相夸，谷雨节前采嫩芽。
诗思近来清似水，都缘为饮本山茶。

闲披屏市楮先生，官绿榜黄色色新。
更有驰名京省处，钩金水甲土门神。

剖将黄竹织帘枕，不让穿珠九曲工。
一自“高粱”传雅制，隔窗人似碧纱笼。

高搭竹竿挂布围，儿童窥见足飞驰。
邻家又唱“观音戏”，班子新来木棒椎。

看过公头嫁女娃，送亲小轿几乘排。
春风底事吹箫起，露出红绫桶子鞋。

锣鼓“梁山”最有名，迎春相赛一齐行。
归来笑向儿童问，今日或输或是赢。

一年岁序又将终，且喜乡间朴素风。
买得更香编子外，宜春帖写万年红。

《高粱耆英集》卷五

新春观灯竹枝词

欧阳晴峰

河边新柳翠烟凝，结伴行春喜不胜。
未识谁家村落里，小锣儿唤看灯灯。

喧天锣鼓震乡邻，耍耍花灯敬敬神。
人尽彩棚台下望，管弦闹彻艳阳春。

莺歌燕舞蝶轻盈，包个平头画不成。

倩盼脸模生得好，胡琴也解助娇声。

小旦人言是爱卿，况兼阿丑趣横生。
春云也似依贪看，覆着灯棚不肯行。

锦城新年竹枝词十四首

清·吴德纯

德纯，别号雪溪居士。同、光间（1862—1908）人。籍归安（今浙江吴兴县）。壮年屡试不售，侨居成都十四年。著有《听蝉书屋诗钞》

头上花幡巧剪成，图金彩燕满枝萦。
回思除夜忙刀尺，称体春衣照眼明。

椒盘献瑞紫烟凝，饮罢醪酥力不胜。
最恼娇痴邻小妹，强人呼雉剪银灯。

葛燕丝鸡粉荔枝，江乡风物贺年时。
儿家阿母龙钟老，新送胶牙饧满卮。

归宁屈指祝晴天，预制娇儿衣履鲜。
路远先愁艰寸步，雇来乌犍板桥边。

繁华闻说“浣花溪”，结队游人散马蹄。
晓起呼郎同伴去，榴裙避路翠蛾低。

“锦城”名寺敞清幽，柏子烧香烂漫游。
更有柔情藏不吐，卜来鸡子面含羞。

花月春宵宴赏新，同行姊妹递邀频。
红闺思斗新妆束，细语萧郎点黛匀。

敲来腰鼓唱春歌，引起愁肠唤奈何。
不惜缠头红锦缎，依人娇鸟影婆娑。

鳌山万架喷烟云，油壁锦鞦夹路纷。
看到万花丛影里，遗钗争拾暖香熏。

观罢灯轮已隔宵，踏青出郭且逍遥。
可怜袅袅筇枝杖，扶过长桥又短桥。

箫鼓迎春鞭土牛，靓妆携妹上高楼。
凝眸更有牵情处，毛卷湘帘触玉钩。

霏霏细雨湿泥香，无事深闺取乐忙。
遣兴搏蒲争角戏，钱输懒启嫁时箱。

迎春髻上袅金蛾，剪烛归来玉面酡。

帕裹黄柑香染指，娇儿夺取笑声多。

食品元宵巧制难，浮圆甘美簇春盘。
佳名爱取团团意，笑指郎君仔细看。

《听蝉书屋诗钞》卷七

蜀中新年竹枝词（有序）

清·刘沅

刘沅，字止唐。双流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举于乡。选授天门（在湖北）知县不赴，赐国子监典簿衔，筑室讲学。著述甚富，有《五经恒解》、《史存》、《槐轩杂著》等。世称槐轩先生，年八十余卒。

民俗相沿，可笑者多，愚居乡久，新正无事，就所闻见书之，或亦笑谈之一助，时年八十有一。

晓谕红笺贴大门，宽闲岁月是皇恩。
就中颇有骄人处，日日花衣见长尊。
封印，俗呼朝衣为“花衣”。

终朝鼓吹闹沈沈，颇快当年挟策心。
只怕公私诸债逼，不教容易去弹琴。

年节，州县皆列鼓吹。
乍见官衙结彩新，自愁无计了清贫。
商量入市营柴米，门外先来索债人。
怕说明朝是“禡牙”，新愁旧欠总交加。
老妻学得空空法，未定天涯与水涯。

市人每月初二、十六日，劳其徒饮食，至十二月十六日止，名为“禡牙”，此后，诸债皆急索。

犹幸新年尚一句，预支工价乞比邻。
归家细与妻孥说，有米无钱不算贫。
贫人于腊杪，向邻人预定明年耕种工价，支米或斗或升，归度年节。

整顿冠裳色色新，年糕年酒馈亲邻。
贫家也有娇儿女，乞得花枝当宝珍。

才购门钱又彩钱，庭除净扫待新年。
 贫儿只唱《齐天乐》，博得豚肩乙乙穿。
 岁终，乞人向屠门唱喜，屠者惠以肉片，有积至数斤者。

愁听长街击磬声，惊心岁短倍伤情。
 可怜案上无杯酒，也向神天祝太平。
 贫人无以御冬，亦必焚香祀神。
 谁家稚子响新簧？惹得儿曹黠父娘。
 鬼脸人头频急售，免他绕膝要椒浆。
 小儿以竹木为器，锐下柄上，旁为二孔，绳束而纵之，风入于孔，其声清扬远闻，号曰响簧，贫人不惜购买以娱其子，或市人头鬼脸，以为戏具。

典得金钗买灶汤，新刍旧马供厨房。
 儿童草草争香果，共说神今拜上皇。
 二十四日祀灶，俗云灶神是日上天，除夕始归。

楮柚烧残岁已终，千家爆竹闹匆匆。
 焚香竞说开门早，此日迎神要向东。
 除夕，人家烧楮柚必选耐火者，以期达旦，味爽，竞出迎财神、喜神。

只鸡尊酒算奇珍，祭罢财神又土神。
 只恐旁人忘忌讳，不详语至最堪嗔。
 除夕日祀神毕，一家聚食，谓之“年夜饭”，特忌妄言。

烧香幸得占头香，又听旁人话吉祥。
 米价平常蚕市好，今年喜事在江乡。
 元旦早赴庙烧香，先到第一炷，谓之“头香”，即以为吉。又探语讖，以占一年休咎。

笑语纷纷佐酒尊，天明犹记是黄昏。
 一般景物添新喜，先报名笺贴满门。
 乡人彻夜不眠，名为“守岁”，有达旦不休者。

元旦贺春名笺，多贴大门，不见主人

而去。

群仙今日正朝元，散得春晴处处恩。
 社鼓喧阗花炮杂，斜阳谢客已关门。

元旦晴明，人尤喜畅，鼓乐喧阗，一家欢饮，贺宾无留宿人家者。

队队衣裳簇簇新，相逢道喜贺阳春。
 无愁百岁惟今日，醉里何须谢主人。

闲自闲来忙自忙，劳劳车马走银珰。
 午餐更比晨餐早，野老微醺卧夕阳。

破五休言少令辰，从今应号女儿春。
 画堂深处深深拜，最喜如花两个人。

城中妇女初五日乃往姻戚家贺年，新婚者，或夫妇同往，俗呼初五日为“破五”，夫妻为“两个人”。

两片莲花上彩舆，仙风吹到旧蓬庐。
 郎君不解回头意，屡向旁人话起居。
 乡俗，新娶者必夫妇同往女家贺年。
 紫云多处拜天阍，百盏明灯斗日光。
 都道玉皇今寿诞，不知何处是爷娘。
 俗以正月初九日为玉皇诞辰，高竖树灯百盏，名为“百果灯”。

东风吹度好笙歌，几处楼台坐绮罗。
 狮子龙灯齐击鼓，欢娱多处是人多。
 俗有狮子龙灯，金鼓轰然，沿门作戏，恒有百余人随其所至往观，不惮深夜相随者。

看灯未了又看春，喜见芒神结束新。
 细辨衣冠和角色，一年生计在农人。
 俗以迎春芒神及牛象采色，占一年农事休咎。

闻道新官不要钱，迎春春戏定如前。
 花冠绣履闲收拾，早与儿曹购彩鞭。
 迎春日，民人为春台百戏，看春者以彩鞭为儿女戏乐。

花灯正好月华催，无那书声入耳来。

看戏看花都未了，伤心竹马竟成灰。
新年诸戏，俗名花灯，儿童有久而畏人学者。

月团圆处贺元宵，花满灯棚酒满瓢。
不费千金闲觅得，夜深还上“七星桥”。
俗编竹系灯，名曰“灯棚”。

底事家家饷粉丸，春宵月色助盘餐。
缺时不比圆时好，珍重郎君仔细看。
元宵，俗作粉丸，互相遗赠。

天上人间好景同，春光原在画图巾。
如何一样看灯夜，独掩柴门赶绣工。
俗以急工为“赶工”。

莫言多病近龙钟，此日消愁兴转浓。
灯市未残花市到，春风何处不相逢。
正月十六竞出游玩，名为“游百病”。

挂钱烧处事频催，可惜春宵不再来。
难得故人开小宴，风光犹在杏花杯。

谚云：“火烧挂门钱，各人寻生理。”
然闹市后，市人犹多以酒食饷入市者。

大熏高牙接喜神，太平同庆此闲身。
闺中女儿关心甚，早到南郊驻彩轮。
省中灯节后迎喜神，男妇争出南郊驻

观。

也知身世本清闲，入市难言又入山。
为谢春光休眷恋，一年好事在民间。

《熏篋集》卷七

成都年景竹枝词

筱廷

打米酥

年货闺人办得精，粉糖共和以酥名。
家家印板零星样，都是钉锤敲得成。

蒸年糕

白粉红糖共和匀，作来最好数南人。
一气蒸成砖块似，压到方圆式样新。

竹器蒸笼热气高，儿童呼母要年糕。
方块拿去待宾客，尖角留来哄儿曹。

送年花

买花送去女儿边，样选时新色要鲜。
说是年轻人佩戴，好生打扮过新年。

收债

搭连帐簿带身旁，飞子沿门散去忙。
一到临年三四日，敲门入户令人慌。

卖灶马

涂烟黄纸卖盈城，到处喧呼灶马名。
祭灶人家都来买，一张送去一张迎。

写春联

贱卖斯文说效劳，春联代写快挥毫。
不言润笔些须本，只说今年纸价高。

吃年夜饭

一餐年夜饭送残年，腊味鲜肴杂儿筵。
戏喜连天堂屋内，一家大小合团圆。

辞岁

儿童行礼说辞年，长辈分他压岁钱。
一见簇新原辫子，磕头领去喜连天。

守岁

新岁将临旧岁回，家家守岁意低徊，
儿童相伴天明坐，笑问年从何处来。

换门神

把户尊神气象豪，虽然是纸也情劳。
临年东主酬恩德，尽与将军换锦袍。

贴喜钱

家家户户焕然新，都贴喜钱扫俗尘。
红纸五张装体面，柴门也自见新春。

拜年帖

背填居里面书名，三寸红单式仿京。
特到人家门口贴，便言尽到拜年情。

放火炮

过年火炮响连天，纸说全红子说千。
就是贫家生计薄，朝朝也放霸王鞭。

打锣鼓

景运初开事未繁，闹年锣鼓满街喧。
少年最爱翻花点，每学班子打《十番》。

说春

乞儿得意作官时，袍带乌纱手内持。
说过千门恒炫耀，春官常挂嘴唇皮。

春鞭

春鞭文彩甚迷离，竹作筋骨纸作皮。
一自春官携在手，任他人物两相宜。

灯市

“城隍庙”前灯市开，人物花枝巧扎来。
高挂竹竿求主顾，玲珑机巧斗新裁

看灯

花灯大放闹喧天，狮子龙灯竹马全。
看过“锦城”春不夜，爱人惟有彩莲船。

灯谜

元宵灯谜妙无方，“十字街”前贴数张。
几度费心猜得破，赢来多少好槟榔。

请春酒

年景花开兰草香，家家春酒客来忙。
腌鸡腊肉尝俱遍，冬笋春芽并非黄。按：
此首疑钞自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

拜年

衣帽都随岁序新，互相来往贺交亲。
到门一例粘红帖，遍拜何曾见主人。

至亲须得一登堂，逐户亲临走不遑。
一样在家辞不见，大家只是着空忙。

轿坐玻璃体制严，跟班随后壮观瞻。
玩来官派兼京款，厚底方靴矮帽檐。

其一

自家翻历拣良辰，遍约诸亲与比邻。

今日娘家明日舅，预先分派配均匀。

其二

打点明朝去出行，隔宵装扮动欢情。
从无拘束风流惯，下轿先闻笑语声。

其三

额围貂勒学昭君，短短皮衫浅浅裙。
衣料尽挑新样制，梅兰竹菊兼冰纹。

其四

绸缎绫罗任意穿，栏杆镶滚又花边。
共说好看年年换，只计时新不计钱。

其五

皮衣大半是中毛，褂着花灰袄子羔。
更有一班新出样，宽裁倭缎滚长袍。

其六

翡翠簪环宝石冠，近来也作等闲看。
梳头新学南边样，云鬓高掀似马鞍。

其七

新制衣裳费万钱，着来犹说不新鲜。
依家小户难争赛，一件单衫也拜年。

其八

堆盘茶食尽丰隆，困坐一时碟亦空。
只有米酥吃不尽，也将包入手巾中。

其九

茶点才过又酒盘，共连摆饭是三餐。
腌鸡腊肉尝俱遍，尚说连朝胃不安。

其十

走遍亲朋拜遍年，谁家款待最周全。
便宜惟有回娘屋，儿女多收褂褂钱。

《成都年景竹枝词》(旧钞本)

第二章 祭 俗

第一节 类 别

一、特征

汉民族的民间祭俗，亦有重世俗性特征。其源于历史者多于宗教，又呈现历史与宗教因素混糅特点。汉民族历史悠久，传统影响固定而深远。汉民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人口众多，对宗教信仰不排斥，但亦不专一固定，宗教观念意理较为淡漠。在古代思想方面，长期以儒学为中心，形成民众生活习惯、风俗、及思维方式等共同行为，重人事，轻鬼神，重今生，轻来世，映证于民间祭俗之中，形成明显特征。

有的学者提出，家庭制度与农业社会为中国文化两大基石，这是有道理的。中国文化的确立，一方面以家庭制度为基础，一方面以农业社会为根基，家庭形态与社会形态，制约着文化发展的形态。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政治往往不能离开各种宗教思想的

影响，不仅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时常成为社会政治中不能轻易排除的因素，巫术文化亦深深渗透于其间。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记载中，儒、道、佛与巫术活动的交互影响屡屡可见。周至春秋，记载最多，且多与各种宫廷祷祀合在一起。如《春秋·谷梁传》多处记载“雩祭”的情形，其对“雩”释义为：“雩者，为旱术者也。”实际为祈雨仪式。中国古代文化形式及民间俗信有许多是以求农事昌盛为中心的，这在历代典籍中屡见不鲜。历朝政事中，巫与政、礼互为之取用；民间对灾异、祥瑞、体征、天象等也无不以之解之。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无论其社会地位、阶层、年龄有何差异，均共同认知这种互相渗透的因素，并根深蒂固地溶入中国的历史之中。在清理中国的历史时，这是首先必须考虑的因素。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同时又是具有浓厚的巫觋色彩的宗教，神鬼观念使它建立了道家神祇谱系，原始崇拜和思维观念使它发展了道教理论系统中关于天地人鬼的理念，巫觋文化发展了祈咒与符箓、修炼吐纳等长生之术。道教在其体系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民间巫术的技法，巫觋的祀神仪式、巫术中的法器，特别是驱鬼避邪、捉妖治蛊、呼风唤雨、招魂送亡，均为道教所沿用。这些活动与方式在民间信仰中亦屡见不鲜。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认为：“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这种巫舞，常与祭祀或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系祈福或求神祭神娱神，大多围绕庆祝农业丰收、战争胜利、驱除鬼疫、祭祖等活动。古代乡间村社酬神活动连续不断，其源盖出于此。春秋时期，乡间祭祀活动频繁，祭神、傩舞流行。《论语·乡党》中有“乡人傩”之语，即是明证。“傩”亦本巫觋事之一，至今在湘、鄂依然可见，四川则多称“庆坛”，又称“跳傩”，在戏曲中称“傩愿戏”。《后汉书·礼仪志》：“冬季，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这种“大傩”，形式有酬神、驱鬼、祭神、祈谷、求医治病。巫觋的舞蹈表演，使戏剧在娱神、祭祀、还愿的直接需求上得到了发展，这在民间信仰的记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巫术信仰是中国民俗中由来已久的习俗现象，在心理、行为方面的影响非常之大，与婚、丧、岁时节日之关系最为直接。如腊日之腊祭、人日之占阴晴、春节之请送神、二月二之“龙抬头”、三月三之祭魂扫墓、七月七之乞巧、十月之送寒衣等，究其源，皆与巫术有关，并在长期传承中演变为大众遵从的习俗。这说明巫术不仅影响到许多重要民俗的形成，而且直接成为许多民俗的核心内容。

中国的文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为巫史不分，史俗并载。历史是从记述巫事开始的，以王事为中心的历史形成于记巫事的历史。古代各种典册、史料、所记的政事，都离不开祭祀、占卜等内容。汉民族的民俗文化有其长久的传承性，它充分反映民族特有的文化走向和心态的发展。

二、分类

四川汉民族民间祭俗亦多称“节”、“会”，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与民族历史传说有关之俗。如忠县三月会，系祭祀巴国将军巴曼子；端午节系祭祀楚屈原；中秋节祭祀嫦娥等；一是与宗教有关之俗。如四月八日浴佛节，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文昌会、城隍会等，各与佛、道教信仰有关，民间亦多不分彼此，常有同一节庆，佛、道教“同场竞技”之时；一是与祭祖敬宗有关之俗，如清明、重

阳、冬至等节令之时，皆有祭祀之俗。此类祭俗相沿传承最久，影响最为广泛，时至今日，仍行之不衰。体

现了汉民族重视血缘、宗亲关系，重农事的传统。

第二节 习 俗

一、清明节

“清明”是汉族农历 24 节气之一，最早见于西汉淮南王刘安等著之《淮南子·天文训篇》：“春分后十五日，到指乙，为清明。”

清明时节，大地回春，气候转暖，万象更新。民间有在清明前后出郊踏青之俗。《壶中赘录》云：“蜀之风俗，以二月二为踏青节”。是日多举家合族前往郊野聚饮，有春祭、“清醮”等活动。清道光六年《忠州直隶州志》：二月“二日为‘踏青节’。开春酿，招客宴饮，互相酬答，谓之‘春酒’，终月无虚日。十五日为‘花朝’，又为‘劝农日’，此夜不宜雨。……‘春分日’，……是日雨，人无灾。‘春社日’，立春五戌为‘春社’，城厢内外士民廷僧啐经，祀天祈谷，谓之‘清醮’。……乡人多演傀儡，其雉之一端犄。”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二月祀文昌，上丁祀文庙，坛庙举行春祭。农人浸种。童子放纸鸢，俗名‘风筝’，使仰观

吐浊气。”有民谚：“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故幼童多以柳枝扎圈顶戴，妇女则多戴花。民国《乐山县志》：“‘清明’，首插柳枝，又瓶贮之献神佛前。妇女贴胜于鬓，名柳叶符，今无。”

此时，民间体育活动极为活跃。有放风筝、荡秋千、踢毽、蹴球等，尤以放风筝历史悠久，至今不衰。风筝古名“纸鸢”，据明王圻《稗史汇编》所载，为韩信所创。南北朝时在民间盛行。宋代以后，已成为民间固定习俗。宋苏子臣之《百子图》、明《方氏墨谱》之《九子图》中皆有小儿放风筝之景，传承至今不辍，仍为民间乐之。

旧俗，“清明”前一日（或曰二日）为“寒食节”，而清明扫墓祭祖的习俗与此有关。相传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文公贤臣介子推忌日而禁火寒食，后相沿成俗。^①唐白居易《寒食野望吟》：

^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史记·晋世家》。

丘墟郭门外，寒食谁家哭。
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青草绿。
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离死别处。
暮漠重泉哭不得，萧萧风雨人归去。

宋代定制，从“寒食”到“清明”祭扫三日，太学放假三日，武学放假一日。历代在清明祭祖之时，还要祭祀功臣及“清官”、忠烈之士，这亦是当代在清明节祭扫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习俗的先河。

蜀中各地清明习俗无大异。清嘉庆《华阳县志》：“‘寒食’、‘清明’，比户插杨柳。前后数日，四郊上冢者累累。挈男女，邀亲友，陈设酒肴，祭毕席地而宴。放纸鸢，戏秋千，击钲鼓。以纸幡插坟头，谓之‘挂青’。都人士昇府县城隍像出北郭播间，谓之‘祭孤’。”民国《合川县志》：“二月春社前上新坟，多邀亲友及妇女，水行则舟，陆则肩舆，闲亦步行，无虚日。各带包封、青标、炮烛以游。主人盛设祭饔，群饮于拜台之次。凡新坟均于社前挂扫。谚云‘新坟不过社’。上新坟者取土培覆，谓之‘垒坟’，请道士荐醮，谓之‘醮坟’，三年服除乃止。新坟旧坟各剪白纸标挂，谓之‘挂青’。……清明前后，青年子弟邀友人携酒饔，藉他人夜台，席地聚饮，俗谓之‘上野坟’，雅谓之‘踏青’。邑人朱朝正《竹枝词》云：‘纯阳桥下草萋萋，上冢人归日已低。多少纸灰蝴蝶影，随风吹

过小桥西。’……二月、三月，居民择日，延道士于家，讽诵经典，制桃弓柳箭，设衡量刀尺等具，用黄笺书镇完符，贴于壁，谓之‘谢土’。”

清光绪十八年《丹棱县志》：“‘清明’前后十日，扫墓祭祖先。士大夫家豕一、羊一，贫者三牲、酒礼不废。祭罢受福，以竹标褚而去。农人浸稻成芽撒田中，曰‘下秧’。”

蜀中旧俗，农历二、三月中，多有赛会、设坛、演戏之举，谓“打清醮”。各地习俗不一，今无。民国《合川县志》：二月“中旬，抬观音像于东水门外河坝设坛诵经，烧香还愿者甚多。经毕撤坛，抬台演戏，城中妇女无长无少，至坝之左右，随喜至十九日止。……三月四月，各街市醮金，假庙地建道场，祀瘟、火、虫、蝗之神，谓之‘平安清醮’。既毕，道士黄衣法冠，仗剑执符，沿街唱念，金鼓列前，青狮跳舞后随，谓之‘扫荡’，遇火灾后，亦假地建道场，谓之‘火醮’。”

清咸丰《阆中县志》：三月“赛台会者，城东之太清观，古香城寺旧址也。内之为殿者五，外之为戏台者三，三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各台同时演戏，互相夸耀。二十八日，神像出游，亦如城隍之仪。”

民国《名山县新志》：“三月初二日，迎玉烛。……县城是日有玉烛会。玉烛重约三四百斤（六十年前重

约千斤)，以燃彻周年为度。因迎玉烛，并迎城隍神，先夕宿卫，发先驱作清尘状。比日午间，备鸾舆，迎神出殿，分曹按辔，卤簿执戟，于是步骑之会，高竿之戏，笙箫鼓乐之声，魇爵马之玩，六街巡幸，香火供迎，玉烛导前，神驾列后，士女聚观，嗔咽街巷，极一时之盛。会毕，城隍暂居行宫，演戏以乐之，而玉烛则供之城隍祠。”

民国《三台县志》：“二月，……俗以是月醮谢中雷，祀田祖以祀谷实。望五日花朝酌酒以祝花神。各乡神祠香会大启（如朔七日大石冈之‘朝驾会’；朔八日城南之‘大佛寺会’；朔十日秋林驿之‘蚕姑会’；望九日甘露寺莲花台之‘观音会’），皆百货麋集，士女如云。大约因时、因地为农器赛会，非尽由迷信也。”

清光绪《丹稜县志》：二月“初一日，俗传‘瘟神诞期’。里中釀钱买牲礼、褚币，扎草船，中设纸人及轿扛（杠）等物，召巫或僧道，啐经诵咒，烧船于河，名‘祛瘟会’，一曰‘清醮会’。祭毕，合饮而散。妇女采桑饲蚕。”

清明祭祖扫墓之俗今仍存，惟迎神赛会清醮诸事已久废。

二、端午（阳）节

农历五月初五日为汉族传统的“端午节”。“端午”本名“端五”。《太平御览》引《风土记》：“仲夏端午，端，初也。”^①而农历的正月是“建寅”月，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古人常把初五日写成“午日”，这样五月“初五”也就合称“端午”。又叫“午月”、“午日”而合称“重午”。“午时”又作“阳辰”，故“端午”亦称“端阳”。

汉民族普遍认为，端午节是祭祀楚国大夫屈原的日子。梁朝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后变为以箬叶把糯米包成三角粽子，古称“角黍”，这是汉族五月端午吃粽子食俗的起源。

端午起源另有多说。闻一多先生曾作《端午考》，认为本是越族行图腾祭的日子；一说其源于夏、商、周时期的夏至日祭祀^②。

汉民族普遍有是日悬昌蒲、熏白艾，饮雄黄酒，挂香荷包等习俗，主要活动是龙舟竞渡，相沿至今。蜀中习俗，与湖、湘等地略同，略述如次。

民国《江津县志》：“五月五日曰‘端午’。《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风土记》。

② 刘德谦：《‘端午’始源又一说》，《文史知识》1983年5期。

采艾为人，悬之户上，以禳恶毒。’近水之邑，是日必龙舟竞渡。谓楚大夫屈原投汨罗，伤其汨死，故命舟楫以拯之。邑中是日晨起，悬蒲艾于门上，缝小纱囊，贮香佩之。午食米粽，饮雄黄酒，小儿且涂脸上，谓可免毒疮。午餐后，男妇皆出，咸至江干，岸为之满。竞渡之舟，首尾皆作龙形，长可三五丈，舱窄狭，仅容二人对坐。划者皆赤身，手短櫂，一人立船头持小旗，手挥而口唱，复节之以金鼓，众人随之，以齐其力。距岸百步内外，竹竿挑彩标以为的，先至岸者夺之。相竞之舟，以数十计。”

民国《合川县志》：“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卑幼必拜尊长，谓‘拜端阳’。民家以箬叶裹糯米为粽，饮雄黄酒，悬艾叶菖蒲于门，剪彩裹锦为猴狮，系小儿肩背。以雄黄抹小儿头面，谓可以避瘟疫避虫。于午前用正方黄纸，邪角朱书白字，倒贴屋壁、室柱，谓可以避白蚁。正午时居民多闭户，谓此时五瘟下界，闭户以避之。午后，男女老幼相率至江边观龙舟。州踞三江，各有马（码）头，各有龙舟，然以方家沱为最。其先人（自鄂）插业，悉入祠，至今不易姓。子孙凡十岁，辄使操舟。春涨时听其汨没以练胆。历有‘方家沱橈子’之说。……子孙世世操舟，尤善橈，以此为绝伎（技）。龙舟无底，以杉木桅子钉人字板，如鱼鳃形，分水处甚

窄小，最危险。……凡州中马（码）头，钉龙舟以方家沱木匠为佳。州城河岸龙舟十余支，金鼓铁炮之声与橈乃之声数里皆闻。其以两舟并行，画（划）橈双飞，以角胜负，谓之‘抢江’。两岸游人如蚁，亦有买舟携酒以游者，谓之‘游江’。各马（码）头预备纸扇、彩红，龙舟至必给之，谓之‘拜码头’。沿江两岸有卖蛇药者，以各种怪蛇次第玩手中，观者如堵。有卖水果者，有卖西洋镜者，有卖小儿玩器者，从午至暮乃散。十五日，俗谓‘大端阳’，江下亦有龙舟，民家亦作角黍，但无端午之盛。”

《万源县志》（民二十一年铅印本）：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各界休息。以箬叶包糯米成三角形，俗名‘粽子’，即古角黍遗制。又，采菖蒲、艾叶悬挂门首。午餐饮雄黄酒，以余沥涂小儿面上，谓可避毒。午后，多结伴山坡，谓‘游百病’。沿河市镇扎龙舟，水手数十人左右行，鼓乐喧阗，船头一人执小旗指挥进退。划至急流，即纵鸭与彩物中流，善泅者或沉或浮，互相争取。先得者，即燃爆竹，花红志贺。岸上观者如堵，欢声若雷，尽兴始归。晚间，以百草煮汤浴洗，谓可解毒。”

民国《安县志》：五月“五日‘天中节’，俗曰‘端午’。饮菖蒲、雄黄酒，挂艾叶、蒲草于门。十三日为‘单刀会’，会于邑南塔水场，四

方货马者皆集于此，以数百匹计。是月，农人耨黍苗，五六为群，且耨且歌，四境歌声不绝。”

清嘉庆《三台县志》：五月“五日‘天中节’，俗曰‘端午’。家家饮菖蒲、雄黄酒，插艾叶、蒲草于门，用朱笔画钟馗于室，谓可辟邪。箬叶裹糯米为粽，曰‘角黍’，并雄黄、香屑制为纱囊、或扇坠等物，馈遗亲友。取所饮雄黄酒沥，亦书俚语于二纸条贴屋壁，谓之‘嫁蚊虫’。好事者将船只装成龙头、龙尾，涂以五色，皆剪纸为之，画鳞甲于船之两旁。至午后，箫鼓歌声，逐波上下，谓之‘划龙船’。观者臂缕钗符，河干拥集，亦佳景也。按，屈平于五月五日投湘水死，楚人怜而吊之。相传以五色线系粽掷之江心，鱼虾不敢食，因有竞渡故事。蜀、楚接壤，俗亦近焉。是月也，石榴艳，栀花香，茄瓠出圃，桃李成实，蜩始鸣，反舌无声。”

民国《新繁县志》：“今之人家并悬蒲、艾于门，谓能辟邪。又此日，凡女子、小儿均佩绣囊，实以香草，谓之‘香包’。又以彩缯为小胡孙

(胡孙)，工致绝伦，诸小儿皆佩之。旧俗，男妇老幼于是日均游东湖。比日晡，相率往西门之义和桥，各携桃李掷其下，儿童竞相掇拾，或至攘夺而斗；投掷者则群噪以为笑乐，至日夕乃散。”

民国《合江县志》：五月“五日为‘端午节’，今称‘夏节’。是日，门上挂蒲、艾，贴灵符，悬艾虎；人则佩香囊，簪艾叶，浴百卉汤，焚香屑，食蒜，饮菖蒲、雄黄酒，以辟鬼魅邪疫。室内撒石、雄水，以辟虫豸。儿童面涂雄黄，佩长命缕及诸香物。午食粽子、盐蛋、□（鲞）肉，或更具酒馔。先日并以粽子等馈遗亲识，曰‘送节’。饬后，滨江城镇必竞赛龙船，人声鼎沸，观者塞岸。游人士女多买舟就江上饮酌，或鼓吹为乐。相传粽子、龙船为吊屈原而作；龙船所以招魂，粽子所以投食。粽子者，荆、楚旧以楝叶裹米，缠五色线，以楝与五色线乃蛟龙所畏，故粽入水不为所食。今县俗但以箬叶裹糯米，外束棕叶而已。又，称角黍者，因其形而名之也。”

此俗今仍存。

附 端阳竹枝词选录

己未（1919）资阳端午竹枝词

卢寿仁

寿仁，字奉阳。资中人。清末议叙同

知，未仕。著有《今是斋集》。

悬蒲挂艾竞家家，相习成风说逐邪。

窃恐挨邻先我有，城门争买价争加。

酒后雄黄满脸摩，东门争出小阿哥。
 双双粽子来提起，准备今天走外婆。
 东西两岸势纷争，姊妹阿姨结伴行。
 着得香罗衫子薄，斗新时样学都城。
 一水盈盈隔“宝台”，观音灵感救三灾。
 一枝艾采同蕪藻，不悛风潮特献来。
 傍岸临江“孝子祠”，榴花吐艳竞芳姿。
 云霞五色斜阳里，不许游人折一枝。
 夕阳箫鼓两河边，竞放龙舟不计旋。
 依自一人杭一苇，群生邀渡总无缘。

三、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日为汉民族传统“中秋节”。“中秋”之名，得于农历中对四季的划分习惯。一年分四季，每季依次别称孟、仲、秋。八月居秋季之中，故为“仲秋”，十五日为月中，故名“中秋”。中秋之夜为月圆之时，汉民族有合家团圆赏月习俗，故又有“团圆”之说。

有关“中秋”的种种传说中，流传最广、最优美的是“嫦娥奔月”故事。此外，还有“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传说。是夕赏月、吃月饼是中秋节汉民族全体遵从的习俗之一，宋苏轼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馅”之句。汉族民间还有“月饼传令”之说，传为元末举义之事。旧俗，是夕祭月，祭毕而食饮。月饼样式因地而异，品种花色千秋不一。著名者有京式、广式、宁（波）式、潮（州）式、滇式、苏（州）式等。当

端阳竹枝词

方于彬

角黍堆盘插野花，红闺纤手似葱芽。
 包来尽作弧三角，压倒中西算学家。
 共说巴蛇象可吞，人心谿险更无伦。
 大家痛饮雄黄酒，好向灵台剷恶根。
 拍手高歌稚子顽，额间书字映朱颜。
 而今始识当王贵，三画连中仔细看。
 红布缠猴众口夸，彩丝缚虎出豪家。
 无端付与纤儿手，浪拟神羊可辟邪。

《简阳县诗文存·又续》卷上

代月饼，于包装美饰上大为改进，更有所谓“豪华装”者，价格令人咋舌。

中秋为象征团圆节日，至今仍盛。诸俗甚多，各地略异，惟旧俗多废。

民国《合川县志》：“八月十五日‘中秋’，市民多买饼果麻糖橙糖，又以糯米作餐饼，陈于月下，燃香烛以供。卑幼依次拜尊长，尊长必予以饼果。谓“团圆”也。此节人家多不茹荤，故谚谓之“素节”。是夕用黄橙一枚，置诸高竿，插香百余支，齐燃，竖于门外，谓之‘烧天香’。儿童多以黄橙置竿头，用篾编成龙头，糊以五色纸，张点红烛，玩于街巷，谓之‘橙子龙’。少年摘瓜以送艰于子嗣者。是夜，燕（宴）饮为乐，谓之‘送瓜’。城内外街衢巷口及各寺观山门外均有土地庙，市人于中秋节醮金备香烛供果，或演影戏，或唱围

鼓，或打洋（扬）琴，谓之‘闹土地’。中秋节后，男女多携香烛，结伴买舟至东山古佛寺烧香，自节后至二十四日止。游人上下如蚁，东津渡夫揽载上下以此时为旺月。凡上会、还帐均在此，谓之‘朝五佛’。各处入庙朝会，男女相邀多至百余人，供大烛九品，大香九柱，抬香亭，金鼓旗帜，沿途念佛，至寺礼拜者，谓之‘驾香’。”

清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八月“朔日，是日城厢内外延僧啐经，祀天报赛，……乡人多演傀儡。‘秋社日’，立秋五戌为‘秋社’，望日为‘中秋’。以瓜、饼、梨、藕相馈，设酒食赏月。妇女相率入园圃探瓜，以得为弄璋兆，曰‘摸秋’。少年取瓜涂五色，鼓乐送嗣艰者，辄夜交驰。……是日，俗称‘土地诞’，入夜，奉祀维谨，虽僻壤，无不结棚庆祝。”

民国《江津县志》：“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邑俗是日作饼食。蒸糯米，熟而杵之，令靡烂，相得成饼，傅以黄豆粉，另捣胡麻仁，杂沙糖拌而食之。又市面糍于肆，先一日互相馈遗。以‘中秋’为‘团圆节’，馈送糍饼，取其圆也。食饼之俗，据父老传言，为仇异族，通消息于饼中，约以中秋日同时举动，杀尽鞑子。”

清同治《万县志》：“八月‘中秋’祭月，饼果罗列，灯烛辉煌，爆竹之声达郊野。家为团栾（圉）之

饮，饮毕出门步月。子嗣艰者，是夕亲友相率饰童子抱瓜送其家，鼓乐导从，爆竹喧阗。主家张灯结彩以迎，主人夫妇盛服俟于堂，童子入内寝，置瓜于床中，出。众宾登堂贺颂，禱宜男。主人款宾，悉犒从者。”

《云阳县志》（清咸丰四年刻本）：“八月‘中秋’，蜀俗颇重此节。夜制月饼，设瓜果、酒肴玩月。是夜，月见五彩，名‘月华’，见者有喜，故人恒通宵不寐伺之，俗谓‘守月华’”。

民国《巴县志》：“‘立秋’五戌为‘秋社’。《王志》云：俗称‘土地诞’。虽僻壤，无不陈梨园杂供，视‘春社’有加。清晨用瓷器收百草头上露，磨浓墨治病，曰‘天灸’。入民国，其俗早废。十五为‘中秋节’。按：《帝京景物略》：‘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拜。月饼、月果，戚属相馈报。’又，《熙朝乐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是夕，人家有赏月之燕。’今县俗尚沿之。《王志》载，中秋妇女相率入园圃探瓜，以得为弄璋兆，曰“摸秋”。少年取瓜涂五色，鼓乐送艰嗣者，彻夜交驰。晚清改送童子，用泥为之，饰以华采，亦鼓乐往，与‘上元’送灯同俗。”

民国《广安州新志》：八月“一日，‘许真君诞辰’，万寿宫演剧。夜

半为交天，宜清明，主丰。二日为‘土地会’，与二月同。十三日为进詹，宜晴。十五夜为‘中秋节’。制月饼相馈遗，陈茶果祀月。窃子童及冬、南瓜，彩红覆之，鼓乐执事，舁送亲友，为诞子兆。东（冬）瓜主女，南瓜主男。不寐，坐守看月华，若无月，次年‘上元’必多雨。二十三日为出詹。一、七日书院及村塾通祀先圣，前夕及是日晨、午俱行三献礼，延师长、亲友饮福。”

四、祀会

清代祀典，分大祀（为祭天、地、上帝、太庙、社稷、先师孔子之礼）、中祀（为祭日月、先农、先蚕、前代帝王、关庙、文昌、太岁之礼）、群祀（为祭群庙群祠之礼）三等。民国以后，国民政府公告继祀者，仅祀天通礼（民国3年7月）、祀孔典礼（民国3年8月）、关岳合祀典礼（民国4年3月）、忠烈祠祭礼（民国4年5月）4种。民国4年（1915年）12月废祀天礼。清代蜀中各地，则例祀文庙（名宦乡贤忠义节孝附祀）、关帝庙、文昌庙、社稷坛、句芒火神庙、城隍庙、龙神庙等。民国元年（1912年）废祀文昌。同年3月，四川都督通飭祀孔。同月，四川军政府民政部复飭废祀昭忠，仍举行关帝庙、社稷坛各祀。由是而川王、城隍、龙神及先农、句芒等祀，均以时

修复。民国1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以院令废除祀孔礼。于是，地方之关岳庙、社稷坛及川主、城隍各祀礼均停止。民国21年（1932年11月），四川省政府通令废祀句芒。然民间以崇信报功之意，不禁赛会。各庙神会，除前著录者外，其普通如二六九月观音会、二月文昌会、秧苗会、三月财神会，四月佛祖会、药王会、五月磨刀会、六月川主会、火神会、曾祖会、七月中元会、孟兰会、地藏会、八月灶王会、九月秋报会、十月牛王会、冬月太阳会、冬至会等，各帮各行均有神会，全民均可与会。以上各种祀典神会，清代极盛，民国渐衰，50年代后全废。

（一）大成会

清光绪末年，清廷将祀孔列为大祀之礼。民国元年3月，四川都督通飭以农历二月上丁日祀孔。牲牢鼎实之数、乐舞之制，暂仍其旧，祀文改撰，礼节改跪拜为脱帽鞠躬。民国3年8月，北洋政府复令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与祭天同，惟改跪拜为三鞠躬。民国17年，国民政府以孔子忠君尊王之旨与三民主义不合为由，明令废祀。次年，经内政、教育两部议定，改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为公历8月27日孔子纪念日，大成殿为孔子庙，以祀先贤先儒，其崇圣、名宦、乡贤各祠均撤。因仪式

无规定，省教育厅于同年召集成、华两县知等暨省、县文庙首事、孔诞筹备员等，拟定先师孔圣诞日典礼办法十七条，呈准省政府通令遵行。纪念歌及祝词由各县自行制备。至民国23年，国民党中央党部以《礼运·大同篇》制为《孔子纪念歌》，通飭全国。

孔庙大成殿供祀“至圣先师孔子”之位，东西配祀先贤木主牌位91位，先儒大主牌位56位，两庑合计147位。清代每年农历二、八月设祭。开祭前二月，承祭各官均在县衙内斋戒，执事者书祀文，县学各官礼服执文列队，由礼生前导送至正殿中案安设，行一跪三叩礼。开祭前一日，承祭各官盛服监宰牲，择毛血贮净器，赞礼官引承祭官至正殿，视祝板，上香，一跪三叩头，退立两庑，亲视演礼。

正祭日，各官着服依次入门，赞礼官导引从东阶上殿，签字，西阶下。各门大开，乐舞生就位，主祭官、分献官、陪祭官就位，文东武西。司毛血官将毛血从中门捧出埋于西北隅坎内，由司主祭官司仪，奏乐，向孔子及诸子神位行唱、拜、祝礼，约一二小时止。

四川民间另有农历八月的“大成会”，亦是祀孔。民国《合川县志》：

“八月二十七日为至圣诞辰，各学堂学生醮金备牲礼祭献。祭毕群饮，谓‘圣人会’，亦谓‘大成会’。”

（二）文昌会

此会专祀文昌梓潼帝君，民间俗传为晋人张育（亚子）。唐始有敕封，宋入官祀。清定为中祀，岁以二月三日暨秋仲月致祭，民国初废祀。

四川梓潼县北有七曲山，又名梓潼山，传为文昌梓潼帝君发祥地，建文昌大庙，祭祀最盛。一年之中，计有农历正月之“迎神会”、春、秋二季庙会及春节期间之“文昌扫荡”等祭祀，略述如下^①：

1. 迎神会

梓潼迎神会，又叫“接神”，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是年，梓潼知县周树棠重修县城文昌宫，召集士绅商定，每年正月十二日从城北七曲山大庙灵应祠恭请梓潼文昌帝君巡幸入城，与民同乐，共度新春。迎神会的场面宏大，为县内年节重要活动，县民一致认同的风俗之一。正月十二日凌晨，城内及临近居民均起床沐浴更衣。城内居民设香案于门前，香案桌上系上红色绣花绸缎。置香炉，左右置腊台；有的人家还在香案上置镜屏和金鱼缸之类的装饰品，门前悬挂宫灯。家家门前熏柏树桠枝。

早上七时左右，即由城内一年轻

^① 转引自新编《梓潼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士绅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背印盒，胸挂如意，跨上骏马，直奔七曲山，请帝君起驾。后又飞马下山，报告帝君到达的时间。称“跑报马”。

上午9时左右，知县率领僚属、士绅人等，用红呢大轿抬上主管县城阴曹地府之事的梓潼城隍，一同到北门外接官厅恭迎文昌帝君。四乡八里的数万善男信女亦手执信香，项挂佛珠，口念“阿弥”，排列于“接官厅”至北郊烟堆山一带。有“十里路程香烟漫，十里长空韶光淡”之说。当报马由烟堆山飞奔而下时，文昌、圣父、圣母三乘凉轿也随后到达。善男信女伏祈祷。

凉轿停下之后，首事们立即小心翼翼地将文昌、圣父、圣母的木雕神像移到县城接神的“五岳朝天”的黄呢大轿内。接神大轿轿顶置五岳朝天木雕，四隅镶嵌镂空金龙腾云图案，望柱为半浮雕滚龙抱柱，其庄严华丽，如同帝王辇舆。

换轿之后，排列仪仗，整队入城。前面由两面开山锣开道，随后是4面“肃静”、“回避”的大牌，左右有数人手执“净鞭”清道。数百面彩旗、幡伞前导，接着是二三百人的“喜神”队伍，喜神头戴高而尖的纸帽（约2~2.5市尺高），上书“见吾者喜”、“吾神来也”等语。脸上擦粉抹红，多数穿大袍、戴墨镜、拿蒲扇，似城隍庙的“无常”神模样，扮

者多是许了愿后的完愿者。接着又是数十名手执木牌者，上书梓潼文昌帝君《阴鹭文》中的名言警句，如“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等，均为红底金字，格外醒目。木牌队伍之后，是狮舞、龙舞队伍，再后则是身穿古代勇士服装的28人，象征28宿，手执金瓜、钺斧熠熠生辉，威严逼人；接着是圣父圣母文昌城隍4乘大轿，轿前由4个宫女模样的年轻姑娘，手提香炉，内燃檀香，香气四溢；轿后由两个宫妆模样的姑娘执掌用孔雀、金鸡等羽毛制成、上缀珠翠等饰物的日月扇。每乘轿后均有3个乐棚，有由丝竹管弦组成的细乐乐队（多系各个善堂和佛学社的人），有由锣钹等组成的打击乐队（多系班社的乐队和玩友）。打击乐，锣鼓喧天，管弦乐，吹拉弹奏，徐徐前进。紧随其后是令人惊异的点“七星灯”的汉子，他们裸露上身，头包黑色丝帕，腰系红绸，戴一副墨镜，两手斜叉开，将与手臂长的两根龙头木杖杵在腰间，龙头下垂红绸，七盏油灯分别挂于额头、胸部、背部，这种灯本是挂在墙上作照明用的，俗称“巴壁子”。往身上挂时要特制一挂钩，才能挂在皮肤上，点燃时又烤又疼，没有忍耐力是很难坚持两三个小时的。据说，这些点七星灯的人多是为父母生病许愿还愿或作了亏心事的，在迎神时受点煎熬，可以

消灾免难。文昌巡行之仪仗队伍游行全城四大街，当文昌圣父圣母城隍四乘大轿经过住户门前时，住家人户的家长即率全家向文昌等神焚香点烛鸣炮叩首。游完全城后，即驻入县城文昌行宫。当天在文昌行宫的万年台开锣唱《群仙会》等川剧，向文昌恭贺新年。道士开始颂经做法事，城乡百姓亦陆续前来，向文昌、圣父、圣母、城隍等神拜年，献刀头敬酒，乞求万事如意。直至正月十八日，始送神回归七曲山大庙，送神礼仪与迎神相同。此俗相沿至1950年废止。

2. 庙会

乾隆四十四年（1775年），梓潼知县朱廉认为“梓邑帝君仙迹，蒸尝不应有缺”。即捐俸钱75千文，买房招租，所生之息，用作秋祀之用。自此，即有春秋两季文昌庙会。又相传，八月十二日为文昌成仙之日。每年之春会为农历二月初一日至十五日，秋会为八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川西北之广元、剑州、江油、绵州、三台、盐亭、南部、阆中等州县10余万信民，皆到梓潼七曲山大庙为文昌做会，成为川西北一大盛会。

每于庙会之前，即由会首将庙会准备情形向知县详细呈报。庙会第一天早晨，各行各业首事及县内各官，由知县领衔到大庙文昌正殿，行礼如仪。正殿燃点3对大蜡，3柱大香，每支大蜡约5~10公斤。其余各神殿

也燃点较小的大蜡，每支3~5公斤。首事主持仪式，官员、士绅及哥老头目等，从正殿到御阶列为九排，依次排列，知县为一排正中。先敬天，次敬地，再敬文昌。“天”包括玉皇及日、月、星、斗、宿、风、云、雷、雨诸神；“地”指掌管土地的社稷之神及五岳、四渎之神。由执事呼拜诸神的名字，呼一个祭祀者就拜一次。呼拜完毕即唱赞词、读疏文、烧表章、读祭文。第三天，由县内外举人、秀才结队前导，用8人大轿抬着文昌神像，在细吹细打的音乐声中，巡视庙宇周围，俗呼“举子祭游”。自此，县内及外州县之拜神者络绎不绝。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有不少“拜香队”，他们多是同村居住或亲朋好友结伴而行。每人身背香筒，手执信香，领头人手执铜锣，领念一段之后，后面的人齐声和以“南也——无也——阿弥陀佛”。一路上见神必拜，遇庙磕头，即使见了古柏树也要焚香叩拜。特别是进了大庙的山门之后，见了24级台阶（寓意二十四孝），更要一级一跪拜，拜一级念唱一段“二十四孝”的诗文。除拜香队外，还常有给菩萨送大蜡的队伍。大蜡长约50~70厘米。直径约10~12厘米，重约10公斤，每支耗油约10公斤左右。4支或6支大蜡插于特制的木架上，做成滑杆形状，由两人抬上，敲锣打鼓，敬献菩萨。一般善男信女烧

香叩头者居多，其中有捐钱的、捐油的、挂红放炮的，杀鸡的也不少。甚至有的不惜重金给菩萨穿金、换蟒袍。许愿得子者则要给“送子娘娘”献桃子。“桃子”系面制，可食，还愿者将“桃子”献神后，即撒向人群，抢者甚多。大庙庙会期间，各地川戏班子亦于大庙及大庙四周之天封寺、巍崇庵、青龙寺、火神庙、永济寺、长卿山等处万年台上唱戏，名曰“唱四方，拜诸神”。

庙会期间，庙内备有简易席桌，用两三斤肉，和着大量的蔬菜做成5小碟、10大碗的油席，收费低廉，就食者众。前面尚未食完，后来者已环立四周。甚至有人先伸一脚于凳下，故称之为“坐撇脚席”。

庙会期间，梓潼商帮及绵州、汉州、剑州、潼川、顺庆、保宁乃至陕帮都在城内摆摊设点。地点划定，不得“侵位占行”。一季庙会商品交易税胜过一年的农商税收。旅店无法容纳，与会者多在茶馆酒店、街沿屋角、庙前庙后坐待天明。故有“一季庙会，富了千家”、“一季庙会，万人兴奋”之说。

50年代初期，以庙会为封建习俗，禁止兴办。1978年后，庙会恢复，仍以每岁农历二、八月的原定日期为会期，每季赶庙会者都在10万人以上，但禁止在庙内焚香放炮。1987年以后，每年举办“梓潼县秋

季大庙商品交易会”，商品零售额和成交额均在4000~5000万元以上。

3. 文昌扫荡

清代，县民崇拜文昌，以为文昌既管文事，亦镇妖魔，即于春节期间抬上文昌神像到每家每户扫荡邪魔。是时，全县300余处文昌，加上邻近之剑州、江油、绵州、盐亭、三台、平武（指今青川）、昭化等县共1000余处文昌木雕像相继出动，到各自文昌神所辖之城乡各住户家扫荡邪恶。扫荡时间的长短视其管辖的范围大小、村落、院舍及住户的多少而定，1~4天不等。规模较大的有大帽山、巍崇庵、御马岗、青龙寺、千佛崖等，各庙宇均要在文昌起驾扫荡前先做7天神会。出巡扫荡当天，由地方贤达或有声望的人士充任驿丞官，身穿黑色礼服，头戴红顶毡帽，坐上滑竿，先一步到达文昌所要扫荡的地点联系。主人便摆上香案迎接，随后点上柏香，等待头戴黑色毡帽、翻穿皮褂、坐扁担的马士官到来。驿丞官和马士官称为“先行官”。礼毕，家境稍为富裕一点的人家都要摆上简便席桌，供先行官食用，“先行官”在文昌到后随即离开，前往另一家联系。文昌起驾时由身穿袍帽礼服的八人抬轿，八套锣鼓、锁呐开道，跟随文昌的有身穿号服、头戴红顶毡帽、手拿令笺或头戴将勒子、手拿大刀及其它器械的吼道班，还有彩旗队，前呼后

拥为乡民扫荡瘟疫。到达扫荡地点，各家还摆出素席，跟随文昌出巡扫荡者多者百人。到达住户家后，由执事领主人敬奉文昌，然后由二郎神和土地神（均由戴面具的端公或道士扮演），为其“驱邪、迎吉祥”，二郎神手执净鞭，土地神拄着拐杖，又唱又跳又舞，土地神说一句吉利话，主人家给一次钱，说的吉利话越多，主人家给的钱也越多。二郎神、土地神“驱邪、迎吉祥”后，礼仪结束，又走向另一家。

距县城较远的重华堰、长坪一带，文昌扫荡的时间及规模、形式与前面提到的地方略有差异。腊月二十九日开始做神会，正月初八日重华开场，八人大轿将文昌抬上，由八套锣鼓及唢呐开道，先在街上走一趟，称为出行，第二天下乡扫荡。先一步到达巡视地点的是打前站的道士2人，紧随其后的是文昌乘坐的八人大轿、锣鼓、锁呐及文武随员。随员身穿袍帽衣服，手持十八般兵器，旗帜招展，煞是威风。走在队伍最后的是由4人轮换抬着的木船和4个撑船人，意为用船将瘟疫装走。文昌每到一地，首先是鞭炮齐鸣，柏香烟雾缭绕。停轿后即由道士念经拜神。神拜完后开始说土地。道一句吉祥的话，问你“好不好”，回答“好”，就封一次礼。礼封得多就少问几句，礼封得少就多问几句，直到礼金封得差不多

了才停止，转入另一家。正月十二日扫荡完毕，十三日文昌归庙。此习俗相沿至1950年后废止。1990年后在个别村落又兴。

蜀中各地均祀梓潼神，但称谓、会期不尽相同，有相当地方称“瘟祖会”。清咸丰《阆中县志》：“五月十五日为‘瘟祖会’，其地区在太清观中，而此会较诸会为盛。瘟祖之神，谓即梓潼帝君。先是会中有不洁而赴道场者，于稠人中自言土神谴责，随即伏地受杖，自数其所杖之数，视其臀已青肿，以故人咸敬畏。……一会分数十行，各行咸先期于殿外结构屋为公所，以便执事其醮，曰“息瘟大醮”。醮天之夕，铙钹箫鼓，响遏云衢。醮毕，演戏十日。每夜香烟如雾，火光不息，其所为灯山者，亦如‘上元’时。十五日，神像出游，一切仪仗较诸会更鲜明整齐。男女之进香者，骈肩叠踵，随处拜跪，不必其至神殿也。”

（三）城隍会

城隍本为明代专祠之神。明洪武初敕封京都、开封、临濠、太平、和册、滁州六城隍为王，余府为公，州为侯，县为伯，附祭于岳渎诸神之坛。中祀三年，尽去封号，只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并定府州县官到任必先斋宿城隍庙，谒神与誓之制。令州县守令自祭。清代未列官祀，然地方视城隍为地方守护之神，各地神庙巍

然，朔望行香必及之。省城成都一城之中，竟有府、县（成都、华阳）城隍庙三处之多，足见其盛况。民国初官方废祀，但民间仍年年赛会。50年代后停止。

四川民间多以城隍诞辰为会，会期亦各地不一，民间乐此不疲。清光绪五年《蓬溪县志》：六月“二十四日，‘城隍诞辰’。先一日演剧，各乡民醵金结社，入城与会。或係（衬）竹蒙纱，饰五色为画船，长约丈许，剪彩作朵朵莲花，绰约掩映，装七八岁童子为驾娘，容与荡桨，三两成剧。舆抬以夜出，灯火荧煌，丝管嘈杂，不一队蜂拥历市廛，会于庙中。次日，城隍乘舆出，夫人驾从，警策在前，呵殿在后，旌麾日卷，幢盖云屯，羽葆缙黄以仪卫，钲鼓鏜铙以序鸣。选俊秀童子扮诸杂剧，以健卒舁之，层高累上，危出驾前。又，民间祈福禳灾，有縲纆以从者，有赭衣荷校以出者，有自涂面为鬼卒、被发前驱者，有雕盘盛诸重器、肃衣冠而淳者，行队分明，香烟氤氲，诣厉坛仍还至庙。一时拜者、兴者、献袍服者、供酒饌者、焚疏表者、妇女燃巨烛长跽持者，肩相摩，踵相接，阶以下无寸隙，有叩不得至地者。烛泪四溢，纵横成渠。于是，大门外俳优剧作，士女设棚幔，列坐观之，逢场不可数计。但见万首一黔，如蜂处房而已，凡十日罢。

按：地方以‘城隍诞辰’为会，蜀郡县多有之。……元费著《岁华谱》谓：‘赛会，承平之遗风，从民乐也。’据王稚登《吴社编》：‘凡神所楼舍，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曰‘会’。主其事者，曰‘会首’。荒隅小市不能为会，各殫其才智，以俟大会并入之，曰‘助会’。会所经行，张筵列炬，士女罗拜，曰‘接会’。是此风自古已然，亦到处皆然也。又《宣府志》：‘市人具香纸、牲醴于城隍庙拜祷，自其家门，且行且拜，至庙乃止，谓之‘拜愿’。又《梦梁录》：‘东狱圣诞，士庶答赛心悰，或献信香者，或答重囚带枷杻者，道路络绎，无日无之。’可知此俗之兴，各处相沿，蓬溪亦大同小异。”

民国《新繁县志》：十一月“十八日，旧俗以是日为‘城隍诞日’。舁神出游，谓之‘出驾’。前夕，装演判官、鬼卒及各种罪犯，赭衣縲纆，荷校桎梏，或挂灯于肘，或割刃于腹，群列于殿之两旁，谓之‘站班’。届日，神将出，则先驱以行，周游街巷，炉亭旗鼓，喝道鸣锣，辐辏喧嚣，观者如堵。庙中则演剧酬神，牲牢交错；街衢则高张彩幔，缀以华灯，累累然望之无际。士女嬉游，乐而忘返，诚太平景物也。民国久废。”

民国《合川县志》：“五月二十六日为城隍生日，必迎神赛会。或以古

玩器物陈设于棹，或彩缎扎成桶缴，旌旗飘扬，锣鼓喧天，有装无常者、装小鬼者、装乞丐者，装囚犯枷犯者，背负药贯（鑽），手执膏药者，种种奇怪统谓‘还香愿’。并将城隍偶像用彩舆抬出，妇女执香排列神前，且行且拜，齐声念拜，谓之‘烧拜香’。周游街巷，观者塞路，各乡镇，携幼扶老，纷纷沓至。神像所过之处，或献供或挂红，午后还庙。谓之‘城隍会’。”

四川营山县一年之中的五月，便有两次城隍会。一是五月十五日的“城隍会”，系县城隍庙的新城隍神“出驾”；一是五月二十五日的“京祖城隍会”，系县东岳庙的京祖城隍神（又称老城隍）出巡，均为地方规模最大的神会，唱会戏可持续数十天之久，还有两个戏班子轮番同台竞技，称“打滚台”，观者如潮，盛况空前。“城隍会”会期为五月十五日，从五月十一日起，全县各场镇之寺庙、斋公、会首纷纷率队来城，抬“架香”、“龙腊”，撑“万民伞”，鼓乐笙笛，且行且拜，周游城区。斋公行前，手执木鱼，信众拈香随后，行止跪起如会，称“烧拜香”、“烧朋香”、“烧架香”。城内神庙逐一参拜，最后至城隍殿前呈祝文而后止。参庙期间常有乞丐数百名沿途行乞，择字、算命、卖艺、行医、赌局、贩烟（鸦片）、饮食、百货等百业毕聚，四乡富绅在

庙中包厢请客看戏，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十五日正会期，凌晨，城中有一二百童子手执竹杆枪，身披盔铠，至庙前画脸扮鬼卒，冀可避灾。旋出城隍像，游转各街，所到之处，鞭炮齐鸣，观者俱跪拜，焚化纸钱。

五月二十五日之“京祖城隍会”，仪仗与之大同小异，惟规模、声势不及前会。

四川清溪（汉源）县的“城隍会”期为五月十四、十五日。每年设轮值会首，会前，当年轮值班会首派人到成都、雅安雇请戏班来县唱戏，除在会期上演外，各行各业均酬金点演，可持续一月左右。五月五日下午，各会首皆去城隍庙行“发班”礼，又称“放阴班”，即放出城隍庙中之鬼。当地农户黄昏时均不许童子出门，谓“避阴班”。五月十日下午，至城隍庙行“催班”礼，晚上“演煞”，将一小草人置于城北门之后，为会期拟捉的“鬼”，届时由“巡风”、“叉手”捉拿。会期还要“跑大神”。五月初五日后，县中养有坐骑的士绅，均将马匹集中到清溪城中饲养，训练。至会期，参加出驾队列扮像之人须斋戒沐浴，各到神像前焚香，按像定装，不得与人交谈，端坐于神像前。十四、十五日为城隍出驾。十四日着红袍，示在阳间；十五日着黑袍，示在阴间。出驾前，先发刘氏、李狗，继以五位“大神”，皆

骑马游街三巡后，直奔北门外，候城隍像。起驾前鸣铁炮三响，随驾有高台、平台、玉城官、书判、鸡脚、白路、巡风、叉手等“衙役”，后随仪仗，数套过街锣鼓。城隍坐轿行，直抵北门外行宫驻辇。稍息后返庙，称“回神”。城中许、还愿者皆列桌焚香设供于路旁，待神像至，跪拜，将供品撒出，众人争抢，谓可避邪。扮大神者手拎之红绳，亦在“回神”时争抢之，系童子颈、手，亦谓避邪之物。

清溪城隍会为远近数县大会，各县士女云集，商贾毕至，每届办会须千金以上，足见其盛。县内城隍会期不一，富林镇为五月十七、十八日；大树为八月十六日，皆与清溪会无大异。

(四) 浴佛会、盂兰会

两会皆与佛教传说有关。民间俗传农历四月八日为释迦牟尼诞，故名“浴佛节”；“盂兰会”又称“盂兰盆会”，源于佛教之《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的经变故事。然民间俗信，则多与佛事无关，为一大特征。与此类似的尚有观音会，民间信仰几至普及，无庙不供观音像。每年于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诞）、元月十九日（观音出家）、九月十九日（观音得道）办会3次，民间虔诚信徒于二月、六月、九月茹素，称为“吃观音斋”。至今不衰。

浴佛会 每年农历四月八日，寺庙僧尼作佛事“龙华会”，信众吃斋唸经，俗称“洗太子”。民间有于是日晨集朝露研墨，写帖贴于壁，曰“嫁毛虫”，谓可避虫灾。士女又买鱼鳅等放诸于水，曰“放生会”。此俗今无。

《大宁县志》（光绪十一年刻本）：四月“八日为‘浴佛节’。士民家以红纸条交互作斜十字，书俗语粘壁间，曰‘嫁毛虫’。（是月播秧）乡农有贫不能东作者，比邻约期助工，尽一日力，不受值，农家只备酒饭相款。以二人鸣金鼓，唱山歌娱之，工作益奋，曰‘打薅草锣鼓’。”

民国《合江县志》：四月“初八日为‘浴佛日’，诸寺僧作‘龙华会’。俗曰‘嫁毛虫’，裁红笺架十字，书韵语其上，或为种种层叠之式贴之楼柱或壁间。是月栽早秧，旧俗阡陌间列咂酒数坛，鼓歌会饮，名曰‘栽秧酒’，今不见矣。”

民国《新繁县志》：四月“八日，《荆楚岁时记》：四月八日，香汤浴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征。人家以红笺书韵语其上，纵横贴于壁间，谓之‘嫁毛虫’。县之三会院，旧有‘大佛会’，远近商人咸于是日趁集，游览者络绎于途，十余日乃罢。清季改为劝业会。入民国，偶一举行，今废久矣。二十八日，佛书：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诞’。今医

家皆奉唐孙思邈为药王，于是日设宴为寿，病家则制匾榜悬于医师之门，燃爆竹，喧鼓吹，以致其庆祝云。”

孟兰会 各地寺庙多于七月十五前办会，会期长短不一，一般七天。庙主（首事）设坛念《地藏经》，男女信众赴庙烧香礼佛，捐资超度亡灵。僧尼斋戒沐浴作拜忏、赏孤、放河灯等法事。“放戒”要高搭戒台，主坛者登坛念戒语，散发木刻之戒书；“赏孤”同时进行，焚化纸钱，散供食；“放河灯”须扎制竹架，红纸封面，内置陶灯，是夕燃放河中。放戒、赏孤、放河灯、拜忏皆击鼓锣，除拜忏外，均于日落后行之。

川俗，七月十二或二十四日，行“献食祭祖”。列桌设酒食，供祖宗牌位，祭毕，合家聚饮。夜烧包封（又称褚钱），内封纸钱，封面书写享供之人名号等，凶死者以石灰围包封、冥器，再点焚。烧包封后，携香腊钱纸、酒水饭食到户外赏孤，祭拜后，将酒饭泼撒于地，以碗盖之后返。民间或有会期上演《目连戏》者，俗谓“搬目连”。

50年代后，办会停止，但民间仍有为祖宗烧包封、供祭之俗。

民国《江津县志》：“七月十五日为‘中元日’。僧尼斋供，谓之‘孟兰会’。本目连事，后世割木削竹，

极工巧矣。俗‘中元’灯火，不减‘上元’，虽无鱼龙、车马之戏，而沿街历巷结彩缀灯，纸竹之工，穷极精巧。炽焰旋轮，流沙转轴，运动天然。藻画之外，尤重联络，托意寄兴，出以诙谐，多可诵者。俗谓‘中元’为‘鬼节’，故作佛事以度脱之，施粥放戒，坐台说法，燃烛于路，漂灯于河，为之接引。河灯之制，折腊纸成盏，盛油其中，炷灯于内，浮之中流，灿若繁星，殊可观也。”

民国《渠县志》：七月“‘立秋日’，特制清解药饵煎服，以除暑气，为‘秋药’。十二日，各家饰人为行装，停驻于野，临夕炳（秉）烛恭迎，名为‘接亡’。越二日为‘中元节’。丰陈祭品，并焚褚币，以奉其先，俗称‘过胖’。是日，各乡镇延请僧道超荐境内无祀鬼魂，并施食以饷之，名曰‘放焰口’。三十日丙夜，乡人燃香烛祭天，视空中色象预卜来年丰歉，名曰‘郊天’。”

（五）庙会

四川各地，旧时庙会极多，各工各帮均有神会，名目繁多，以佛道二教神佛为主，尤以佛教之观音信仰为甚。此与明清以来佛教禅宗之净土信仰大盛密不可分。一地年中常有数十会。据新编《灌县志》载：灌县（今都江堰市）23个乡镇中，民国间竟

有各种庙会 49 个之多^①。庙会一般带神会性质，亦多兼物资交流。会期一般 3 天，有多至七八天者。组织者一般为会首承办，各户釀金办会，有戏班献演，各色艺人献技。赶会之人，烧香拜佛，问卜求签，游山玩景、寻亲访友，交流物资，互通有无，皆各得其所，故多自发踊跃集会。50 年代以后，纯神会者停办，部份改为物资交流会。如郫县五月初五日朝望丛祠会自 1983 年起改为五月十五日望丛赛歌会；新都二月初一日木兰寺种子会；崇州市元通镇四月五日清明会等。

华蓥山香会 又称“驾香会”，正会期每年农历六月初一日至十九日，重庆、合川、遂宁、邻水、渠县、岳池、广安、武胜等地信众纷纷赴会，尤以妇女居多。《广安州新志》（民国 16 年）：“二月二日及八月二日为‘社公、社母诞辰’，城市临街搭台演戏，乡村桥梁山宅有庙处所，皆剧（釀）金祀神聚饮，曰‘土地会’。……十九日及六月、九月十九为‘观音会’，各寺观设斋醮，妇女拜佛烧香如蚁。……民人洁斋携资，往峨眉、遂宁、云雾、华银（蓥）等山进香，曰‘朝山’，仲秋尤盛。”各县各乡场均有吃斋茹素村姬，手执功果册籍，声言天堂地狱报应、大士慈航普

渡众生等语，妇女多解囊布施。届期各就本地庙宇建道场，集募金，定某日起行圣驾万岁亭，架香拜香，每场百十人不等。合川县大河坝场有‘大腊会’，铺张甚盛。“来赴者重趼数百里，扶老携幼，裹粮而至。一时土女如云，扮演装抬彩亭，穷工极巧，供张之盛，陈设之繁，水陆毕具。诸戏杂陈，市声嘈切，饮食若流，为涪江巨观。豪商大贾，巨家甲族，动费金钱数十万。十昼十夜，至于弥旬。”^②香会期间，各地民间戏曲班社赶会献技，在送神归山之“送驾”仪仗中，有名“云童舞”者。“圣驾”以竹木搭成彩亭，文童托香盘，武童擎灯笼，在前开路，锣鼓锁呐伴之，途中遇土地、庙宇，一一参拜。50 年代后，香会停办，“云童舞”及音乐经广安县文化馆整理加工，于 50 年代初参加全国及省民间音乐舞蹈调演并获奖。

合川龙多山赛会 民国《合川县志》：“岁三月吉为赛会。前数日即有裹粮斋宿来者，贩卖酒茗汤食果饼香烛百货戏具之属亦麇衔而至。西廊故有旷舍，其外长林阴翳，农壤高下，争置坐列釜灶，鳞次无隙处。而丐者戏者盗者博者伎者匪者娼者，皆结伴随趋，遥集山麓三场。诸所谋至辄倍

^① 《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页 736—737。

^② 民国《合川县志》卷三十五《风俗》。

获。临期，甫黎明，士女杂众而至，寺中如海沸，如潮涌，香烟上腾作浓雾；雾中万头攒动，往来上下，以目听，以手语，辨帽影钗光而已。俄顷驾香至，排挤益苦。驾香者，锦亭一，三足而锐，上凡三层，金嵌彩缕，中作万岁牌及诸神像，命曰‘圣驾’。一衣黄者肩之，行张盖列仗随之，如王者仪卫。钲鼓鐃聒，杂龙狮诸戏，跳掷作曼延舞。为首生监，靴顶拈香，蹙蹙其中。别以数人，腰黄裙，捧提炉香，俯倭旋舞，余皆青巾裹首，背香筒，手小凳，蒸香其端。又一人佩小黄旗，击铜钲，高唱‘南无’，则人敲木鱼应之，齐声诵佛偈，如乱蛙竞鸣。步步拜礼，多至三四百人为一队，或作巨烛如臂，上施金箔，龙焉凤焉，数以九扛献元帝，略如驾香仪，曰‘大腊会’。其一曰‘拜香’，无亭仗龙狮诸事，服饰、拜诵、鼓乐皆同，人亦不减。此外，老少妇女百十为群，争辨发作男子妆，种种色目无少殊，是则所谓拜香也。如是者十余队，沿途一木一石一碑一冢，皆肃肃供香火，跪抬惟谨。及山，遍参诸神佛物事，然后诣壁山神殿撤香，名曰‘朝山’。”

宝顶香会^① 大足旧时庙会（香会）甚多，县城城隍会、龙水灵官会、雍溪东岳会、国梁祖师会、大堡

三皇会等等，皆为地区性的迎神赛会。一次香会热闹十天半月，融拜神、民俗、旅游、商贸于一体，大致月月有会，甚而一月数会。县官发行印簿，令各行各业集资雇班演戏。在诸多庙会中，以宝顶香会历史最久，声势最大，名闻遐迩。

宝顶山寺自唐而宋而明，均受到朝廷敕赐。明隆庆五年（1571），宝顶山寺住持悟朝立《敕赐圣寿传灯记碑》：宝顶称诸山之甲，考其开创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奉朝廷敕赐三道，以表佛迹之奇。蜀献王令旨二道，所以嘉天作之美。迄今历年香火，代不乏人。弘治十七年（1504）宝顶山曹琼《恩荣圣寿寺碑》：圣寿寺建自唐，宋熙宁间敕赐今号。

宝顶香会自明以后十分兴盛。康熙二十九年（1690），荣昌知县兼摄大足县事史彰《重开宝顶山记碑》道：“历代香火最盛，名齐峨眉，蜀人有上朝峨眉，下朝宝顶之语。”“元明香火震炫川东”。宝顶香会顶礼观音菩萨，自正月中旬至三月初前后四五十天均为会期，以农历二月初一、十五、十九上山拜佛者最多。十九，谓为观音菩萨生日，为香会正期，尤为热闹，香客来自省内各州府县，外及云贵陕等各省。民国25年王化云视察日记：“佛教胜地宝顶山，每

^① 转引自《大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页233~234。

届古历二月内，附近各县善男信女往来进香拜佛者约十余万人。”

香客有散客，有团体（架香）。团体朝山结成“架香团队”（俗称“朝贺”），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各身佩黄袋，腰围小黄裙，手执黄旗，“流星”开路，龙灯狮子前导，随后旗锣伞帐、九品香烛、圣驾天子、十八学士、十八罗汉、二十八宿，沿途吹打喧腾。每到一处寺院或城镇，引香师即领唱佛偈。进入宝顶大佛湾，亦由引香师领队，唱佛歌（佛偈子），随众手捧香、花、灯、水、果、茶、食、宝、珠、衣等十色供盘，鼓乐齐鸣，鱼贯而行。在大悲阁拜千手观音，交香后，到圣寿寺狮子坝耍彩龙，游城，再到各殿，最后，到山顶维摩殿朝拜（表示上“三十三天”）。每日架香团队少时十多个，多时百多个，常常排轮次等候至深夜。香客献彩送匾，许愿还愿，挂功果等个人活动亦非常拥挤。十九日夜半烧子时香，烧钱化纸无数，爆竹声震天。

香会期间香山场四周摊棚林立，热闹至极，香客、商贩、赌徒、乞丐各色人等云集，各州府县亦有来此做生意的，买卖兴隆。县政当局必派警丁维持治安，防区时期有驻军一连前去镇守。演戏耍把戏，比武打擂，竞赛狮舞彩灯，应有尽有。香会尾期由叫化营唱佛，见什么，唱什么，逗众取乐。香山场四周农民多造楼房，捆

扎通铺，四五人搭一被，供香客短暂歇宿，此去彼来，一夜可接待香客三五轮次。也有打锣鼓者，提香篮者，受雇于香客。附近农民靠香会收入可维持半年生活。县城附近也有许多抬香架脚力。

50年代后宝顶香会冷落数十年。80年代加强大足石刻宣传，圣寿寺对外开放，宝顶香会再度兴盛。每年旧历二月十九，县内外到宝顶烧子时香或旅游观光者数以万计，大小车辆络绎于道，由宝顶沿公路一直停靠到7公里外的化龙乡。

宝顶香会为礼佛活动，也具有春游、娱乐、商贸性质，对大足的经济文化民俗有相当大的影响。史彰《重开宝顶山碑记》：“闻前人言，山寺兴废，关系邑之盛衰。寺盛则民皆安堵，寺废则民尽逃散，如欲招集逃亡，宜先开宝顶。”

据宋朗秋收集记录，佛偈子、路本是“十忏”、“十报”衍化而来的口头唱词。如，“十忏”：一忏，忏了千年罪，二忏，忏了万年愆，三忏，万孽如粉碎，四忏，地狱化红莲等。“十报”：一报，天地盖载恩，二报，日月星光恩，四报，父母养育恩等。十忏念4句就加唱1句“佛唉！南无阿弥陀佛！”十报念一句提一佛名号。十忏、十报最后皆合唱两句佛名。唱调有秦腔韵味，更多是受昆腔影响而形成的川腔。引香师还要沿途领唱

《礼佛》歌：(领) 佛呢南无阿弥陀呢佛，烧香呢烧到南海岸哟。南海岸有一座普唉陀山，八大金刚来(白：起香锣！)(咚当咚当，咚咚当当)拉纤嘞，四大天王把地橈搬。沉香木拿来作唉船板，杪楞树儿作唉桅杆。不渡无缘渡有缘呐，南地无唉南无阿弥陀唉佛。

平都山香会 明初，丰都县平都山(又称名山)，每逢春季，都要举行盛大的朝拜天子爷爷的香会。清代和民国年间，每逢二月初八(浪子会)，人们成群结队上山，朝拜天子娘娘。山上的僧侣、道士全靠香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到丰都赶香会的香客，有的是独自上山烧香，称“散香客”，有的是由30~60人，乃至百余人组成进香队。

每年二月初一到初九，来自重庆、江北、长寿、垫江、万县、忠县、涪陵的香客云集丰都。水路是由木船来，一条船就是朝山进香的一个小分队。上岸入城行进中，前面吹唢呐，敲锣击钹打鼓，举神幡，抬神亭，跟行许多香客，也有抬送大烛的。陆路则较艰苦，因是长途跋涉，人人手提草蒲团，走几步就喊声“纳莫阿弥”(纳莫即梵语南无)，下跪一次。多数都抬送有大烛(是用白铁打成小盆口大的烛，外涂红，中空，装

清油)，一路也有锣鼓钹幡等吹吹打打来朝名山。

陆路香客主要是垫江、大竹、邻水的。本地人是以烧拜香(方式与大竹、邻水一样)，从正月初二到二月末，拜香者一队一队不绝于途。进香分两种形式：一是烧拜香。从动身出门到烧香完毕归家，始终是有组织的。每队由两个“叫口先生”领队，一人打钹，一人敲“钹子”，在前面引路，后面紧跟着两人一伍的长列香客。香客在“叫口先生”的率领下，边走边唱，作揖打拱，一唱一和，路上逢庙必拜，逢牌坊、土地都要插香烛赞祝一番。这种进香队的行进速度是较慢的，从城里、山下到山顶圆香需三至四天。

香客们头缠白布长帕，帕上载有红绳结子，身挂色布裹肚，兜里装有铜钱和炒米(备给庙上的灯油钱和施与乞讨者的钱，炒米是游奈何桥时洒用)。背竹制香筒，中插香签，手捧前端有香烛炷的小木凳，边走边念佛偈。路上逢庙必拜，逢牌坊逢土地都要插香烛赞祝一番。主要神庙有川主庙、城隍庙、东岳殿、北岳殿、报恩殿、南岳殿、十王殿、地藏殿、血河池、玉皇殿与天子殿。还要上文疏、拜忏，仪式隆重，情绪哀切。

附 叫口唱词举要

“太公钓鱼失了钩”

(众人帮腔：纳唛呀莫唛)

“不知失落哪滩头”

(帮：纳莫莫呀佛呢陀)

“有人拾得滩头钩”

(众人帮腔：纳唛呀莫唛)

“这场香事一笔勾”

(帮：纳莫莫呀佛呢陀)

“丰都县、丰都城”

(众人帮腔：纳唛呀莫唛)

“丰都像把关刀型”

(帮：纳莫莫呀佛呢陀)

“关刀样式生得好”

(众人帮腔：纳唛呀莫唛)

“甘蔗坝子不得行”

(帮：纳莫莫呀佛呢陀)

“赦小过，举贤才” (以下帮腔式皆同，上下句式各一)

“众位居士莫吝财”

“行善自然得好报”

“一文能招万文来”

另外是烧供香。多由本县的僧人率领。香客出发前一个月，须在家中祭门神、灶神，前三天要沐浴斋戒、男女分居；出发时，每人须在名册上画押表诚心，并带足干粮，一路除喝水外，不吃饭店的东西，遇熟人不准交头接耳，一切恶声恶色都要避免，一切邪念都要除去，一切痛苦都要忍耐。专心虔诚奉神，不得与人争斗。

香会期间，城内点有蜡烛（直径一尺，高数尺），街道两旁饮食摊点甚多，往来十分拥挤。山上各庙的僧道，对香客倍加殷勤，见人入庙敲罄招呼：居士丢灯油钱啦！菩萨保佑你（们）无灾无难，寿高北斗，求子得子，求财有喜。进香的香客，有祈愿和许愿之分，祈愿者一求活人病愈、生子、延寿，二求死人灵魂免去地狱

之苦，早得超生人世。

祈愿者祈求之事与所求之神，有固定的关系。对“阎罗天子”要求生者延寿，或要求赦免死者的罪过；对“地藏王”要求救死者超脱；对“血河将军”要求赦免血河中的女鬼魂，或保佑产妇的安全；对“送子观音”要求送子；对“财神”要求生意顺利；对“眼光菩萨”要求医好眼病等。

遂宁香会节 遂宁广德寺座落于遂宁城西香山（又名卧龙山），号称“西来第一禅林”，始建于唐代。该寺与同县之灵泉寺，每年办香会3次，皆以观音会名义兴办。其中，六、九月会期约一月，二月会期为两月，远近闻名。清乾隆间（1787年）遂宁知县李培岷有《广德香会》诗：“二

月和风初应津，击鼓吹竽市填溢。已见邻封迎驾来，还看士女倾城出。青纱蒙首朱丝萦，旃檀执拜心明诚。幡幢纓络路不绝，万日喃喃同一声。发如灵泉终广德，大众微尘动瑶阙。”正是二月香会之盛况。

二月香会 每年从正月初一开始，至三月初三历时两月余结束。云、贵、陕、甘、两湖等省和四川百余州县的善男信女，有的分散前来朝山，有的自发组织“朝山进香会”结伴前来灵泉、广德朝山进香，年逾百万人次。每个朝山队伍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打着彩旗，扛着圣驾，抬着九品大蜡，端着盛有盐、茶、香、花、果、宝、珠、灯、水、衣的香盘，腰系书有“朝山进香”四字的黄色围裙，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吹箫弄笛，敲锣打鼓，舞狮耍龙，徒步先到灵泉后到广德，虔诚地进行朝拜。观音殿内，香蜡架上几十对长约80厘米，直径20厘米，上缀五彩花草龙凤的红烛，光焰熠熠；青香长约1米，粗10厘米，紫烟缭绕，弥漫殿堂。信众虔诚顶礼膜拜，首踵相接，肩臂互摩，默发祈愿。

遂宁各业行帮的“朝山会”，由会首事先协商，从正月十五到三月初一，每天一个或几个依次朝拜。朝山队伍十分壮观：首先是锣鼓开路，巨大彩色横幅上书“××朝山会”，数十面彩旗，绚丽缤纷。又是鼓乐队，

各行帮以自己的商品、产品、工具组成各种形式的图案仪仗，进行展示。如：绸缎帮把各种绫罗绸缎做成旗伞、衣裳、围幛、飞禽走兽；瓷器帮用上千个白瓷醋碟扎成两米多长的麒麟，或白瓷调羹（汤匙）扎成三米多高的白鹤；干杂帮把海参、鱿鱼、银耳、黄花、花椒等缀成幡盖、旗伞。各个行帮各具特色，既是绚丽新奇的仪仗，又是生动活泼的商品、产品广告，互相争妍比胜。笙箫细乐队之后，并排高举“肃静”、“回避”木牌，二十四器（二十四柄锡制仪仗）护卫“圣驾”，后跟日月牌、珍珠伞、万民伞、横匾、锦幛。围鼓队后，是由数个富家儿童装扮的僧、道、官、将、英雄人物、乘着明轿、骑着摆马（彩马），每个两边都有一队服装华丽的侍从护卫，以还愿祈福。接着是彩旗、彩宝、彩狮、彩龙、笑面和尚和装扮成各种人物的高跷队，边走边舞，杂以唢呐、锣鼓。之后，是八至十二架屏台，每台由八人扛抬，台上由所雇的艺人穿着戏装，扮演川剧折子戏，如“临江宴”、“五台会兄”，“柳荫记”等片断。戏中人物都用铁柱固定。如“洞宾戏牡丹”，就是吕洞宾站着手举拂尘，拂尘尖端单腿立一小脚女人。最后是纸扎灵官，高丈余、手执钢鞭，怒目圆睁，威武异常，以殿后护卫。朝山队伍长达千余米，先在城内示游后，乘船过河至灵

泉寺朝拜，再到广德寺朝拜，然后至城隍庙烧圣驾、灵官等纸扎物后结束。

二月香会期间，附近州县的乞丐也云集来此，不下数千人。从西门长乐观到广德寺；从仁里场新街到灵泉寺上庙，沿途两边，一个挨一个乞讨，有的乞讨所得够大半年生活。香会最后一天，就是丐帮朝拜，也一样打着旗伞，端着香盘、吹箫弄笛，舞着草龙、草狮，踩着高跷、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队伍整肃，别有风趣。

二月香会节，“香客”众多，遂宁全城几百家旅馆、客栈、夜夜爆满，有的宽床每铺睡三四人，一铺每晚要轮流住二三批人。不少香客找不到住处，就在街沿边蹲一夜。城内许多人家还住有乡间或外地来朝山的亲朋。不少商店和饮食服务行业，都是昼夜营业，以便香客朝山后食宿和采购一些土特产品和时髦商品，这期间，全城工商业的营业额可达全年的三分之二左右。

六月香会 六月十九日正当三伏，暑气逼人，但川中十余州县及本县城乡的善男信女，从六月中旬开始，成群结队前往灵泉、广德朝拜。有的朝山队伍跟二月香会一样打着彩旗，扛着圣驾，抬着九品，腰系围裙，手端香盘，敲锣打鼓，舞狮耍龙，口念弥陀，冒着烈日，徒步而

往，虔诚礼拜。如遇阵雨，仍坚持不停。为了等到午夜烧“子时香”，香客大都在两寺歇宿，寺内殿堂、走廊、院坝，寺外的树林、小道、空坪，甚至山门外的路边，坐的、睡的、靠背静坐的，到处都是。六月十九日午夜的“子时香”更是灵泉寺的传统吉时，香客在寺周歇宿以待烧香的就更多。

九月香会 九月十九日正是秋收以后，广大农民为了感谢观音菩萨保佑，获得丰收，进香还愿酬献者多，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家口清吉。从九月上旬至下旬，结队的朝山队伍，除了旗伞、锣鼓、狮龙以外，主要端着新收获的五谷杂粮、棉花、花生、果品等农副产品盛装的各式香盘，或抬着精绣的彩幢、黑漆的木匾，来进香还愿，在朝山以后，大都在城内买些过冬和过年的用品，所以商业也很兴旺。

灵泉、广德二寺一年三次香会节，对繁荣地方经济起了较好作用。民国13年（1924）；川军陈国栋部驻遂宁，二月香会期间在广德寺举办擂台比武，参加人员有部队官兵和各地武术拳师，因属创举，前来参观者甚多。民国15年至24年（1926—1935年），驻防遂宁的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利用二月香会节，年年举办“劝业会”。辖区各县及外区工商业者，运来工业品、农副土特产品和各种洋广

日用百货，在两寺的柏林及空坝、大路旁摆摊设点，进行展销。还悬挂说明图表，配以解说员讲解和宣传，甚为引人注目。在广德寺青龙嘴还搭戏台演川剧、马戏；设立擂台，比赛武术、提出“练兵习武，发扬国术”的口号，边防军官兵和遂宁城乡武术人员大都参加，川中几十个州县的武术拳师多应邀前来打擂，争夺奖牌，每天观众上万人。民国24年，川政统一后，第十二行政区督察专员罗玺兼遂宁县长，于香会节期间，将所属九县的工、农、商各业土特产品齐集广德寺前举办展销评比，比之李家钰军驻防时期办得更为充实热闹。陕、甘、青、藏、两湖、云贵及川内各州县来朝山进香的更多，灵泉、广德两寺的佛事活动更是兴隆。香会节大规模的朝山进香活动于抗日战争爆发后才逐渐缓减。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二月香会节”期间，朝山进香者，复又增多，盛况空前。

50年代后，“香会节”长期停办。1985年11月1日（农历九月十九日），灵泉寺重新开放，正是九月香会节，前来进香的、朝山旅游的特别众多。第二年二月香会节正会一天朝山者达七万余众，摩肩接踵，人流如潮，欲停留不行，或欲急行皆不可能，只能随人流挨班而进，观赏、礼佛。在香会期间，寺僧应信士之请，结合进行“打普佛”、“放焰口”、“诵

经”、“拜忏”等佛事活动，气氛甚浓。平时，来寺游览、朝拜的，日以千计，较昔尤盛。

四川各地其它庙会多以供奉神佛生日为正期，每年定期举行。如三婆会在农历三月三日，俗朝彭山县仙女山，旨在求子，以妇女赴会居多。会期有“抢童子”之俗。会首将木雕童子从高崖抛下，得者夜以鼓乐前导，送至无子人家，称“送童子”。此俗盛于川西南一带。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关爷会，又称“关刀会”，祭关圣帝，为哥老会专祀。王爷会在农历六月六日，自江西入蜀者祀许真君，湖广及川人祀秦蜀守李冰。民国《合川县志》：“六月六日，称‘王爷生日’。王爷者秦蜀守李冰，载在祀典之通佐王。然民不问何也，王爷而已。近水业贾必祭之，或演戏甚至逾旬。县属三江均有是庙，城居乡居，悉祭于家。是备牲丰焉。士民家曝书帙衣裳”。川俗，六月十四日为川主会，专祀李冰，始于清雍正五年（1726年）之清廷敕封，川民感其德而祀。《万县志》（清同治五年刻本）：“六月十四日祀川主，农家最重此会。醮钱买豚以祭，量人数以桐叶包肉蒸成鲊派分之，亦犹陈孺子之公社肉也。”农历九月初一至九日为“九皇会”，禁屠，民家多斋戒，不饮酒，不茹荤，谓“九皇会”，间有全家不茹荤者，谓之“洗锅斋”。农历十一月初

一日为牛王会，是日农人息作停耕，饷牛。《长寿县志》（民国33年）：“十月（初一日牛王生日）蒸糯米，捣糯饭牛，并粘牛角，令其临水照，见则牛喜酬其力，曰‘饷牛王’。”另有求一方平安之“土地会”，多在农历七月七日，民间亦有“乞巧”之俗。清同治《万县志》：“七月‘七夕’，女子有穿针月下以‘乞巧’者，或以碗水掷豆芽，水中视其影，或象笔，或象如意，或象花，则谓之‘巧’”；或象锄，或不成形，则谓之‘拙’。‘中元’，祀祖祢，烧纸钱、包袱，故鬼、新鬼咸具。新鬼，更剪纸为礼服，常裘服，贮纸箱中焚之，谓之“送寒衣”。剧（醮）金作‘孟兰会’，云赈济穷鬼也。是月，新谷既升，有荐新祖考之礼；客外者，未逾中元，不敢遽食新也。”嘉州（今乐山）有“厌胜”之赛会，每年举办，历明清两代至民国不衰。民国《乐山县志》：“五月初一日，俗赛‘炎帝会’，首曰神农，居北关外之沁水院。昔有术者，谓嘉州多火患，改移神住万福寺以厌之。每岁此日，城区内外各庙轮流迎赛，演剧数日，至初六、七日始各奉神而归。欲迎神者，先一年悬牌，或前数年悬牌，后则各凑集资款。临期，斗奇争靡，备极其盛，以悦人耳目。神为明正统年制，近今五百年不衰。”

上述庙会，一般规模不大，会期

也有农副土特产品交易，办会酒。50年代后均停办。

（六）其它祭祀

1. 家祭

蜀中旧俗，家之中堂，必置桌案香火，供神龕。大书“天地君亲师位”，人民国以后，则有改书“某氏昭穆香位”，亦有左右两行小书“文武夫子，福祿财神”之式，名曰“神榜”。贫家仅承以版，富家为之龕，雕缕篆刻、横匾，对联饰以金碧，藻饰灿然。旁供文武夫子、观音、文昌、财神、王爷。由楚入蜀之家，常有阴阳法官等名，外列神主，下供长生土地牌位，谓之“香火”，亦谓之“神龕”。朝夕焚香，朔望则燃香烛，焚楮帛以祀之。春秋尝新，岁时伏腊，享荐尤重。灶神则书“灶王府君香位”，或书“五祀之一香位”，有供于家龕者，有供于厨内者。坛神有两名：“一曰‘屋基坛’，又曰‘磴磴坛’、‘下坛’，刻石为之，上圆下方，供于室西南隅；一曰‘篲篲坛’，又曰‘上坛’，以竹编，糊以色纸，中置鸡卵，供于家龕之侧，由楚入蜀之家多有之。旁列坛枪，或书“赵侯元帅、罗公仙师、五通盟王”等，旁书“领兵郭氏三郎”，乡人呼为“小神子”。俗，庆贺则杀一豕，招十数村巫解秽扮灯，谓之“大庆”。用白纸十二张，巫以剃发刀自划其额，滴血点之，粘坛侧，谓应十二月之数。凡

家有祷祀，亦必为此。

土家大族有宗祠者，则祀神主于祠。有力者别建支祠，然百仅一二而已。祀时以春之清明、秋之中元、冬至之日最为风俗所通尚。祭品羊豕各一，外列筵豆簋簠，杂陈时食果蔬，行“三献”礼，始瘞毛血，迎神、上香、献帛、奠爵、读祝、辅之以肝，曰“初献”；再辅以膏，曰“亚献”；次辅以鱼，曰“终献”。三献礼毕，而以奠茶、祝嘏、受拜、送神终。拜跪礼，旧为三跪九拜，民国后则通改一跪三拜。有家丧开奠，行祭礼亦同，惟加告思亲、歌蓼莪、讲丧礼各章。

蜀中各地祭祖，俗最重“冬至”。择方志之述如下：

民国《广安州新志》：

“十一月冬至，土庶家建有宗祠者必择日聚族，备牲礼庶馐以祭祖

先，谓之‘冬至会’”。中旬下旬，民家有坛神者，择吉延巫于家，张神案，宰牲具礼，献生献熟，必敬必诚。有撤坛、安坛、放兵、收兵诸法事，并倩（请）优伶酣歌谑浪，以娱神明。观者开堂有一日一夜，有三日三夜，谓之‘庆坛’，俗又名之曰‘庆老爷’。无力之家则于宰年猪时具牲首酒礼以供，谓之‘献坛’。民家养豕多于冬至后择日宰之，届时招集亲友宴饮为乐，谓之‘吃庖汤’。“‘冬至’，祀先祖、宗祠，受胙饮福，合族属观谱，添注丁口。家户皆有坛神，曰‘养牲坛’，三年小庆，五年大庆。延巫连日彻夜演法，巫装女饰，唱俚歌，宾女贺饮，曰‘庆坛’”。

50年代后，家祭诸礼多废。80年代后，农村又渐有于家中供祖宗神主之俗，惟老人信之而已。

附 庆 坛

庆坛和祭社都是向神祈福免灾的活动。祭社供奉的是社稷（土地、五谷之神），保佑五谷丰登，有穿有吃。庆坛供奉的是邪神，俗呼“坛神”，祈求保佑阖家（或一地段）免受瘟疫，人畜平安。祭社是官办，庆坛是民办，由坛神供奉者或会首请端公（巫师）主持其事。

四川巫的流派很多，有属于道教的道巫；有和佛教渊源很深的佛巫，还有包括儒道佛在内称做三教合一的巫。大派之下

又有小派，各在一定范围之内学法传道，互不相通，所谓“各师各教”。在学成之后，掌教祖师根据学者的才能和道行，要授于不同的职号，如一种低级的叫“茅山职”，只能跟随大家一起做法事，当下手。中级的“文昌职”，庆坛时可以担任掌坛师；高级的叫“玉皇职”，只有他才能焚烧玉牒上奏天廷，职号最高。端公都是男的，请神、安胎、打醮、打保福、庆坛等法事，都是由端公做。还有一种女巫，叫

师娘子，只能做下阴、观花、跳神，而不能做打保福、庆坛之类的大法事。

坛，本是古代举行祭祀、誓师等大典用的台子，多用土石筑成。四川各县，都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厉坛等坛庙。乡村里多是土地庙、谷父蚕母庙。庆坛自有其坛神。坛神有单家独户供奉的，也有全村若干家共同供奉的。关于坛神的说法，也不一致。有的说，坛是一块石，是女娲补天留下的，所以坛神要用石钻成凹形，安上坛枪和土加五谷而成。有的说，坛是老君“一炁化三清”化出来的。一般地说，坛有三种，一种是碓窝坛，石制碓窝形，填土，安坛枪，写神牌；一种是篾篾坛，篾篾形，填灰，加钱，竖坛枪牌位；还有一种罗公坛，神案正中供罗公祖师。清道光八年编的《盐亭续志·时序》中有：“坛神，人家多于室西北隅，去地尺许，设牌绘象，岁暮割牺献之，名曰庆坛。”庆坛有两类，一类是全村集体庆，由各家户集资，会首承头，在村头坛神庙传坛；一类是一家一户向坛神还愿，多在堂屋阶沿上做法事，也有到坛神庙的。大凡一年一小庆，只换换坛神榜，有一两个端公做法事便行了；三年一大庆，就要请客耍灯，端公由五七人到十余人不等，热闹非常。

端公庆坛，分做“庆正坛”和“庆耍坛”两种。“庆正坛”就是做法事，如：请水上坛、申文发牒、领牲献帛、安神扎灶、折坛放兵、回熟贺坛、收兵安坛、禳星拜斗、谢土断愿，书符退病、招魂安灶、茅船遣送，收净伏魔、红山勾愿、清宅扫荡、安神归位……名称繁多，喊法也不一致，用时可多可少，它可供一、两

日、三日、以至多日使用。“庆耍坛”则是请端公班唱“花戏”，“灯戏”，基本是娱乐性质。请神有一段词是：

桌子高上一令牌，
师祖师爷下凡来。
东方一朵青云起，
南方两朵赤云开。
西方三朵白云起，
北方四朵黑云来。
中央五色祥云起，
有请师祖师爷下马来。

端公请的神祉大多是道教民间俗神系统诸神：

一是英雄王伯党，
二爷拖刀斩蔡阳。
三人哭活紫荆树，
四马投唐小秦王。
五郎月下赶太子，
瓦桥三关杨六郎。
七擒孟获诸葛亮，
八千子弟汉张良。
九里山前活埋母，
十面埋伏楚霸王。
十一仁贵征东去，
十二孙仁汉刘邦。
十三太保李存孝，
十四水手王彦章。
十五夜打登洲府，
十六刘秀走南阳。
十七长枪花关索，
十八罗成去投唐。
十九姚期马武双救驾，
二十八宿闹昆阳。

这些神祇，是从《西汉》、《东汉》、《三国》、《说唐》、《征东》、《五代残唐》

和《杨家将》等通俗演义选下来的英雄人物。可见，即使端公庆正坛这些庄重其事的法事，也带有给观众以娱乐趣味的。在庆正坛领牲献帛里，本来说的是主家要“杀猪”（牲）和“烧纸钱”（帛），很诚敬地奉献神祇，在这之前有一段叫做“卖猪”、“买猪”的表演。卖猪的夸奖猪儿喂的如何好，买猪的指出有哪些缺点，于是进行讨价还价。后来由一位中间人（也是端公扮演）出来讲好价钱，请个刀儿匠（屠夫）表演吆猪、擒猪、按猪、宰猪、吹气、烫猪、剖肚、开边，最后将全猪匍在桌上，以供祭祀之用。有说有唱，许多引人发笑之处。庆坛家的主人也成为节目中的角色，扮演猪的主人和端公一起演出。有端公看到猪儿被杀，还感叹起自己的身世来：

一把刀儿长五寸，
拿在手里战兢兢，
想起我们端公什么命，
住的破房石岩村，
吃的糠和菜，
穿的烂襟襟。
看到实在不忍心。

以下接着正坛“领牲献帛”。由“光禄师”（屠夫、厨师）把猪杀了烫好，摆在桌子上或阶沿上之后，执法师穿戴好，把牌带搭在肩上，右手拿牛角吹出来，左手拿着点烧的钱纸走向献帛台，锣鼓打在执法师的脚步点子上，把钱纸丢地，夸奖了猪儿之后，又请出主家说出传坛的好处，再叫“光禄师”要办好席桌。唱词如下：

而今世俗人眼浅，

只重衣冠不重贤。
十六两当成一斤半，
交与光禄师把菜办。
好好切，好好算，
总要味道办的鲜。
莫学昨晚那厨官，
不会切来不会算。
肥的切得薄片片，
瘦的砍成刀尖圆。
肥的肥，绵的绵，
酸的酸，甜的甜。
咸的咸，淡的淡，
有牙齿扯得打颤颤，
没牙齿，齧两齧。
细娃扯得把妈喊，
老婆婆扯得打偏偏。
尝咸淡，小的拈，
切记莫把大的盘。
盘了小的还则淡，
盘了大的老板不喜欢。
老板都还好点点，
唯有老板娘子怒冲冠。
翘起嘴巴马起脸，
翘起好象毡帽沿。
背地就把当家师傅来埋怨，
原说不请你这厨官。
光禄师你如这样办，
明天不给你拿工钱。

这是供奉祭祀的正坛中的唱词。虽然是正坛，实则同耍坛唱灯相差无几了。

旧时四川各地，无论是庆坛或唱灯，主持其事的大都是端公。只要提到某家在庆坛，那就一定有灯戏可看，说去看灯，那就不一定会举行庆坛那套法事了。

2. 杂祀

蜀民旧俗，多信巫重祀，民间淫祀之风颇盛，名目不可尽记，其俗今多废。略引旧志，存之以备今人观考。

民国《新繁县志》：神道 县俗祀于家者，曰天地君亲师，曰某氏始高曾祖考妣，曰门神，曰井神，曰灶神，曰中霤神。民业则各祀其所始：纸业祀蔡伦，泥木石业祀鲁班，五金业祀老君，酒业祀杜康，机织业祀机仙，靛业祀梅葛仙翁，豆腐业祀淮南王，鞋业祀孙臧，织履业祀刘备，缝衣业祀轩辕，理发业祀罗祖，屠宰业祀桓侯，厨业祀詹王，医业祀孙思邈，演剧祀唐明皇，胥吏祀萧曹，船户祀王爷，商人则通祀财神。外有五省会馆，各从其籍而祀之：湖广籍祀禹王（两湖为水汇，故祀之），福建籍祀天后（宋福建莆田县林氏女始封灵惠夫人，明永乐中封天妃，后晋封天后），江西籍祀许真君（晋汝南人，拔宅于洪州西山），广东籍祀六祖（广东新州人，唐封大鉴禅师），陕西籍祀三元……余则祀玉皇、祀释迦佛、祀雷祖、祀东岳、祀灵官、祀吕祖、祀真武、祀五显、祀国公、祀金华夫人、祀仰山祖师、……祀葢华祖师、祀送子娘娘。

民间偶有祀坛神者（设位于堂之西北隅，去地尺许，中书罗公仙师，或书正一玄坛、赵侯元帅、郭氏领兵

三郎，两旁列称号敷（数）十名，又以径尺之石，高七八寸，倚壁而置之，曰坛等），间岁延巫师吹角鸣锣，男作女妆，歌舞达旦，名曰“庆坛”。此外，妇女则祀观音。岁之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寺中香烛灿然，妇女祈祷多于男子；未入庙，则祀于家。届日必茹素，曰“观音斋”。又有“灶王斋”，则为月之三日；“九皇斋”，则为岁之九月朔至九日。诸斋，惟九皇为隆重，持此者甚多。凡食店均制黄纸旗帜，招贴于市中，署曰“九皇胜会”云。

常祀于家者有钟馗……，祀于产前者有语忘敬遗（《酉阳杂俎》：“语忘敬遗，二鬼名。妇人临产呼之不害，长三寸三分，上下乌衣”）。

乡间又有秧苗土地、花园土地、桥梁土地，寺观则有山门土地等神。秧苗土地则为农人报赛之处，此犹古祀八蜡之遗意。路旁复有阿弥陀佛者，谓能辟邪也。当冲有泰山石敢当者……，《輿地纪胜》：“庆历中，张纬宰蒲田再新县治得一石，铭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谓能厌煞也。悬门有吞口神者（按，吞口，即饕餮之声转。《吕氏春秋》“周鼎饕餮，有首无身。”古彝器多琢刻其形以为饰。今人家悬以辟邪者，盖取《左传》浑沌、穷奇、檮杌、饕餮

投诸四裔，以御魍魅之意也)，谓能镇宅也。

岁遇日月食，则寺观鸣钟伐鼓，以救护之。春夏之交，则有清醮会、驱瘟疫、弭火灾，此犹古者雘之意。

又有托于神而敛财者，则有观花、照水碗、磨光、拴胎、叫蛋诸术，妇女尤信之。凡有疾病，不恃于药，惟此是求，辄曰神药两改。以邪术崇人者，则有放五猖、放小神子，荒诞离奇，不可究诘。

又有为人诬枉，不能自白，则以香烛祷诉于神，名曰“赌咒”，甚至抓油锅、跳台子以自明其心迹者。又有当众空言自誓者，则茶酒肆中常常见之也。”

民国《彭山县志》：祷禳 祷禳之礼，自古有之，所以事鬼神，祓不祥，除疾病也。古以巫为之，今以术士为之。为之者不同，而其意一也。俗于二、三月间召术士，筮日设坛建清醮。醮之日禁屠宰，户皆于门为所禳神位，术士夜出巡视，则户各于所为位前燃香烛，谓之“清街醮”。毕，则为纸船，以入舁之，导以钟鼓行于市。术士持帚、扇、剑、牌，帚有令、扇有符，逐户以扇灭其火，取其所禳之神而仆之，持剑书符，以牌拍其门，咒而以帚扫出之投于船毕，则焚之江，谓之“扫荡”。古者方相氏掌熊皮，黄金四目，元衣朱掌，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雘，以索室殴疫，

此犹其遗意也。市中苟有盗火之警、疾疫之变，必重为之，谓之曰“瘟醮”。若人家自因不虞，召术士作之者，则曰“谢土火”，皆所以禳其除灾而虑变也。五六月间，农夫共为秧苗醮，亦属祈年禳灾之意。至于禳病，有为朝斗之事者，召术士以朱粉画魁柄各星于庭，然（燃）灯于其中，灯如星圈数，又遍然（燃）烛于其外，设星神位，礼而禳之，此有力者之所为也。

他则召巫覡从事跳端公。其有就巫家请巫以师刀掷地占之者，曰“丢刀”。巫之刀，上为剑形，长不盈咫；下为大圈，贯小环八、大环九。占时，以箸与剪与牌并剑柄执而摇之，咒而掷于地，视环之偃仰与剪、箸之横斜而决之也。又有就女巫咒碗而占者，曰“观碗”；亦有就女巫降神而占者，曰“观仙”，此之所为妇人多信之。惟丢刀、观碗不已，必至于跳端公。

民国《万源县志》：端公 端公之名，见于元典，其称古矣。乡人或病，多不信医，属巫诅焉，名曰“跳端公”，又名“扛神”。巫至恒以夜，设小案，供布绘神案及木偶翻坛、五猖等神。病家取米一升，插牌及香烛其上。巫戴观音或七佛冠，着红法服，左手执环刀，俗名“师刀”，丁琮急响，右手执令牌，首圆末方，上刻符讳，吹角歌舞，抑扬拜跪，以娱

其神。电转风旋，散烧钱纸，中有叩师、退病、招魂、破庙诸动作。预先斩茅作人，衣病者衣，侑以酒食，载以茅舟，出门焚之，名曰“背茅替代”。又，巫者载（戴）龙神面具替病，谓人运不佳，则替后必患病。又或禳星拜斗，向东岳神位前请十三人具保，谓之“打保福”。巫亦各有教门不同也。

民国《合川县志》：卜失物 民间，一应财物无故丧失，无处清寻，辄延术士于家，持一瓷盘，以香油涂抹，旁然（燃）香烛，用中指细磨盘中，少顷，术士对盘凝神审睇，告以所视人形，或男、或女、或老、或幼，窃物向何往，失物者疑信参半，谓之“磨镜”。又有于十二时中任报一时，术士于掌占之，有所谓空亡、流连、赤口、大安、小吉诸名词，随口拈合，以决失物能寻与否，谓之“掐时”。又有任拈一字，或添加笔画，或减去偏旁，或折（拆）分字体，随意牵连，以卜失物存亡，谓之“测字”。以上三事，鲜有应验者，即间有之，无不惊为神奇。

申冤 有负屈莫白，或因银钱交涉者，均于城隍庙神像前盟誓，谓之“赌咒”。其甚者，执鸡狗于庙门，令屈者断其颈，谓之“砍鸡狗”。因小小事故，则只用鸡或鸡卵对神砍之，借此以明曲直，谓“凭神”。东里遵道观有梅山神，明东、明西各场及州

城每有不明等事，负屈者虔具香烛祷语，接梅山出驾，以四人抬去，锣鼓随行，或十日半月送驾回庙，抑或此处未回而彼处又来接矣，呜呼怪矣！

香愿 妇女、小儿最信香愿，家有疾病必烧香许愿，以祈默佑病愈，或延僧道，或木偶戏演于神前，谓之“还香愿”。

问仙、解冤 民俗又多信鬼神，遇有疾病，药物或无效，必遣妇女向仙娘家然（燃）香烛，报病者年庚；仙娘上座，瞑目妄谈吉凶，动以前生冤孽等语耸人听闻，谓之“问仙”。又妄言能见冥间花树，或枯、或茂，借此以卜休咎，谓之“观花”。又妄言能入冥间察病者阳寿簿籍，及病者前生善恶，谓之“走阴”。

问仙娘后，妇女深信其言，为病者解释冤孽，必延巫于家，悬神案，供娘娘，鸣钲击鼓，蹈舞于室，自昏至旦而后止。其法事有参灶、领牲、回熟、退病。尤可怪者莫如以茅草为人，剪纸作衣，以酒肉酬之，谓之“劝茅”。以烟墨涂巫面，大声疾呼，赤身跳舞后，乃度地而坐，仆役与之对饮共食，谓“和梅山”。以巫着病者衣，佯为死，谓之“替死”。以巫置于板上，用黑纸糊棺材罩定，抬出门外，谓之“发阴丧”。

跳端公 又有装土地者，有装师娘子者，有装四季功曹者，有装灵官者，种种怪诞，悉属不经，多者十余

人，少者七、八人，统谓之“跳端公”。

《田居蚕室录》云：按，端公见元典章。则其称古矣。今民间或疾、或祟，即招巫祈赛驱逐之，曰“禳雉”。其雉必以夜，至冬为盛，盖先时因事许愿，故报赛多在岁晚。谚云：“三黄九水腊端公。”黄，黄牯；水，水牛，皆言其喜走时也。〔行〕其术名师娘，教所奉之神制二鬼头，一赤面长须，曰“师爷”，一女面，曰“师娘”，谓是伏羲、女娲。临事，各以一竹承其颈，竹上下两篾圈，衣以衣，倚于案左右，下承以大碗。其右设一小案，上供神，曰“五猖”，亦有小像，巫党椎锣击鼓于此。巫或男装、或女装。男者衣红裙，戴观音七佛冠，以次登坛歌舞。右执者曰“神带”，左执牛角，或吹、或歌、或舞，抑扬拜跪，以娱神。曼声徐引，若恋若慕，电旋风转，裙口舒圆，散烧纸钱，盘而灰去。听神弦者，盖如堵墙也。至夜深，大巫舞袖挥袂，小巫戴鬼面随扮土地神者导引，受令而入，受令而出，曰“放五猖”。大巫乃踏阕吹角作鬼啸，侧听之，谓时必有应者；不应仍吹，而啸时掷筊，筊得，谓捉得生魂也。时阴气扑人，香寒烛瘦，角声所及之处，其小儿每不令睡，恐其梦中应也，主家亦然。间有小儿坐立间无故如应人者，父母不觉，常致奄奄而毙。先必斩茅作人，

衣袴者衣履，至是歌侑以酒肉，载以茅舟，出门焚之，曰“劝茅送茅”，谓使替灾难也。事毕，移其神像于案前，令虚立碗中，歌以送之。仆则谓神去，女像每后仆，谓其教率娘主之，故迎送独难云。……

其用一巫禳解，或清念，谓之“小送”。

算八字 妇人因丈夫、子女有病，必延星士于家，报病者生年、月、日、时，洸星士推算吉凶。值年灾，遇月将，靡不从信，谓之“算八字”。

烧胎 妇女因小儿有疾，携鸡蛋一枚至仙娘家，报小儿年庚，仙娘然（燃）香烛，将蛋用楮钱包烧，口中念念有词，剖蛋视之，或云走魂，或云失魂。无知妇女多信之，谓之“烧胎”。

胎索 以红绳系小儿颈暨左右手，谓之“胎索”。

退煞、收骇 小儿忽得暴病，势甚危险，妇女妄以为遇煞，必延术士剪雄鸡冠，血涂其面，入室撒米以压，谓之“退煞”。或小儿受惊、受骇，妇女恐其失魂，必延术士燃香三炷，对小儿头面画讳，谓之“收骇”。

钉符 妇将生子，必延巫于家，削桃木作符，朱画符号订（钉）于床头，谓之“钉符”。

过关、将军箭 信星士言命犯关煞，延巫于家，悬神案作法事。设木

甌于堂，复置刀，前悬锁，抱小儿由刀经过，从甌闾出，命人开锁，谓之“过关”，或竖小石碑于三叉路口，刻左走某处，右走某处，上镌弓矢状，谓之“将军箭”。

夜哭关 小儿夜间多哭，用红笺书“小儿夜哭，请君念读”等字，贴当路多行人处，谓之“夜哭关”。

寄名、脱白 因小儿多疾，则于寺观中请僧道取一法名，谓之“寄名”。凡寄名小儿至十二岁时始蓄发。届期家属具香烛、白鸡、白犬，携小儿至某庙换去出家衣服，逐出山门，谓之“脱白”。

还社 小儿易患疮疥，造米糍，备香烛、茶果供于门侧，谓之“还茶婆婆愿”；甚者以面造作白猪、白狗，备香烛、钱楮、米糍、酒肴于三叉路口供之，供毕弃掷各物，不顾而返，谓之“还社”。

送花盘、泼水饭 偶患疾病，谵语狂言，妇女信为遇邪，竹筛一具，内铺纸钱，外盛米饭一盂和以水，备香烛于门外隙地烧之，倾饭以去，谓之“送花盘、泼水饭”。

打十保护 疾病服药不效，用生人、死人姓名各十，僧道填写疏文二道，列名于城隍或东岳庙神像前，宣读焚之，谓之“打十保护”。

念解释经 病危而缠绵，则延僧道于城隍座前讽诵，解冤、解厄，或愈、或死，不致久诞，谓之“念解释

经”。

朝斗 生日，多延僧道于家，或假寺观设南斗、北斗星牌，燃以灯烛，诵经礼忏而罗拜之，以冀延生，谓之“朝斗”。

寄库 最可笑者，富家妇女希冀来世投生富家，往往生前延僧道假庙地设坛，焚烧楮钱甚夥，妄信某甲子生人，冥间某库官管库，生前焚楮，取具合同，预储以备来生之用，谓之“寄库”。

阳戏 世有妄信阳戏。一旦灾病，力能祷者书愿帖于神，许酬阳戏；既许，验否必酬之。预备羊、豕、酒，择吉招巫优即于家歌舞娱神，献生、献熟，必诚必慎，余则恢（诙）谐调弄，观者哄堂，至勾愿送神而毕。即以祭物宴乐亲友。时以夜为常。夫三圣者，药王大抵如岐、黄、俞跗之属，至土主、黑神二公，生为人杰，死为明神，正气常留天地之间，竭精诚以祀之，犹虞不歆，况以巫人之戏侮将之，不伦甚矣。世乃谓之“阳戏”。

许泰山 有妄信泰山，遇疾辄许泰山，以预备祭品，至冬宰豚、酹酒，招巫酬愿……。

祈雨 天久不雨，农夫望泽，相率诣仆岩寺金剑娘娘偶像前焚香烛，掷盃玟衣冠罗拜，然后抬神像，排旌旗鸣金鼓于前，遍游通街，以求雨泽。各乡亦如是。又或用黄荆树叶扎

成龙形，游行郊野，人多蓄水以浇，自顶至踵，淋漓尽致，谓之“淋黄荆龙”。

土地 有信土地。土地，乡神也，村巷处处奉之，或石室、或木房。有不塑像者，以木板长尺许题其主，曰某土地；塑像者，其须发皓然，曰“土地公”，妆髻者，曰“土地盛婆”。祀之纸烛、肴酒，或雄鸡一。俗言土地灵则虎豹不入境；又言，乡村之老生而公直者死为之。土地之名不一：有花园土地，亦为灾于小儿，祀之花园者也；有青苗土地，农人所祀；有长生土地，家堂所祀；有拦凹土地、庙门土地等，皆随地得名。青苗土地，主农事者也，山农祀以七、八月，平地农祀以四、五月，以白纸钱供于田塍，曰“田工老”。

今之土神庙，城市村乡，下至荒谷野径，所在皆是，一邑几以万计。庙渺然小，所祀像大都皂纱红袍拥丽姬痴坐，白须红颜，佞傍掩映，春秋祀之牲肥、酒香，户醪金而人醉筵也。村乡礼稍杀，享祀亦丰，而未若

灵土地之怪。特龙多（山）东南支麓，据道左建小庙，中祀像如他处，然浓髭黑而泽，姬尤丽，怀坐一儿，迎人口（眷）笑，上覆巨榕。庙前石桅攒簇以数百计，年既远，仆者、断者纵横卧满地，居人多以填路砌土，皆祈子有应者捐立也。土人告余曰：人子息艰，遥叩之，不数夕妇辄有异梦，因而娠，妇则饲雄鸡一，酿瓮一。子生，迟数月，妇炫装盛饰，儿襁于背，其夫携牲酒，负釜薪数事，则俨然妇也。夫者初学为人父，剡剡屣趋，不觉趾为之高也。至则割鸡座前，取毛血粘石椽，座下血狼藉隆起，已而坎（炊）之，釜之熟而陈献，佐以他肴，双双姬固泥首拜再三。甫起，则他拜献者候已久，相随属也。有桅者竖立端整，聚石行炙，男女杂坐大嚼，必饮食一空。妇抱儿盈盈夹拜乃归。相传稍违成例，则儿难育，以故香火日盛，几埒壁山神。朝山日，人必迂道往，罔不踈踈朝参，无倦足，无惰容。（《龙多山志》）

附一 祭祀疏文选辑

求母寿疏

信民某，伏以载高履厚，咸蒙大造之生成；却病延龄，尤赖明神之庇护。今小民之母某氏，系某年月日时生，年进九旬，常沾重病，若不长寿，于心何安。窃

慕南汁注生，穷士年增九秩；上天益寿，周王梦与九龄，寿固可求，理亦无妄。虔陈不腆，敬禱尊神，弗鄙愚氓，俯祈照鉴，俾母获期颐之算，月全五福之畴。萱座常依，兰阶永侍，沾恩曷罄。谨疏。

求子疏

信民某，恭呈本命，某年月日时生，偕室某氏，某年月日时生。维神好生之德靡疆，鸿恩广布；降鉴之灵有赫，骏泽常新。窃以姜嫄履迹有娠，简狄吞卵时孕。况尼山是祷，孔圣降生，自昔有然，于今为烈。兹某年将及壮，嗣息为艰，恭诣某神案前，敬许某愿，若回天有幸，即受福无疆。枯杨尚可生杨，民非白首；操梅又能结实，妇正青春。赐来佳儿，不等伯道之无后；永绵似续，实感尊神之有灵。俯鉴微忱，曷胜惶恐。谨疏以闻。

有孕救符疏

维神扶危援困，感而遂通，捍患御灾，求之即应。窃以孕则必育，自昔有寤生之惊；变以为常，于今多难产之厄。无非血湖之祟，乘此为殃；须求明神之符，恃以可保。今以某氏本命某年月日时生，有孕在身，恐其作祟。今值谷旦，恭请某神案前，求救灵符，以安我室，身当佩服，祟自潜消。俾民载生载育，无害无灾；唯神有德有灵，当酬当报。曷胜顶祝，无任心依。谨疏。

断转胎煞庙社点灯疏

恭维尊神一方保障，功能育物，恒以受物为怀，泽及生民，仁民为重。如某者，幸举月男某年月日时生，会闻星士之言，竟犯转胎之煞。兹则寒热不退，方药欠灵，命若垂丝，何忍坐视。欲望成人之日，全仗此方之神。特备不腆之仪，敬陈某庙三土地尊神之座。灯燃七夜，关煞照破而潜消；感在一诚，福星照临而有耀。

毋忧短折，孩童永享延年，不尽祷祈，全叨庇佑。谨疏。

还愿通用疏

信民某某，即日恭叩某某尊神位下，特以厚恩困报，每饭不忘，荷高厚覆载之恩，沐神圣匡扶之德。忆某年某月某日受病，命在垂危，虔心叩许尊神某，愿许后即保平安。今不昧恩，虔备微忱酬谢。伏乞鉴观有赫，惠我无疆，准消昔许之条，求赐今还之字。更祈合家协泰，人物均安，火盗冰销，灾非远殄。凡有未言，均叨庇佑，统希昭格。谨此以闻。

年 月 日 呈进

求晴疏

(起式同前) 维神鉴临有赫，福庇群生。民等时逢盛世，运际昌明，会沐十雨五风，亦任春祈秋报。兹则时当五月，阴雨连朝，斯民望切金乌，当空竟翔石燕，霖为破块，涨涌成渠，恐因人事之不修，以至天神之积恨。今者，洗心涤虑，志切祷祈，虔备不腆之仪，伏乞某神鉴纳，恩施挽回之力，腴则奏明上天，天握调燮之权，日则照临下土，还祈四时罔害，五谷丰登，人物咸亨，衣食有亲，神恩广被，利泽均沾，无任祷祈，曷胜翘企。谨疏。

庙社禾苗戏疏

信士某纠本境众姓等，伏以神恩浩荡，血食享于里闾；圣泽汪洋，团方资为保障。兹者祝融司令，正乎秩南讹之期，稼穡怀新，实田祖匡扶之力。当今良夜，叩祷宜伸，颁子弟于梨园，歌戏文于月下。虔陈牲醴，敬尽微忱，伏冀风雨节而

寒暑时，氛清自远；阴阳和而螟蛉屏，奸宄潜消。伫看若茨若梁，岁取之十千是望，如壙如栉，厘收之三百堪期。此皆民望孔殷，无非神锡之福。谨疏。

土地坛前点灯疏

同游盛世，神恩之庇荫无疆；治乐康宁，圣泽之帡幪曷罄。况里名孝义，固殊胜母之卑称；乡曰新阳，自异纯阴之过度。无何风雨弥月，低馨成塘，缘野聊见其如梁。忽水蛆之为害，青苗何以有实，沟孽类之当除。兹值溽暑之良宵，正为上浣之一日，某等虔陈牲醴，祈鉴此际之微忱；敬上油灯，特以七夜而为度。伏冀尊神作主，保障一方，早沛鸿恩，虫蝗何难远殄；久施骏泽，年谷可以顺成；灯影辉煌，灾殃亦堪点去；油光灿艳，福祉从此遥临。还祈风自南来，水归东去，曷胜顶祝，无任心依。谨疏。

贸易酬愿戏疏

将本求利，事固在乎人为；以有易无，情实赖乎神助。某贸易生理，利觅蝇头，固恐本之有伤，亦畏利而生害。于某年某月某日，虔心叩许某神演戏一部。果蒙庇护，本利无伤。择今良宵，敬陈牲醴，即歌戏曲，当天酬还，伏冀照临，恩酬已往，永垂默佑，泽及将来，从此贸易无失损之忧，四时获利；行止有嘉祥之庆，八节生财。谨疏。

病痊酬愿戏疏

伏以神威广大，赫赫常临，圣德光明，洋洋如在。临危可救，固有感而遂通，遇困能扶，亦无求而不应。兹以某某

于某年某月某日，忽遭重病，命在垂危，虔心叩许三界众神，演戏一部。果蒙庇佑，得保安康。今不昧恩，当天酬谢。油光灿熳，传成离合悲欢；灯影辉煌，现出蜚潜动植。虔陈不腆，聊申微忱，伏冀照临，佳纳今宵之愿，永垂福庇，得销昔许之条。灾眚潜消，吉祥有庆。谨疏。

建醮后演戏敬神疏

某等叨生盛世，忝列入伦。历年雨顺风调，深叨覆载之泽；时和岁稔，亦占社稷之灵。然今岁自某月以来，男女多寒暑之疾，禾稼被虫蝗之伤，阴阳失时，风雨连日，苗则秀而不实，物则一暴十寒。民等虔择良辰，建醮几日，因见虫蝗渐息，民命颇安，由是颁子弟于梨园，歌戏文于月夜。声音嘹亮，演成离合悲欢；灯焰辉煌，现出飞潜动植。虔诚牲醴，聊书微忱，伏冀鉴临，永垂庇荫。氛侵自退，虫害潜消。从此若茨若梁，岁取十千，是望如壙如栉，厘收三百堪期，园林之萌孽无伤，闾阎之疾苦不作，合境成沾骏泽，四序共沐鸿庥。无任心依，曷胜顶祝。谨疏以闻。

茶园戏疏

众等伏以庙社之扶持，赖田园之利益。兹则季春欲去，首夏将临，茶既摘于从前，叶当荣于已后。特恐虫蝗有作，全凭捍御之灵。虔择良辰，歌戏文于月下；敬陈薄腆，聊报赛于庭前。伏冀合境社稷尊神，同欣鉴纳，雨旸时若，虫孽不生。茶则叶茂枝荣，到处称为瑞草；香拟龙团雀舌，斯民嗜若卢生。善价则东就西成，为商则南通北达，更祈人安物阜，福集灾

消。谨疏。

诵观音经告竣疏

信人某年月日时生，为经竣忏悔祈祥保泰事。皈依有志，大德难忘，投诚于观音大慈母莲座之下。伏以身修觉寺，慈悲普度众生，道德香山，功德终成善果。酒瓶中杨柳沾时，赛过悬壶；分座上莲花到处，拜来生佛。不特化强为善，诸天尽入法门；尤能救苦传医，波罗亦成佛国。某沾目痛之疾，云瘴堪虞，故于某月某日，叩许经愿。一诚有感，两目复明，由是择今某月某日，启诵慈悲救苦专经，迨至今日，数满一藏，计五千零四十八卷，礼忏完功，虔行忏悔之文，以尽酬还之念。香茗上供，敢曰备敬，素果肃陈，恐其昭褻。伏冀鉴纳，弗鄙微忱。将见甘露洒来，大息水火戈兵之劫数；慈光远照，自无风寒暑湿之侵伤。不尽祷祈，曷胜惶恐。谨疏。

腊月祀司命疏

信民某某，右领合宅人等，虔备香楮果茗之敬，致祀于九天东厨司命灶君尊神之前曰：维神职注一家之籍，位居五祀之尊。民等朝炊夕爨，不无冒犯之愆；夜寐夙兴，多荷匡扶之德。深沾有自，报答无由，兹值岁终，用申虔告。上奏天庭，祈隐恶而扬善；下司民命，宜迪吉以迎祥。四时不招无妄之灾，合室常获有余之庆。官非并殄，老安少怀，火盗全消，人康物阜。无任瞻依，仰维昭格。谨疏以闻。

中元接祖文

维皇清某年某某岁，孟秋月、中浣之

几日，嗣孙某名谨以香帛清酌庶馐之敬，致告于某郡堂上某氏历代祖考妣暨诸亡主之神前曰：列祖列宗，敷典敢忘于内念；今夕何夕，佳节将届于中元。睹黉祭之维殷，物犹报本；思人身之有自，礼宜祀先。爰切微忱，用申昭告。敬迎先祖，奉祀中堂。伏冀率亲率祖，源源而陟降在庭；文子文孙，济济而罗拜于地。息鸾骏于户外，新故同临；停鸛驾于庭中，少长咸集。望宗功而笃，祐俾炽兮而尤赖俾昌；荐时馐以告虔，来尝兮而先期来格。谨告。

财神文

礼一献，祭品三牲、酒醴。

先民有言，福祿来成。百室盈止，苛矣富人。无德不报，时靡有争。俾尔馘谷，大賂南金。福祿履之，既安且宁。福祿绥之，终和且平。虎拜稽首，敬恭明神。夙夜在公，昊天曰明。曷求维我，昭假无羸。赫赫在上，濯濯厥灵。如山如阜，如冈如陵。既多受祉，以迄于今。

牛王文

礼一献，祭品酒馐、香帛，主祭乡农。

尔牛来思，九十其牯。十月之交，田祖有神。既饱以德，亦服尔耕。其耕泽泽，室家溱溱。田峻至喜，食我农人。牧人乃梦，实为丰年。清酒既载，其香始升。于以奠之，寿考且宁。

土地文

祭礼三叩、鞠躬，祭品三牲、酒醴。

下土是冒，谓地盖厚。定之方中，尚

不愧于屋漏。罔予小子，微我有咎，神之格思，莫予去覯。此维与宅，保艾尔后。酌以大斗，宾尔笏豆。福祿来崇，德音是茂。其香始升，在帝左右。

祀灶文

礼三叩、鞠躬，祭品用水果、香帛。
靡室靡家，秉畀炎火。靡神不宗，出

入附我，以薪以蒸，如炎如焚。执爨踏踏，敬恭明神。或歌或谔，或燔或炙。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来献于公，以永今宵。可以濯罍，可以弃饔。我有嘉宾，以永今夕。何以卒岁，惠此下民。神之格思，殖殖其庭。小东大东，永言配命。自天申之，则笃其庆。

附二 竹枝词选（祭祀）

绵州竹枝词二首

清 陆箕永

和啰声里杂笙箫，画鼓金铙彩帜飘。
岁岁朝山诤胜会，可怜忙杀女娇娆。

川中“朝山会”，名为进香求福，男女混杂。余屡行严禁，今始稍止。
山村社戏赛神幢，铁拔檀槽柘作梆。
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

俗尚“乱谈”（按：今通作“弹”），余初见时，颇骇观听，久习之，反取其不通，足资笑剧也。

峨山竹枝词

清·彭润芳

润芳，新津人。咸丰六年丙辰科（1856）进士。官湖南知府。著有《漱六山房遗集》。

黄布香囊五寸裁，红绳斜挂小腰牌。
坡前一叠锣声响，知有朝山香会来。
入庙焚香便叩头，红缨羽帽亦风流。
只因雨伞常穿破，缀个花红在上头。
相逢一笑各匆匆，十里风光便不同。
山上重裘山下葛，清和只在半山巾。
砖房铜像甚巍峨，都把金钱象腿磨。

寺过“万年”平地尽，须臾要上“顶心坡”。

一条石径万重山，莫把仙山认等闲。

“太子坪”前聊小望，果然天上胜人间。

朝山须上最高头，“金顶”初升意尚愁。

拜罢普贤香愿缴，“光明崖”上望“嘉州”。

传闻午后佛光圆，俯视凭栏意悚然。

忽见白云如絮起，招呼同伴急来看。

劫余铜殿任摩挲，新铸金身象背驮。

吃罢晚斋须小憩，连宵闻说圣灯多。

未登绝顶已高寒，“雷洞坪”边俯视难。

闻道三婆神像好，心香祝罢几回看。

空山人静夜灯青，钟磬无音露湿庭。

窗外一声人尽骇，且吟诗与野熊听。

小小尖旂引导行，数珠手捻最光明。

村婆结伴缘坡上，一路阿弥念佛声。

蓝布衣衫带色黄，胸前都挂小香囊。

当头引个男居士，一位神前一炷香。

当年许愿为娘妈，谁说朝山不戴花。

羞听僧人教居士，同行幸有老人家。

约得邻婆去拜神，阿侬全仗此心真。

旁人要笑由他笑，菩萨原来是女身。

《漱六山房遗集》卷六

县城隍会竹枝词二十四首（并序）

詹言

詹言，荣县人。著有《谷谄堂乐府诗余合编》。

吾荣当同、光际，遇四神诞，必结会演剧，奉驾出巡。正月十三平安会，四月八日大佛会，五月二十七城隍会，六月二十三火神会。届期大会同，不远百里至，沿习俗，敬鬼神，表欢娱，乐清泰也。继火神会停，继平安会停，继大佛会时举时停，独城隍会临，必演梨园匝月，奉驾巡城，出南门，入东门，历三街六巷，繁盛容或倍初。自民国来，十六年中，出巡仅二次。吁，此游观事也，举废何足轻重，然即此一端，足觐吾荣人之欢乐忧虞今昔大相反。此词作于光绪丙申（1896），正字内承平时代，巴人小唱，皮搁多年矣。今续前集，有感沧桑，用附集中，寄大概叹，阅者其亦动今昔感乎！

听说城隍戏局开，不多时节会期来。
纵无手段和人品，也要登场打擂台。
几日前头便打拌，东家姊妹约西家。
我们一路悄悄去，先买阑干后吃茶。
且喜今朝淡淡晴，杏红衫子绛纱轻。
挨身过去回头看，何处痴骑小学生。
妆成鬼判莫来由，还愿无常更可羞。
一尺五长高帽子，公然带起满街游。
开道前驱土地忙，马头铃子响叮咛。
城隍大驾轩轩出，先去请监坐大堂。
一管阳来一管阴，今朝大驾幸来临。
安排香案兼牲醴，应鉴同僚这点心。
銮驾旌旗伞盖张，提炉前导更焚香。
出官衙后标封号，高脚牌书辅德王。
平装十二扮阴曹，马面牛头兴致高。

土地公公真老迈，阿婆偏觉甚妖娆。

接连鸡脚与无常，无二娘骄鸡二娘。
那（按：疑作“拉”）长舌头真个丑，侬家夫婿白如霜。

鱼龙跳荡起风波，涌出平桥唤奈何。
桥畔更添新故事，狗拖肠子鬼推磨。
时新花样女高装，脚踏风干丈二长。
故把金莲三寸现，只愁难过木牌坊。
几驾春台古董多，珊瑚树下列金鹅。
《戏谑》刘海真豪富，一串金钱手内拖。
乌纱大帽状元袍，头插金花脚踏鳌。
天上麒麟今聚会，一台装赛一台高。
金盔金甲野鸡翎，手执长枪气迈群。

一路鞭敲金铎响，控（按：疑作“瞪”）眉竖眼小将军。

骑牛也算一员官，扮出形容惹笑讪。
夹鼻胡遮新补子，松毛翎插白汤元。
许多典故事难详，夹着操丁好看场。
涌出南门威武甚，过桥先放一排枪。
大龙灯下更喧嚣，多半而今厌二毛。
东一瞧来西一望，万花丛里唤么么。
荷包眼镜鼻烟壶，头上凉棚吊耍鬚。
湖绉汗衫花裤带，者般玩友太姑苏。
会公爷更气昂昂，金顶纱帽映日光。
走到街头排队伍，左摇扇子右拿香。

“较场坝”上已曾经，“大佛岩”边走不停。

一路细吹兼细打，繁音最好隔河听。
东门桥畔乐逍遥，进“竹王祠”暑气消。
人鬼不分争解渴，大家团坐吃凉糕。
城隍太太返娘家，特制花糰五色加。
自此年年成惯例，抢前一步走飞车。
沿街火炮响连天，知是城隍驾到前。
木偶奴才偏得意，两人扶着据金鞵。
城隍归殿雨淋头，带水拖泥满面羞。

四脚地神开口笑，看你明年再来不。

《谷谿堂乐府诗余合编》卷一

果州竹枝词

清·蒲谷

蒲谷，南充人。同治（1862—1874）岁贡。

桃花未落菜花开，士女如云次第来。
一炷清香三叠纸，踏青人上“赛云台”。
傀儡场中乐未央，清明过后好时光。
逢人竞说“观音会”，“总真山”前拜法王。
龙舟五日驾东门，蒲酒家家饮半醺。
都说有灾人竞避，堤边士女走如云。
满城金鼓吼如雷，旗帜飞扬亦壮哉。
竞说城隍恩泽普，小西门外赏孤来。
腊鼓鼙鼙响未休，府衙门口打春牛。
明年听得春官说，一倍良田十倍收。

锦城竹枝词钞二十首

邢锦生

锦生，字丽江。河北河间人。随父茱寓蜀，因感人事之变迁，绝意仕进，与方旭、赵熙、林思进等相唱和，取光绪廿八年（1902）至壬申（1932）诗刻成《天香阁诗卷》，以父集《诗债》冠于卷首。

儿童行乐及新正，击鼓敲锣喜气盈。
风日不寒天向午，满城都是太平声。
“都江”三月堰初开，雪浪云涛滚滚来。
待得灌田春水足，万畦秧子一齐栽。
万商云集市廛中，金碧辉煌户户同。
春暮日长天渐热，凑钱齐搭过街篷。
“锦城”东角列营房，细柳新栽护较场。
每到天光初擦粉，数声军乐最悲凉。
太平军政亦须烟，炮试开花岂等闲。
列阵俨如临大敌，一年两打“凤凰山”。

晓来铺面两边开，个个囊携斗粟回。
一片铃声天向午，黄牛驮米进城来。
声价虽高术不神，药方一服鬼为邻。
医生原是阎罗遣，莫怪无刀会杀人。
谢土相传重火居，小巫原与鬼为徒。
能令鸡犬皆安静，梁上新悬镇宅符。
啧啧其如利口何，每从平地起风波。
世人休被谣言惑，茶馆由来上谕多。
豆花凉粉妙调和，日日担从市上过。
生小女儿偏嗜辣，红油满碗不嫌多。
鞋尖足小羨娇娃，时样还梳双髻丫。
只惜爹娘欠调教，不如意处便开花。
无端发篦不能明，清浊谁分渭与泾。
请向油锅抓一把，事穿全仗郑公灵。
绣余摇扇共招凉，斜挽云鬟时样妆。
忽听卖花声过去，隔帘争唤夜来香。
三更放戒正临街，台上高僧慧眼开。
焚起托生符万片，孤魂野鬼一齐来。
击破辕门鼓有声，雨坛全仗术通灵。
霏然指日舒民困，请得“龙潭”水一瓶。
荷风梅月不须賒，秋菊春兰尽可夸。
暑薄寒轻惟“锦里”，胆瓶常供四时花。

《天香室诗卷》卷上

下蒲竹枝词

清·王道生

道生，原名本立。宣汉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任马边厅训导。著有《友兰吟馆诗集》。

鬓边花胜入年新，元夜高楼不避人。
万朵红云天欲晓，烛龙衔照太平春。
杜鹃枝上血啼红，东郭清明野祭同。
薄醉暮归临水照，衣香人影绮罗风。
踏青上巳斗香车，怎使郎闻笑语哗。
故故卷帘看燕子，为教门巷识儿家。

浴佛焚香姊妹齐，和南发愿语声低。
红潮两颊羞无那，偷看雕梁燕并栖。
女伴龙舟竞渡来，弓鞋纤影立莓苔。
怕人未见风流韵，水底惊鸿对镜开。

达县竹枝词

清·王正谊

正谊，字筱侏。达县人。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科进士。历官户部郎中、河南按察使、山东布政使。著有《惜心书屋诗文钞》。

上元灯火舞龙狮，锣鼓喧阗爆竹随。
村酒几瓯须立饮，看他会首醉归时。
医药无功病在身，大家相劝请巫人。
通街共道包头好，秽语难堪跳耍神。
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
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
偶为天干便禁屠，几回祈雨未霑濡。
最灵惟有“青烟洞”，尝把瓷瓶换瓦壶。
一年佳节又重来，女伴相邀笑口开。
今日与郎明说过，东门城上看春台。

（《惜心书屋诗钞》卷二一）

桂溪四时竹枝词十六首（并序）

清·程伯銮

伯銮，原名中铮，字次坡。垫江人。嘉庆十年乙丑（1805）科进士。官贵州黎平府古州（今榕江县），著有《陶村诗集》。

曩在都门，见朱兰皋孝廉《渝城竹枝词》十六首，一时多传诵之。今年家居无所事事，仿作《桂溪竹枝词》一十六首，兰皋城居，故多街市之辞，余以乡居，故多村野之曲，樵歌牧唱，合成巴里新音，粒食丝衣，绘出田家乐事，用以消除暇

日，歌咏太平，或又有补于方言，亦职无渐于旧史云尔。

爆竹声多向晓催，一家人上祖茔来。
拜年比户陈春酒，按月宜消十二杯。
女伴相邀说出行，媚人风物碍人情。
晚归须及龙灯市，难得偷闲又进城。
竹屋烟村接几家，到门流水认双叉。
雨中昨夜闻阳雀，开遍西山梨树花。
草绿裙腰三月三，飞飞燕子掠平田。
清明会上花如锦，一路风香落纸钱。
梅子青青麦子黄，“小西湖坝”赶栽秧。
坂田车上秧田水，是处山歌闹夕阳。
收将蚕豆捋庭中，做活声声叫唤工。
天待热时人待懒，偏他要作可怜虫。
赛神一例拟迎猫，阡畔人将看戏邀。
牧女村童齐拍手，前溪今日唱“秧苗”。
连朝暴雨洒偏东，谷正扬花得气融。
几日殷勤秋有象，愿天莫起午时风。
亮火虫飞月满天，烧香姊妹立庭前。
迷藏赌把秋星数，又唤么郎搭马肩。
听来搭斗响连声，啜酒盈缸香到门。
晓盍恰完归去也，月明人语散鸡豚。
冠山才为看花游，丹桂归须插满头。
今夜月华还共守，小庭月色正中秋。
穉事才完婚嫁忙，者番期会趁秋凉。
一班鼓吹旗双导，知是谁家新嫁娘。
看茶随意约亲邻，拚醉丰年酒几巡。
归路喃喃谈不了，赶场初散太平人。
寒夜挑灯上纺车，女儿生计在棉花。
一宵能得钱多少，输与城南织布家。
数九天寒放老梅，舍南舍北香成堆。
昨宵怪得衾冰冷，瑞雪今朝下坝来。
酒美豚肥腊月天，万年红更写春联。
全家忙煞儿童喜，道是今番又过年。

《桂溪耆旧集》卷四

合阳竹枝词

清·陈蕴辉

蕴辉，合川人。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科拔贡。

纷纷铙鼓竞龙舟，画桨轻波渡上流。
夹岸珠帘钩尽捲，游人多在水边楼。
“东津”渔艇系垂杨，燃荻炊成晚饭香。
妾坐船头郎理网，闲看飞鹭过斜阳。
重九风高露未晞，出城竞采菊花归。
浓枝插鬓香犹在，惹得衣边瘦蝶飞。
江上田家小女儿，骑牛日日饮江湄。
双鬟初露垂髻影，也解春风唱《竹枝》。
乡村乐趣四时多，插罢新秧又刈禾。
月里胡琴声响亮，豆棚围著唱《灯歌》。

《合川县志》卷六十四

孟兰会竹枝词

清·谢奉扬

奉扬，字崧南。灌县青城人。岁贡生。著有《松岚家塾诗稿》。

才看织女会牵牛，又捧孟兰向寺投。
水果香花供佛处，僧人唱到月如钩。
鲍家诗独唱秋坟，惨澹阴风锁暮云。
听说寒林今有会，溪毛沼沚荐缤纷。
苹藻盈筐比户连，烹调雅荐祖人边。
黄昏月里开灯火，照遍家家化纸钱。

左绵竹枝词

清·文 棨

文棨，字筱农。正白旗人。曾三任绵州知州。同治十二年（1873）重修《绵州志》；光绪八年（1882）建治经书院。著有《诵芬堂诗草》。

“越王台”上春烟平，“越王台”下春水清。

郎今欲渡不得渡，只为昨宵春水生。
满山蝴蝶纸成灰，知是清明上冢回。
笑指“保安堤”畔路，踏青女伴过江来。
养蚕天气费商量，疏雨才过漏夕阳。
拟约东邻诸姊妹，来朝同祭“马头娘”。
才过清月昼正长，麦冬上市事尤忙。
赖依生有如花貌，准备今朝去坐厢。
清溪几曲水潏洑，堤上芙蓉处处栽。
每到秋来花似锦，画船箫鼓打鱼来。
有谁题笔怕题糕，载酒遨游意自豪。
偶向“西山”深处去，“子云亭”上共登高。

花烛辉煌绮席开，争夸女貌与郎才。
支宾先向门前坐，让客须倾三百杯。
“孟兰胜会”寺门开，鼓乐声喧“说法台”。

女为亲衰儿为病，大家齐去拜香来。
“白云洞”口草连坡，“涪水”东流漾绿波。

何事此山称第一，江南江北好山多。
“丰谷井”畔人烟稠，市有益泉利倍优。
偶向“向阳山”上望，凌空“双塔”认“绵州”。

《绵阳县志》卷十

锦城竹枝词（选录）

清·六对山人偶作

清·三峨樵子略注

杨燮字对山，别号六对山人，成都人。嘉庆六年辛酉（1801）举人，官县教谕，著有《树茶轩存稿》。

一扬二益古名都，禁得车尘半点无。
四十里城花作郭，芙蓉围绕几千株。

前人诗多用四十里城语。按《通志》省城周二十二里三分，东西相距九里三

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康熙初张巡抚重修，雍正五年（1727）宪巡抚继修，又乾隆四十八年（1783）李总督增修，同时查藩台创修城中石街，禁车入城，城工完后，制台令郭外重栽芙蓉。

“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蟠。“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

按《通志》“满城”在府城西，康熙五十七年（1718）建筑，周四里五分，凡五门，官街八条，胡同三十三条。

十万人家午爨忙，桤柴石炭总烟光。

清风白粥茅檐下，釜底红花印块香。

杜诗：“桤林碍日吟风叶。”荆公诗：“濯锦江边木有桤。”坡诗：“三年桤木行可樵。”又：“桤阴三年成。”又：“桤木三年已足烧。”皆指成都等处也。省城红房取红花色，后以其渣印作饼块，贫者买烧，较柴炭价值贱。

锁院书传冀应熊，“天开文运”额当中。

城楼二十四浓点，分镇东西南北同。

蜀“王城”今以其后半为钱局，以其前半为贡院。康熙时熊公作成都府知府，特书“天开文运”四大字于“王城”前门上，每字方广一丈有奇，笔力遒劲，后莫能易。二十四点者，东门“溥济楼”，南门“浣溪楼”，西门“江源楼”，北门“涵泽楼”，四匾各有六点，合之则二十四也，旧匾署谢健题并书，后因修城为王盐茶宪书易，亦不著名氏，相传省城多火灾，取以水制火之义云。

“锦江”春色大文章，节物先储为口忙。男客如梳女如篦，拜年华服算增光。

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蓉城”。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哭

五更》。

牛日拾来鹅卵石，富贫都作送穷言。富家未必藏穷鬼，莫把钱神送出门。

陶诗序：“正月牛日天气澄和，即初五日也。”按高阳子衣敝食糜，正月晦日巷死。后人于是日祝之，名送穷除贫鬼。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穷。姚合诗：“无人不送穷”。退之《送穷文》亦云：“正月乙丑晦”。《坚瓠集》云“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扫尘投水，谓之送穷”。今成都则以正月初五日送穷，送后暗拾鹅卵石归，谓不空回且得元宝也。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府城隍庙”卖灯市，“科甲巷”中灯若干。

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

为游百病走周遭，约束簪裙总取牢。

偏有凤鞋端瘦极，不扶也上女墙高。

正月十六日，城上城下，妇女遍游，谓可除一年疾病，号曰游百病。

年景花开兰草香，家家春酒帖来忙。

无多腊味有春饼，冬笋椿芽间韭黄。

巢菜肥田兼爽口，青裙采得卖来频。

说餐此味堪辞酒，纵假能瞞劝饮人。

菜以宋·巢元脩得名。坡诗云：“是时青裙女，采撷何匆匆？”又云：“力与粪壤同”。唯吃此菜后，或误饮酒，腹即鼓胀痛楚，必嚼谷草，水咽之方解。席间每有假此语以辞酒者，主人亦不敢过劝也。巢写作藁，非。

城中上冢趁晴天，女轿夸多走接肩。

穿过街坊来狭陌，菜花黄到绣裙边。

春来东角较场前，赌放风筝众少年。

马尾偏牵羊尾小，一群高放美人边。

春天，“东较场”众少年赛放风筝，亦一好光景也。风筝如美人、鹰、蝶等式，多以大为贵，独羊尾以小见奇，且连放三四个，如羊群摇尾于上，是又以多出奇也。在空中众美具时，亦不可无此小点缀，又或多接马尾代麻线用，谓较轻些。

乡里年年来买叶，城中渐有养蚕家。

不图丝卖学消遣，妨下黄沙天气些。

蚕月蒙蒙落沙，谓之下黄沙，最损蚕。

脂粉不施露真面，“梨花街”上拜香台。

轿帷深下豪家女，不为药王谁走来？

少年妇女坐轿中，其家人必将纱窗外轿帷或玻璃窗内轿帷两面垂下，防路人看也。惟老年妇人则否。又二月初间药王盛会，远近男妇或十步一叩，最少至五步、三步、一步，沿途跪叩，无有驾肩舆而来者，谓之拜香。一名拜台，盖香台即佛寺也。唐张说诗：“香台岂是世中情。”

毛毛雨过踏青来，软土红香有落梅。

“万里桥”边花似火，杜鹃鸟叫杜鹃开。

坡诗：“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自注云：“蜀人以细雨为雨毛。”今俗呼毛毛雨本此。乐天《杜鹃》诗：“不似花丛似火堆”。

惊闺页响刚临镜，卖花声过正把梳。

淘井挖泥街上唤，“清明酒醉”树间呼。

春时有鸟呼“清明酒醉”四字，第二声即呼“清明酒醉死”五字，其音清越可听。

花囊柳鬓哄如雷，说接城隍两面开。

不是阿娘能壮胆，怕看活鬼一群来。

“欢喜庵”前欢喜团，春郊买食百忧宽。

村醪戏比金生丽，偏有多人醉脚盘。

清明以炒米作团，用线穿之，或大或

小，各色点染，名曰欢喜团，都在北门外至“欢喜庵”一路赶卖。

“小东门”与“娘娘庙”，“安顺桥”头花市分。卖尽千筐供佛少，日高齐上万乌云。

“三莲池”判上中下，“三较场”分西北东。“玉带桥”名人易忽，“铁圈井”酒味难同。

“玉带桥”在准提阁左侧，闻有乡先达忘记此桥，以致损名。“铁圈井”在成都县署旁，井泉清冽，暑月酿酒不坏。

“西较场”兵旗下家，一心崇俭黜浮华。马肠零截小猪肉，难等关钱贱卖花。

旗人喜务花，关钱后故昂其值，惟未关钱时，要零星买食物乏用，则贱卖之。小猪肉馆，汉城并无，惟“满城”有。

个个花园好卖茶，牡丹园子数汤家。“满城关庙”荷池放，绿树红桥一径斜。

“鼓楼”两爆火声传，夜望红光昼望烟。此地从来防备水，麻钩林立万家连。

《华阳记》：汉武帝时蜀郡火烧数千家，不独栾巴之酒灭火、廉范之不禁火也。乾隆四十九年（1784）

佛生日采花间露，写嫁毛虫帖数张。到处慈云能覆庇，况予西土是同乡，

按：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977年）甲寅四月八日生于母之右肋，十九岁于四月八日夜半逾城往雪山入道，又六年四月八日成佛。

天雨知时总不忙，“都江堰”远候栽秧。

通城折柳供龙位，要水敲锣上宪堂。

城南人户绿杨株，“江渎祠”前风景殊。

几处窰塘一提转，“上莲池”作小西湖。

傍“陕西街”回民寨，中间水达“满城”河。三交界处音尤杂，京话秦腔“默

德那”。

鸡卵烧胎艾叶燔，五丝束腕病除根。

东厨果是能司命，夜夜弓鞋踏灶门。

正午以鸡子艾叶烧，唤向人家各祈一线，五色俱备，束病者腕上，夜则以左脚踏灶门轻轻叫之，妇女名之曰烧胎。

不是烧胎即叫魂，手持儿服月黄昏。
谁家少妇拈香出，细唤连声进大门。

“子龙塘”配“关张庙”，松柏“惠陵”“丞相祠”。妇女亦谈分鼎事，多从曲部与传奇。

“水东门”里铁桥横，“红布街”前机子鸣。日午天青风雨响，缣丝听似下滩声。

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

大跳神同扮目连，自从禁却也安然。抽签“诸葛井”边去，只要今年胜往年。

两会大操“东较场”，风筝放过又乘凉。茶瓜买向平芜坐，演武厅前话夕阳。

“大佛寺”前放画船，“薛涛井”畔汲清泉。回船买得薛涛酒，佛作斋公我醉仙。

姜七爷称老曲师，碎头李下好围棋。棋因赌彩难相让，曲令“舒颐部”也知。

测字导人胡海山，世情烂熟笑言欢。痛规钱铺南昌老，苦劝乡农莫到官。

曹老爷称名塑匠，水侵不坏蛻沙神。阿罗汉与阎王殿，活象装成亿万身。

指甲花如猩血红，香闺烂杵染春葱。桐瓢种变飞来凤，叶上开成五色丛。

贫家妇女缀椒囊，缝卖椒珠串串长。细簇椒花围格眼，“瓶安戟磬”自生香。

六月初六太阳好，曝晾无非衣服书。妾服在身何用晒，郎书贮腹不忧鱼。

后“宝川局”前举场，“摩河池”上故官墙。石狮双坐“三桥”首，日看牛羊

下夕阳。

“宝川局”即“铸钱局”。“三桥”头大石狮本。

“王城”故物。“正阳门”侧，悉是回人居住，昼牧牛羊于野，傍晚皆来“王城坝”中。

豌豆芽生半尺长，家家争乞巧娘娘。天孙若认“支机石”，块质犹存“织锦坊”。

门外呼来卖货郎，连铃鼓动响丁当。婢供驱使娘弹压，挑拣全凭女主张。

大头人顶有蓝红，“奉化馆”前言语通。藏佛藏香兼穠馥，先来松茂道衙中。

土司称大头人，省城“奉化馆”即其公馆，凡夷人皆属分巡松茂兵备道管辖，道署在“皇华馆街”北头。

“百花潭”上一“龟城”，“驷马桥”头石路平。虹现儿童齐拍手，夕阳画出雪峰明。

雪山在灌县里面，前明·周洪谟《雪山天下高》诗云：“千岩万谷积寒雪。”又云：“六月大暑飘寒风。”惟夏秋间天晴傍晚始可望见之。

庙中都拜孟兰盆，迎得城隍第二翻。夜化纸钱红远近，已关街栅尚开门。

摇唇故作齿音扬，轻薄成都有别腔。染得新繁新茧色，宽袍玉佩小刀长。

起凤腾蛟鼓吹迎，千文矮屋蜀“王城”。卓家酱菜丁家烛，每到科场更出名。

每到科场十五夜，“至公尝”后庆元频。即看举子号前月，曾照蜀王宫里人。

中秋日，十房官各荐省元，夜则自监临两大主考以下饮庆元酒，贺得人也。

十分月圆正清华，桂子丛生金粟花。爆竹声销余露气，尚闻鼓吹送秋瓜。

垂丝贴梗一城芳，春海棠又秋海棠。

如海秋花逢桂月，不馨香处也馨香。

《群芳谱》：“海棠有四种，贴梗、垂丝、西府、木瓜，盛於蜀而秦中次之。”今垂丝、贴梗省城处处皆有，是即宋·沈立《海棠记》所云：“海棠虽盛称於蜀，而蜀人不甚重”是也。按是花有色而无香，惟嘉州产者，色香并胜。

爬结回人戈什哈，细腰长干自风流。尖声刺耳醜颜妇，马哈居邻两姓稠。

“大慈寺”后“广生庙”，送子催生各位神。密意痴情都可诉，娘娘也是女人身。

北人馆异南人馆，黄酒坊殊老酒坊。仿绍不真真绍有，芙蓉豆腐是名汤。

蓉花可食，相传大宪请客，厨役误污一碗，忙中以芙蓉花并各鲜味和豆腐改充之，名曰芙蓉豆腐汤，各宪以为新美，上下并传，人争效之，特著其名云。

《龙安歌》得韵悠悠，月巷花街巧啣喉。小女熟听才学唱，被娘喝道不知羞。

近五六年间，儿童唱七字四句歌，抑扬宛转，时出新调，到处皆然，名《龙安歌》。

门额恭迎圣驾题，九皇斋吃自江西。重阳后是开斋日，特特烹鱼又杀鸡。

九日登高“同庆阁”，黄云收尽拒霜开。三层顶上风铃语，时见东南货舰来。

旗人游猎尽盘桓，会馆戏多看不难。逢着忌辰真个空去声，出城添得钓鱼竿。

“北较场”考武举人，“文殊院”侧武棚邻。闲时芳草行刑处，秋夜萤飞讶鬼磷。

武生每到科场年进省，操演处名武棚子，自“文殊院”至“北较场”口，比邻而居。又“北较场”系犯人决罪正法处。

寒风十月念泉台，五色楮衣费剪裁。送去不愁强鬼夺，三城隍按北关来。

十月初一日作纸服出城化楮钱，名送寒衣，府城隍神与两县城隍神，俱迎会于北关外。

玉管金筒栀子花，笋舆红袖一竿擎。轻风跟到人丛里，故故吹烟出轿纱。

用叶烟裹作尖筒，名栀子花，妇人虽坐轿中亦嘘吸之。

舒家綾子碎花工，顶好官绉“洪义隆”。见样虽高能学到，一般“顾绣”与倭绒。

炒和晴沙香满城，蜀中佳果落花生。宜茶宜酒宜羹味，莫作灯油点不明。

鸚鵡声众语咙，玻璃楼轿八人扛。笙箫迎上阿哥背，代掷娘家簪一双，

迎亲时旗伞鼓吹外，必抱双鹅，取其类于雁也。省城楼轿上下俱画彩大块玻璃。俗于新妇出阁时，令其兄略背负上轿，手执箸一双，回头代掷之，以为抛却娘家饭碗。又呼箸为簪子，查簪字《康熙字典》并无箸字一解，然字义尚通得去，俗写箸，无此字。

画幡珠伞总堪怜，“孝义”成规助葬钱。更说朝山“兴善会”，葢华峨顶去多年。

孝家助葬者为“孝义会”，朝山会惟城北“兴善寺”香会最老。

踢跟劈蔗斗鸡场，杨柳黄时扯响簧（七字俗语）。岁暮痴心愧无色，鹌鹑赢得便辉煌。

取羊跟骨分作六面，一面输，两面空，三面赢，名曰踢跟，始自回人。又俗有：“杨柳青，放风筝；杨柳黄，扯响簧”之语。

多半祠堂是粤东，周钟邱叶白刘冯。杨曾廖赖家家有，冬至齐来拜祖公。

第二句本昌黎《陆浑山火》诗：“鸚鵡鸚鵡雉鸚鵡”句，粤人称其先为祖公。

嫁得红人多在衙，呼卢会酒自当家。
玻璃窗轿归来晚，三炷燃香护奶娃。

俗以老爷、师爷二爷之得时者为红人。其内眷出入，坐自家大玻璃轿，婢仆群从，多有饮赌为常事者。

右“半边桥”作妾观，左“半边桥”当郎看。筑城桥上水流下，同一桥身见面难。

“半边桥”在“陕西街”后，“满城”墙骑桥而筑，一桥中分，半在“满城”，半在汉城，桥下水迤迳出城，达于“锦江”。

除了生儿总不劳，懒穿裙子惯穿袍。
赤金碧玉双条脱，虐婢堪怜户户逃。

中年妇人多穿袍，安坐而食，习尚奢华，虐婢至不能堪即逃去，故失婢招子遍黏街栅，虽由悍妬，实以婢值甚贱，不爱惜也。

胡桃柿饼卖街前，文县人来要过年。
子弟携将充爨役，开头不论雇工钱。

耍狗蝇藏黄鳝尾，大毛辫贴太阳膏。
醉归舍物嫖包月，闲约窝家赌烫毛。

俗指泼皮为耍狗蝇，似本前人“狗苟蝇营”语意，腰下暗藏小尖刀，名黄鳝尾。又浓发少年与龙阳等者，名大毛辫子娃娃，两鬓旁用红缎剪膏药如围棋子大，贴以助媚，谓之太阳膏。呼妓为舍物。包月亦俗语。诱人局赌名烫毛。

“大小金川”“前后藏”，每年冬进省城来。
酥油卖了铜钱在，独买铙钲响器回。

蜀中三面环“夷”，每年冬，近省“蛮人”多来卖酥油，回时必买铜锣铜铙等响器，铺中试击，侧听洪音，华人每笑其状。

佃户入城送年礼，黄鸡白酒主人贤。
芭蕉叶大贴甜板，味似年糕方似砖。

精做年糕细磨（去声）磨，巧翻面果下

油锅。米花糖并兰花豆，费得闺人十指多。

卖蜜声来打米酥，磨筛细细不教粗。
印花木壳间新样，敲得打锤无处无。

时以诱诈恶取人财为敲钉锤，借用于此。

灶王神祭打锣鼓，腊八粥餐放学堂。
当铺有人同守岁，衣裳颠倒到天光。

未祭灶前打锣鼓，路人必骂之，二十三日后可无怪也。学堂放学多在腊八日之前后间，俗有：“吃了腊八放年学”之语。当铺自十二月初十日后止当候赎，穷人持他物顶换清利，谓之倒当，除夕尤甚。

成都竹枝词

清·定晋岩樵叟

蜂蜜沿街日叫呼，磨成米面露天腴。
钉锤声响家家闹，知是新年打米酥。
一年好景到嘉平，灶马门神快似风。
抬得饴糖街巷喊，灶王今夜上天官。
元宵处处耍龙灯，舞爪张牙却也能。
鞭炮连声灯烛亮，“黄州会馆”果堪称。
过罢元宵尚唱灯，胡琴拉得是淫声。
《回门》《送妹》皆堪赏，一折《广东人上京》。
进会朝山二月天，绉旗一面伞新鲜。
男人妇女沿街走，遇庙烧香礼拜虔。
北郭城隍神至尊，清明旧例赏孤魂。
游人欢喜买欢喜，几串携回媚子孙。
“青羊官”里仲春时，赶会人多密似蚁。
一自当年闹会后，而今冷淡不堪思。
忽听锣声响不休，几回访问得缘由。
栽秧时节田无水，放堰都来祈郡侯。
绝怜二月好春光，席扎牌楼灯烛光。
妇女丁男齐结束，“药王庙”里烧拜香。
彩亭锣鼓送南瓜，送到人家一片哗。
吃罢酒筵才散去，明年果否有娇娃？

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
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醉神散一齐。
撞钟划蔗儿童嬉，每到冬来闹不清。
更有米花糖叫卖，汤元彻夜唤声声。
门前挂得接生牌，老妇神情尚不衰。
接得男娃忙万福，三朝还要喜红来。
七月十五“盂兰会”，重阳多吃九皇斋。
富家贫户皆如此，祈富消灾愜素怀。
当年后主信神巫，今日端公即是徒。
锣鼓喧天打保福，包头斟酒会招呼。
鸡子烧胎实创闻，人家妇女自殷殷。
小儿有病延巫至，也学医家看手纹。
天地君亲师最尊，家家供奉报深恩。
怪他桌底烧香烛，土地菩萨合断魂。

蜀游百绝句（录九首）

黄炎培

川西男女白缠头，此俗相传念武侯。
文野在心非在貌，东邦木屐亦风流。

白布缠头，遍于西蜀，相传为诸葛武侯纪念服。

川崑别调学难工，便唱皮黄亦不同。
蜀曲亢音与秦近，帮腔几欲破喉咙。

川剧，乐师与唱，名“帮腔”。

小小商招趣有加，“味腴”菜馆“浣秋”茶。
“临时生活维持处”，“不醉无归小酒家”。

“味腴”、“浣秋”、“临时生活维持处”、“不醉无归小酒家”，皆成都商店招牌。

鄱阳雅谑事犹贤，幽默文章意可怜。
民国谁教成万税，构成天下太贫年。

某岁除，一士人语某军长：元旦拟赠一楹联，且口述联语为：“民国万岁，天下太平”八字。答称善。及受而揭之，则易为“民国万税，天下太贫”矣。

心清不许抬包袱，牙祭何妨打野鸡。

唤仆么师真去得，入门堂客莫轻提。

收取非分浮费，名“抬包袱”。初二、十六食肉，称“牙祭”，亦称“打野鸡”（按：四川俗语称“打牙祭”）。茶酒旅馆仆，称“么师”。

重庆一带女眷曰“堂客”。但成都视为贱称。

一声亲热唤袍哥，省识西川侠客多。
大老掌旗三总管，五哥服务效奔波。

哥老会友以“袍哥”相称。大哥掌旗，亦称大老。二哥惟和尚得为之，无则缺。三哥管家。五哥奔走服务。

何时才滚君休问，一点大方客莫嗔。
到煞个时须煞个，硬相因处不相因。

某督办筑路，民怨之。赠联，上句“干路已填平，问督办何时才滚”。成都人力车夫争价，称：“请先生大方一点”，犹言宽大些。“煞个”，完结也。“硬相因”，大便宜也。

裙履联翩任氏园，好奇争看“懋功”番。
登场先自倾三爵，舞不惊人曲少翻。

四川大学任叔永校长偕其夫人邀观“懋功”番歌舞。番男女老少皆善饮，歌舞甚简单。

“涪州”剪纸忆分明，西蜀镂皮制更精。
银幕于今呈曼衍，一般灯影绝流行。

川人镂牛皮成人物形，于灯下影演种种戏剧，名“灯影”。

野蔬无过弟弟菜，别制争夸“姑姑筵”。
红苕食品平民惯，榨菜香名天下传。

弟弟菜，野菜之一种。红苕，即番薯，皆平民食品之精美者。“姑姑筵”，孩童设筵嬉戏之名。有就园林售酒菜者，以此为名，菜多别制。

《蜀道》

第三章 俗信与巫术^①

第一节 两性间的俗信

在川人的传统观念中，“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两性间有许多俗信和禁忌。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通男女两性间的俗信，二是男女性生活中的俗信。

一、男女间的俗信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男女之间颇多禁忌。只有在小孩期间才“两相无猜”，但到七岁后便开始禁忌了，有“男女七岁不同席”之谚。其中心思想是“男女授受不亲”。成年男女之间，一般互不说话、不拉手、不同坐、不互赠礼品。即使在家里面，叔、嫂之间、公、媳之间也有很多忌讳，以至于“不通问、不相为服”。若公公与媳妇间多说几句话，别人就

会说公公是“老烧火”。川人有“寡妇门前事非多”之谚，民间一般较忌讳男子到寡妇门前去走动，也较忌讳寡妇主动与其他男子接触。

清代，四川妇女一般都很少外出抛头露面。城镇中的妇女，除少数节日外，一般都不到公园、戏院等公共场所去。但一些俗定的节日，如成都每年的花会、灯会等，许多久住深闺的妇女，便抓紧机会外出一游。清代四川的戏院，虽然台上已有女演员，但观众一般都是男性。到清末民初，为了适应女性看戏的历史潮流，许多戏院还分设了男席与女席，中间用木板等隔开，男女分席观戏。又如当时各地都有很多茶馆，但茶客都是男性，若有女性进入茶馆便会被视为天

^① 所谓俗信，是指多数人对某种观念、做法的认可、相信，自觉遵守。它是民风民俗和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笑话。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四川的茶馆中才逐渐有了女性。

过去，四川人洗了衣服，一般要用竹杆晾出。在清代，一些大户人家，男女的衣服不能同盆而洗、同杆而晾。在成都这样的城市中，一些小街小巷临街铺面的住户在晾衣服时，一般只能将男服晾出，若将女服晾出，便会受到谴责，若将女裤当街晾出，更可能遭到路人的谩骂。时俗信，男人若从女裤下面走过，便会倒霉。女性的内衣内裤通常只能在屋后偏僻之地晾出或在室内阴干。时俗还认为，男人的帽子若放在椅子上、床上等处，被女人坐了，若男人又把这顶帽子戴在头上，就会倒大霉。许多男人在发现帽子被女人坐后，宁可不要这顶帽子，也不再戴了。

在穿着上，男女间也有不少俗信。首先，忌讳男女服混穿。妻子的身材即使与丈夫一样，也不能穿丈夫的衣服；姐妹成人后，也不能穿兄弟的衣服；旧俗认为，女人穿过的服装，男人再穿就会倒霉。同样，旧俗还认为，男人也不能穿女服，男人穿了女服，也会倒霉，也会成为笑话。

过去，在日常生活中，对女性的要求较高、较多，对女性的限制较严、较多。如四川人常说的“站要有站像，坐要有坐像”，便要求女性站要端，坐要正，不能箕坐，即不能叉开脚坐。

男女间在劳动方面也有明显分工。一般来说，男主外，即负责农活或挣钱养家糊口，女性则承担家务活。男子汉做了较多的家务活，则会被嘲笑。过去的女子，凡属家务方面的事，事无巨细，都得操心。比如针线活，全家人从头到脚，差不多都要由女人亲做。在农村，清代时期相当多的人是从纺纱织布开始，在民国时期也还有很多人自制布。做衣服、补衣服、改衣服、纳鞋底、做鞋子，见啥做啥，可以说是万金油。川人公认的“能干”的主妇形象，便是在衣襟上随时别着针，针上总是穿着线，稍有空闲便缝补起来。若男人自己补衣服，那就是天大的笑话。同理，在农村若女人下田干活，在城里若女人外出挣钱，其男人便会被认为无能，就会被骂成“家里男人死绝了”。在四川的很多地区，过去都以水井为日常生活的用水。可很多地区都忌讳女性到井边打水，认为女性不干净，会污秽井水；这种观念引伸发展下去，甚至很忌讳女性到井的附近走动。在打新水井时，甚至很忌讳女性到现场去看。

过去，四川各地都流行“男不与女斗，鸡不与狗斗”的诫律，即所谓的男子汉，不与小女子一般见识，骨子里是一种鄙视妇女的观念。

二、性行为俗信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汉族对性行为有较多的俗信。严禁女性婚前性行为，甚至不得与成年男子接触；婚后也只能与丈夫一人有性行为，否则便犯“淫”，属于必须“七出”的、无论如何也不可饶恕的罪行。过去，四川许多地区都有“洞房验贞”的习俗，新婚夜晚必须见红、见处女膜。房事时，新郎用一块白布沾染新娘流出的鲜血，房事后又让新娘即在事先备好的新尿盆内小便，新郎即观察是否有处女膜。若有处女膜，即将白布与尿盆端出，请等在洞房外的亲属、朋友等过目。若无这两件实证，新娘是否为处女便会遭怀疑，新郎便抬不起头，新娘更是说不起话，严重者甚至引来退婚或新娘自杀。

清代、民国时期，川人对男子的性行为禁忌便要宽得多，主要是限制性行为的范围。这个范围，大体说来有几个约定成俗的原则：一、必须控制在可通婚的范围内，即有血亲、近亲等血源关系者绝不能发生性关系。二、在辈份上说得过去。如过去一般将老师视为长辈，学生若与老师的姐妹发生关系，便为犯规。同时在舆论上也限制与同辈朋友、同学的女儿等晚辈发生性行为，若违反了便会遭受耻笑，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三、对方应是无夫的，若是有夫之妇，便属于

“乱搞”，不仅要受到对方丈夫的拼死打击，也会受到法律、舆论、道义上的非难。除以上限制外，有钱有势力的男人在婚前婚后与一些女性、如丫环女仆、如同学朋友、如隔壁寡妇等发生了性关系，一般说来并不会引起太大的非议。当时，一些男人在外面嫖娼宿妓也是平常之事，妻子知道了一般也没办法。很少有因丈夫有婚外性关系，妻子提出离婚的。丈夫的婚外性生活，最多只有道义上的约束而已。从社会习惯势力看，官府都允许男子以一妻多妾、双肩挑等形式娶进多位女性，偶尔的寻花问柳就算不得什么。同时，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的大多数劳动人民、相当部分知识份子对性生活相当严谨，奉行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把婚外性生活视为道德所不容许。在四川，也流行“赌近盗，奸近杀”、“赌场里出贼情，花柳巷里出人命”、“万恶淫为首”、“淫人妻女，吃谷还米”等民谚。

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过去川人也有一些俗信。一般说来，川人认为：年轻人房事可密一些，老年人可少一些，六十岁以上的男性只宜一月一次；无论男女，在出远门、走长路前后不行房事；打架、骂架、生气后不行房事，这时行房事会火上浇油，损脾伤肝；醉酒、太饱、太饿后皆不宜行房事，否则，前两者伤五脏，后者

伤元神；生病期间和刚病愈后不宜行房事；下雨、打雷时不宜行房事；在女子月经期间绝对不行房事，因女子不洁的血光会毁了男人身体；在家人治丧期间严禁房事，因这时行房事会冒犯鬼神；在守孝期间不行房事，因这时行房事是对前辈不恭敬。川人还认为，在妻子怀孕后，最好不再行房事，特别是怀孕三个月后，更不能行房事，若这时行了房事，孩子脸上会长雀斑。一些老年人看见一些脸上长麻子、雀斑的人后，往往会在背后对别人说：“这是他爸火气旺。”

从季节时间上，川人认为，夏天三伏、冬天三九期间不宜行房事；五月初五端午节为“五毒日”，九月初九重阳节为“九毒日”，均忌房事。川人世代相传，重阳节这天，阴阳两气相争，毒气猖獗，无论男女皆要擦“雄黄”。冬至、夏至前后半月内忌房事，冬至阳气弱，夏至阴气弱，阴阳难以调和，若在这期间行房事易走泄精血。每月的初一、十五忌房事，因此时月极小和极圆，为阴虚和阴盛之时，不宜阴阳调和。每天临辰及黄昏为阴阳转换之时，也忌讳房事。较讲究的部分川人还相信，邻居治丧期间不宜行房事；回娘家时、走亲戚时、

在朋友家借宿时不宜行房事，甚至不宜同床而宿；在供有神像的地方，如四川农村的堂屋（即正房）、庙宇宫观、家庙宗祠、井灶坟墓旁边等处都不宜行房事，因这类地方是鬼神出没之地，在此行房事会触犯鬼神。一些川人还相信，行房事后不能马上喝冷茶、冷水，不能洗冷水澡、吹冷风等；妇女行房事后，不宜马上给婴儿喂奶，否则有损妇女血气，对婴儿也不利。

三、行业俗信

50年代前，各行各业，行行有组织，行行有俗信。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祭祀神、崇拜神，有专门的固定的祭神地点和祭神时间。

教育业学校、私塾及其它教书行业，一般都以孔子为本行业的祭祀神。在新生入校时、在每学期开学时、在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如过年、时都要举行较为隆重的祭祀活动。届时，一般是用一整张朱红纸，大书“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数字，在其前点着一对大蜡烛，然后由专门的司仪或礼生带领大家向神位举行三跪九叩首大礼或一跪大叩首礼。今无。

第二节 其它俗信

一、时令俗信

川人将对应本人出生年的生肖年称为“本命年”，认为本命年是“过关煞”、“流年不利”的年份。每到这一年，家长、老辈子都要提醒孩子、年轻人小心为好，不要外出等。旧俗，子女应本命年时，家长要去庙中求一根红绳，用作腰带，以避邪扶正。此俗今仍存，惟将红腰带改系手腕，或系于颈上。无立春日的年份，川人又叫其为聋子年、寡年。聋子年，忌除灵，认为除不出去，忌结婚，说是聋子年结婚不生孩子。此俗今亦存。

川人有“正月忌头，腊月忌尾”之说。三月初三，男子忌朝南方屙尿。说是这天朝南方屙尿，会被南方女儿国的女子喝北风时，吸去男子精液而伤身体。七月，川人认为是鬼很多的月份，每年七月，家长都在再三给孩子打招呼，叫其不要下河游泳，叫其不要一人到山林中去等。

在一月之内，四川民间流传：“初一行嫁主再嫁，初九造房回禄殃，十七安葬冷退死，二十五移徙人财丧。”

正月初一，忌用刀斧等凶器，认为用了不吉，忌扫地，即使当扫也只

能从外向内，是日也忌撮除垃圾，以免出财（立春日也忌扫地，说是扫了地，日后蚤多）；忌泼水，免蚀财；忌与太岁同姓的人谈话，因为太岁主凶，不能沾惹；忌打破东西，忌说鬼、死、虎、饭（与犯同音）、猴、蛇、悔、苦等音的字（每日早饭前也忌说之，俗称忌“抬快”，如说了，要连吐3泡口水以破解）；还忌挑水、动土等。不然，会一年不吉。春节期间，打纸牌忌说“梅花”，因“梅”“霉”同音不吉，要说“喜牌”。

修造房屋的动工、上梁、打址与婚、葬、出行等要事，都要先翻《皇历》，择日而行。一般是选黄道吉日（《皇历》上标为除、危、定、执的日子，即是黄道），或选标有“凡事吉”、“宜造作”、“宜出行”等的日子。忌选黑道日，即标建、满、平、收的日子。也有请阴阳、八字先生择定的。凡《皇历》上标有“杨公忌日”（每月皆有1~2日、“诸事不宜”或“不宜”的日子）都不能举其事。

俗话还有“初五、十四、廿三，老君骑牛不炼丹”之说，每月逢此三日，铁匠要息炉打铁，匪盗不出马抢人。

二、口兆、体兆俗信

口兆是相信某些人口头说的话、体兆是相信身体的某些反映，可以预示某些事物的变化。过去，川人在这方面有诸多俗信，即使现在，有一些仍很流行。

旧俗，相信老年人或幼孩的口头之言有灵验，故有谚云：“宁受官家罚，不惹老人骂”。家有重病人。有问孩子的“某某的病能不能好？”如果孩子说“能好！”就以为兆吉，反之兆凶。

旧俗，相信在神前赌咒誓言。说是当天（当着天）或对着神赌的咒，将来是要应验的等。

做生意的人，忌每天的第一买主赊帐。认为那会使全天生意不顺遂。如遇到时要提醒顾主说：“这是清早八晨。”还忌头一个买主说半斤（谐“拌筋”，即吵架之意），要说“8两”（旧制1斤为16两）。买猪杂，忌说舌头。因“舌”、“蚀”同音，不吉利，要说成“利子”。

相信眼皮跳即预兆不祥，有“左眼跳挨（挨打），右眼跳财（蚀财）”。或“左眼跳财，右眼跳岩”之说，即认为左眼跳动要舍财，右眼跳动要遇凶。眼跳时，许多人都要骂一句“遇到鬼啦！”以为便能将其“破”掉。有些川人相信，耳朵发烧，是有亲人怀念或某人在说自己。打喷嚏，过

去，许多川人都相信，如果不是感冒，突然打喷嚏，往往是有人在想自己或骂自己。在民间，常常看到有人打喷嚏时，旁人就会说：“有人想你了。”心慌或心跳，预有灾祸降临或亲人亡故等。小孩掉牙，要丢到房上去，这样牙才长得好。如把牙扔到街上，被人踩了，便会倒霉。

吃饭时的“饭像”很重要。川人认为，吃饭拿筷子时食指不能上跷，否则不仅“饭像”不好，还会指死大人。

三、鸟类的俗信

川人认为喜鹊是喜鸟、吉祥之鸟，由此派生的俗信很多。如认为喜鹊具有“报喜”的功能，在久盼的亲人、朋友迟迟不来之时，若听见喜鹊叫，则认为“这一回该来了”。川中流传“听到喜鹊叫，必有喜事到”之说，传统建筑中的许多图案，都是用喜鹊来表达喜事、或代替“喜”字。

川人认为乌鸦是讨厌的、不吉的、不祥的鸟类。川人若在早晨见到了乌鸦，便会认为这一天会倒霉、不吉利，本来打算出门办事的也许就会取消。

四、财神俗信

民间众多俗神之中最受川人敬重的是财神。在传统观念中，财神有文财神和武财神之分。文财神是《封神

榜》里赫赫有名的人物，即商纣王的大臣比干。纣王整天淫乱作乐，大造宫殿，弄得老百姓穷苦不堪，怨声载道。比干冒死直谏，纣王恼羞成怒，把比干杀了。后来姜子牙将比干封为文财神，认为他公正无私，赏罚分明。文财神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佩珊瑚，怀抱如意，细眼长须，神态端庄。武财神有两位。一是商纣王的大将赵公明。赵公明膂力过人，武艺高强，骑猛虎，持铁鞭，还有百发百中的定海珠、缚龙索等法宝。他帮纣王攻打姜子牙，结果战死沙场。后来姜子牙封神时，赵公明被封为武财神，又名“玄坛元帅”。赵武财神浓眉大眼，络腮胡须。武财神身前列着“招财”、“进宝”、“纳珍”、“利市”四小神。另一位是三国时期的关羽，他在宋代以后，被南方民间尊为武财神。过去，有“穷文富武”之说，无论南北，“文财神”的观念在民间逐渐淡化，鲜为人知。一提起“财神”二字，人们马上就会想起“赵公明”或“关云长”。对武财神礼拜最勤。

相传每年农历正月初五是“赵公元帅”的生日。这一天清晨起床，打开大门便放爆竹，为财神祝寿。50~70年代，“财神”俗信被视为“封建主义”而遭禁止。80年代后，省内有关财神塑像、画像再度风行。许多商店店堂中，都敬奉着造型精致的财

神塑像。与旧俗不同，造像皆是人工合成材料（聚氯乙烯等）所为，像前香、烛亦是电气产品，免去了每日供奉之苦。每年正月十五，一些人家的门上，也贴出了新的财神画像。这些财神画像的设计构思既保留着古典色彩：赵公明或关羽的脸谱、装束不变，又加进了现代色彩，在财神像的一侧画着100元、50元人民币及股票、证券，另一侧则画着美元和港元。

五、求子俗信

川人的求子俗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与求子有关的图案、习俗；二是到有关寺庙参与专门的求子活动。

过去在省内各地，无论城乡，都常见到一些以“送子”为主题的图案。如“麒麟送子”，画一仙女抱一孩子坐在麒麟身上的图案。如“莲生贵子”，画一天真的胖娃娃，坐在一朵莲叶上。“张仙射天狗”的图案和故事，影响最大。图中画张仙站在一群嬉戏的儿童之间，拉开了弓弦，射向云间吃小孩的天狗。有的还配写一副对联“打出天狗去，引进贵子来”，横额是“子孙绵绵”等吉利话。张仙即后蜀王孟昶。相传，宋太祖灭后蜀，把孟昶之妃花蕊夫人带进宋宫。花蕊夫人便携有此图，并将其悬挂于壁。有一天，太祖入其宫，见而问

之。花蕊夫人不敢说是孟昶，便诡称“那是送子之神张仙，祀之可以生子。”孟昶像由此成为张仙。不久传到民间，各地则设庙立祠以祀之。另外，也有人说张仙名远霄，眉山人，五代时游青城山学道，得四目老翁之弓弹，打向空中，可击散人家灾难；在其故乡还时常能拣到其弹丸，上有红点，坚实异常，女子佩之可助生子。于是，川人很早就相信张仙是一位驱灾护子、送子贵神。这些图案或为木板、窗花上的雕刻，或为家具、瓷器、年画、枕巾上的图案，其意义都是求子。一些求子心切的妇女，还常对这些图案顶礼膜拜。

清代、民国时期，各地民间还流行一些求子活动。在各地的寺庙中，都有“送子娘娘”的塑像，除平时许多妇女去烧香许愿外，每年还定期举

行一些活动。如川西平原大邑县，在农历三月三（有的乡镇在正月初九）要举行盛大的“童子会”，便是一例。晋源镇南门外的观音阁，本是一破庙冷坛，可一到三月三这天，便会热闹起来。许多中年无子的妇女，都于这一天来庙进香。她们先在“送子观音”前虔诚叩拜，然后以高昂的价格向道士索取一个长不满五寸的木雕的童子，以便带回家中供养。此称“拴童子”，借以求得早生一子。此时，一些看热闹的青年男女，趁机向拴有童子的妇女手中夺取，俗称“按童子”。抢得童子的人，又在当夜伙同一个不满十二岁的少男，在鞭炮声中，将其送与至亲密友，称“送童子”。主人接过童子后，立即将其放在被窝里，然后设宴答谢。此俗今仍存。

第三节 巫 术

民间占卜形式多样，如求签、测字、算命、相面、看手相等。旧俗，男女结婚，事先要请算命先生合婚，称为“合八字”，以免男女双方婚后相克。民间修房建屋（阳宅），选择墓地（阴宅），要请勘舆先生（俗称阴阳）选地看地。遇有疑难事，用看相、算命、抽签、问卦等形式判凶吉。50~80年代后，占卜者及求占

者均暗地活动。80年代后又有公开复活趋势。

一、算命

算命是以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各以配以天干地支，每项两字，依次排列成8个字进行推算，故又称“算八字”、或“推四柱”。民间称以算命为业者曰“算命先生”或“八字

先生”。旧时算命者有开铺、摆摊和转乡的几种。开铺、摆摊的用布写有“推算吉凶祸福，排解休咎迷津”，或“X八字”、“赛伯温”、“X半仙”等招牌，设有桌凳。转乡的以拉胡琴、敲竹板、吹笛等作招徕信号。外出算命者多为盲者，有的单独外出，有的有人牵着。开铺摆摊的多少有些文化，善察言观色，能说会道。今算命者，多在桥头路边站立，摆一小牌，上写“算命测字”等语，见有管理人员，则迅即收藏。知名者多在家中，求者上门，但一般不对外挂牌。

算命时，先由前来算命的人“报生庚八字”。算命先生或搬着指头算八字，或用笔在纸上排八字。一边算一边问、同时说些“土生金，金克木”或“水火难容”等。八字排好后，有的还要写几句韵句，通常为双关语。如“命大克亲，父先母亡”或“命逢凶星有灾祸，上油一罐点神灯”等。算命，通常是先算出“八字”中年的两字的“五行”属性，算出所属五行的生克关系，来推断人的祸福。有的还有算出生肖属相，看其生肖的生、克。民国期间，广汉高骈有曾姓之家，曾养3子4女，先后已夭5个。一次，小儿患病，夫妇唯恐再死，便到高骈场三元宫一算八字摊位集中地，找“毛八字”算命。毛八字了解到算命者怕死儿的心理后，就说：“这个娃娃八字生得太好，二天

长大后是骑马坐轿的人。就是命大难养，今年关逢煞凶。”曾氏夫妇听后更怕，遂恳求解救。毛八字便乘势说：“你们的命比他小，池小养不了大鱼。要找一个属土命的，吃江湖饭的人做干爹才保得住。你们这孩子属金，又是剑锋金，只有土才能生金”。曾氏夫妇作难时，毛八字便自荐充当干爹。这时曾氏夫妇如逢救星，当场决定拜寄孩子给毛八字。拜后，毛八字赏给干儿一道符，要其戴于身上。曾氏夫妇给毛八字的谢礼是一套新的衣帽鞋袜和两斗米钱，外搭一顿丰盛酒饭。

摆摊算命者，除算命外，大多还替人合八字、择吉日等。“合八字”、即看男女双方的“命相”是“相生”、“相克”（大败、败着）或既不相生，也不相克（“无大碍”）。其间，颇有些“名堂”。如男方有心要娶此女，便可能提前将男方的生庚八字由媒人暗告女方，女方遂先去请远处的算命先生测合，如彼此“相克”就将女方“八字”改动，使其与男方的八字“相生”；结果到正式“合八字”时，当然是一合即成，往往会测算为多福多寿、多子多财、白头偕老等。另一种，女方也可通过媒人事先打听到男方的“八字”，然后比照其修改。另一种，女方事先知道自己的命相不好、“有败着”、便将生庚八字彻底修改。此外，也有男、女家互访互查

后，某一方改变了主意，看不上对方了，但又碍于情面，碍于关系，不便直接拒绝，便将八字改为与对方相克，这样迫使对方只好作罢。故当时算命先生有一句话“姑娘的八字在我桌上面”，意即他可以改动。合男女八字的的原则很复杂，其要点是：一，以出生年为标准，看男女的“五行”是否相克；二，看女方八字的“夫星”与“子星”情况，若其明显无破损，则可旺夫旺子兴家，是好姻缘。如果“夫星”、“子星”暗淡无光，就犯忌讳。如男女命皆中和者也可勉强。如果一强一弱，则必须是男方强才行，女方强就会被视为“克夫”；男方太强，女方太弱也不好，因男方把女方“克”死，则于家不利。

此外，算命先生还代人取名，书写对联或家信，也有兼营测字的。

50年代后，人民政府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打击、取缔巫术，但民间仍多有信者，故屡禁不绝。

二、测字、抽彩头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民间很流行测字。测字又叫折字，通常有二法，一种是你写一个或两三个字，请折字先生替你预测祸福；另一种是“测字先生”事先备好很多字卷，每卷藏有1字。清代民国时期其字多选用《图书集成》中的字例。求测者，随手抽出其1卷，展开交与先生。先

生据字形结构与音义分析解释，预测吉凶。此二者几乎是一回事，唯测字主要是针对许多不会写字者用的。他们有的摆摊，有的转街转乡，有的则由算命先生同时兼营。民间统称其为“测字先生”。

其方法首先是分合增减，这是拆字最常用的方法，也是一般的拆字者的首选思路。如“朝”字折为十月十日，用的是分解法。增的方法也是常用的。如“也”字，添水为池，增马为驰，加土为地，增虫为蛇。合的方法较少用，因为求占者一般情况下都是写一个字，但也有写两个字求占的，这种情况下，合的方法就派上用场了。“二十八”合为“朱”字，“北千”，二字合二为一“乘”。其次是从所拆之字生发开去，寻找字形相似或相近的，然后再附会人事，言人吉凶。如“失”字与朱字形从写体上来看，唯有下面一点区别，有的还将所拆之字生发开去，更是一种文字游戏。它是从字的形体的相似或相近中找到某种联系。这正是利用了汉字有许多字的形体相似或相近的特点。再其次，是在行笔和笔势上做文章。汉字大都是由偏旁部首组合而成的方块字，而中国字的书写工具又是便于收转顿提的毛笔，不少人便在书法上逞才使气，即便是那些不是有意书法的人，由于书写工具的原因，也要留下一点可以被拆字者利用的痕迹。如通

过男女写字的风格来确定笔者的性别等。在拆字分解中，测字先生还很对求者察言观色，以便套用江湖上“一买二卖三宰场”之术。如“鸿”字，便说：“鸿为江边鸟，鸟在江边闹喳喳，不得鱼来便得虾。你老兄（弟）所问之事定有收获，不知所问何事？”不论你问什么，都可施展哄吓之术，把你袋中钱说到他袋里去。如某妇女眼皮跳去测字时拈到一个“木”字。先生问她何事时，她说出是“眼皮跳是不是有祸事？”先生便说：“木字上加一笔读未，下加一笔读本，右边去掉一笔读才。此才乃无贝之才，不是有贝之财，看来你大嫂要蚀财。”妇女说：“我没有蚀财。”这时测字先生便要把说不准的话敷衍过去，立即说：“你过去蚀过财？”这一问，多能挽回错断。如若这妇女说“过去我也没有蚀过财。”测字先生又会不慌不忙地说“你现在没蚀财，过去也没蚀财，可不久就要蚀大财，我测的字没有不准的。”他会滔滔不绝，直说得信了为止。来人然后必求禳解法。测字先生给黄纸一张，上画符主。叫她带回放在家神土地下面，不告诉别人，就可能化大为小，化小为了。结果，此妇女以双倍的钱给测字先生了事。

抽彩头是占卜的一种方式，是用图画来占卜。旧时，妇女不识字者居多，这种形式很受她们欢迎，故从业

者（亦称先生）与求占者皆以女性居多。抽彩头一般只是看图说吉凶。执业者将图画裱糊在硬纸上，把画面向内成3折。内容不同之画面，以显示吉凶之象为主。如“矮子爬楼梯”、“加官进爵”、“耗子偷油”、“目莲救母”、“郭巨埋儿”、“种植送妹”、“耗子钻牛角”、“鬼推磨”、“失脚落水”等为凶。求问者抽出一张。展开后交与先生，先生依图简介内容（或唱四句顺口溜），一般按所抽张数收费，有的规定要抽8张才灵（应八卦之数）。

此外，还有用雀鸟抽彩头或测字的。先生手提雀笼，笼中有驯养的铜嘴雀。先生收钱后，开笼放雀。雀子啄衔一张字（画）卷（甚小），先生打开交与求问者看后，照字（画）分解以释吉凶。

三、圆梦与梦兆

圆梦又称占梦、解梦、说梦、释梦。旧极流行。许多算命先生兼圆梦。蜀人占梦的一般方法仍是借用阴阳五行及其它占卜术的方法，本身并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民国蜀中较有名的解梦者有“五不占”之说。即：神魂未定（遇事尚未镇静下来）而梦者不占；妄虑（对某一人、事焦虑过重）而梦者不占；梦有始终而觉佚其半者（梦是做完了的，但醒后忘了一半）不占；寝而知其凶者（醒后自己

就知道此梦凶险)不占;撼寤而梦未终者(被别人摇醒而梦还没做完)的不占。“早晨不说梦”,这是过去川人的一句老话。川人认为早晨说梦、解梦都不吉,故算命先生早晨不解梦。蜀中民俗,如你早晨给别人说:“我做了一个梦……”,别人很可能会立即:“呸!清早八晨哪个说梦喔!”

“凌晨梦准”,许多人认为临天亮前做的梦最准。蜀人爱用反语(隐语)占梦。如梦火烧房子、梦刀伤出血都兆要走红运,梦涨大水,兆财源好;梦捉鱼,兆有收获;梦蛇得子;孕妇梦太阳生男,梦月亮生女。以上认为都为美梦。然而要是梦到和死去的人交往,梦跌跤,梦鸡鸭鹅,梦吃饮食(称吃鬼食)等都是不祥之兆。认为或要蚀财,或有病缠,或有口舌。人们最怕做噩梦,如梦见自己或亲人被砍杀或坠入深渊、深崖和狗咬、被鬼抓住之类的恐怖事等认为做了噩梦要吓掉三魂七魄。破解的方法是自己用一手揪住一耳朵,口喊“老庚,三魂七魄吓着回来了!”还可用红纸写上“夜梦不祥,书贴东墙,太阳一照,化为吉昌。”贴于太阳能照到的地方作化解;有的小儿做恶梦后,母亲或祖母要为之喊魂三或七天(应三魂七魄之数)。民间还有“梦死得生,梦祸得福”之说,即谓其梦与所兆是相反的。省内农村有“晚上忌照镜子”之说,且老幼男女均忌,说

是晚上照了镜子要做恶梦。

四、相术

四川民谚:“人心好坏难欺天”。相信人的人品、心术、命运、祸福等可由其面相看出。四川人在择友、在选择学生、老师、在招收徒弟、在提拔下级、在相亲择婿,在选媳妇等活动中,都大量地、普遍地、有意无意地采用相面术。许多习俗今仍广泛存在。旧时的相术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专业的相师,以相人为职业;二是业余为之,不以之谋生,但为笃信者。

旧时专业相术包括相面、相骨、相声、相气、相色等分支。通过面相、声音、骨骼、轮廓等人体各部位来预测人事吉凶祸福。其方法主要是来自传统相术。相骨的主要方法是用手摸骨,知贵贱,多为盲人。相声也是相士们常用的相人之法根据人的声音来预测人的命运。这可从传统的中医理论中得到部分解释,相传高人能根据流水声、器乐声、敲击声、马蹄声推测人的贵贱、福祸、吉凶等。有些高明的相士,并不凭一点断人吉凶寿夭,而是依据相法作综合考虑。把相骨、相面、相气、相色等相术结合在一起。民间有不少著名相师的故事,多为僧人、道士、隐者、居士等。旧时官场上、军队中皆很流行相术。

民间多数看相之人并不精通相学理论。但由于久闯江湖，见多识广，善于察言观色，能言善辩，往往名声甚大。看面相的相师把人的面庞以眉嘴为界分上、中、下三庭（上庭又称天庭），面型分为5种（正方、短方、长方、中宽、不整），五官有“五小”、“五反”（丑陋如眼突、唇翻等）等。面相匀称者为上等；不匀称者为中、下等。常见的说法有：

大富大贵者的基本特征是：“气欲伏，不欲发；骨欲细，不欲露；肉贵厚而莹，发亦黑而光；目欲相去远，黑白分明；眉欲秀而浓，相对而起；口红润而方，鼻隆高而贯，面方而莹泽，耳厚而隐伏；身肌重厚，举动详审。”“相应美于外，不宜美于内。美于外，人所共有，美于内，人所难全。内外全美，是为大人。”

头形 “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主大富大贵”，“头大面小，终生不了。”“五官不正心不正”，“五官不正，邪气通天”，“头肿大，棺备下。”

面痣 “头无善骨，面无善痣”，认为凡是头上长出一个多余的骨头、面部长痣，都非好事。但也少数人认为：“平痣无事，鼓痣招事，黑痣主吉，白痣主凶”。

颧、腮、下巴 “男人两颧高，生来志气高；女人两颧高，杀夫不用刀。”“两腮无肉不可交”。“下巴歪，衣食贫穷少人来。”

人中 “人中宽又长，儿女站满堂；人中一条线，有子也难站。”

口水 过去川人认为，口水不仅可以养精储锐，也关联着财气，经常吐口水的人就发不了财。在成都，若有人常吐口水，旁边的大人很可能就会对小孩说：“这个人一辈子发不了财。”

脸色 “脸发黑，不过半月”，“赤色不寿”。

眉眼 “眉分八字，贪花柳。”四川人认为女性的眉毛宜细，若粗了、若是浓眉则缺乏女性的温柔、则为人彪悍。故一些眉毛长得粗、长得难看的女性，从清代起便流行拔眉另画的习俗。此俗至今仍很流行。

眼睛目光 “欲察神气，先观目精”。“虎目猿身者，当有攀附，然后有所发达。”眼有黑光径射纸上者，可做大官，贵在眼有黑光。“眼斜心不正”。女性眼忌“四白”，即睛之上下左右皆露眼白，俗语说：“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忌三角眼，认为长此眼的人无情无义、凶恶孤僻、贼性难防。说话、做事爱眨眼睛的人，在四川称为“鬼眨眼”。川人普遍认为，“鬼眨眼”心术不正，一般不与其为友，在不得不与其打交道时，也必须百倍警惕。

鼻端 鼻高下勾，川人称其为“鹰嘴鼻”或“鹰勾鼻”，普遍认为长这种鼻子的人心凶好强，不愿与这类

人为友。虎目凤鼻，骨方气清，身当极贵。

嘴唇 “唇厚忠实，唇薄奸猾”，又认为唇红为身体好的表现，而唇乌发黑、发青则是有病的表现。“锁口纹，饿死人”。即两颊有绉纹到口边，谓“饿纹入口”，是穷死之兆。

看相时，相师既要把相书上的说法作为依据套用，又要针对来人，察言观色，灵机应变，用套底、哄吓等术以达营利目的。如某男中年无子去看面相，相师故作端详一翻后说：“我这个人，看相是照直说，不奉承，说错了，请包涵，莫生气；说对了，

传个名。你老弟的相，天庭饱满，耳大有轮，按相书上的说法，是福相，主老来富贵。”某说：“什么福相啊，这个岁数了，儿子也没一个。”相师接着说：“你莫忙嘛！等我给你说清楚你再说嘛！”“你中年无子，相书上也是早就有例的。你老弟项短、眼睛鼓、鼻子小，就是主‘子嗣不昌’。不过现在没有儿子不要紧，那是可以禳解的。你看刘备就是两耳垂肩，已到中年还在作草鞋贩子，东飘西荡，没有妻室儿女，后来，还不是当了皇帝么？你要多积阴功，到时降生贵子。”某人欢喜，付钱而去。